









3 1595 9338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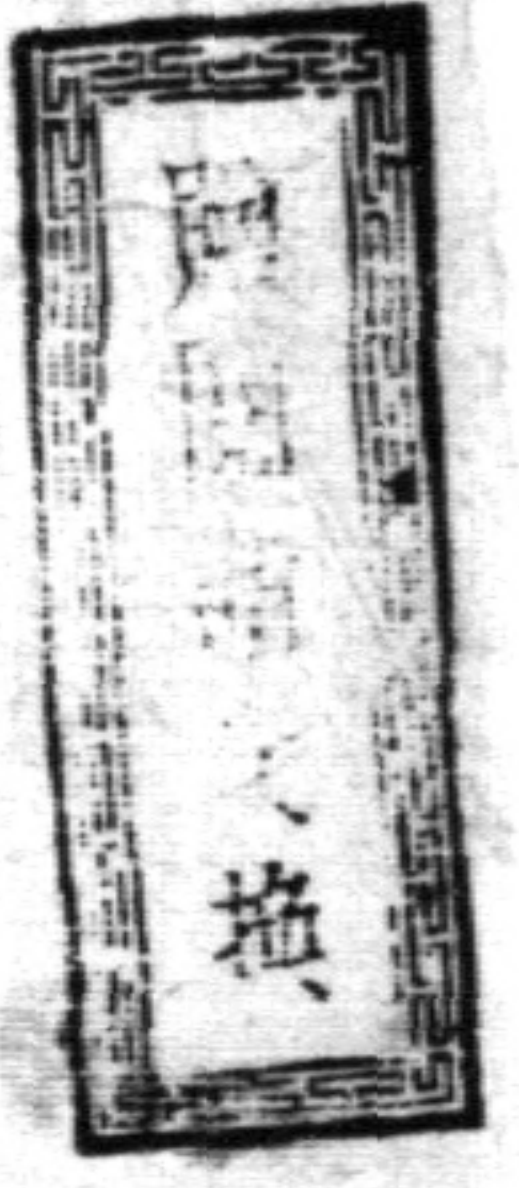
9 - APR 1933

# 二 中 學 生

周作人  
題

## 目 要

家長對於學生健康的責任.....	陸雲鵲
談書法.....	石若垵
雜俎.....	漢宗
詩經上几首情歌的翻譯.....	子剛
綴音客記.....	奕鵬
老幾.....	索羅門李未
如是者.....	韓志澄
讀書與作人.....	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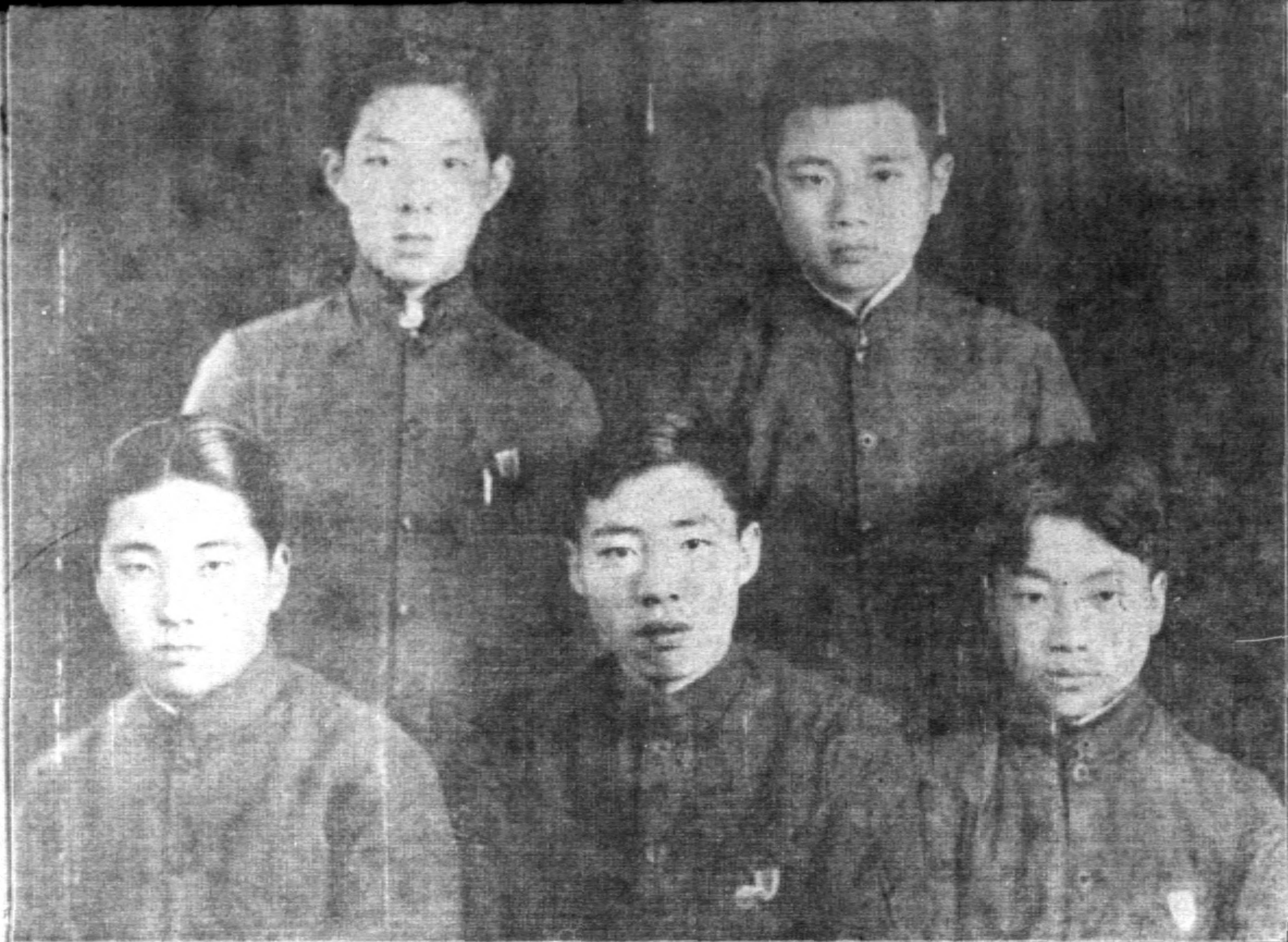


1933

623244



853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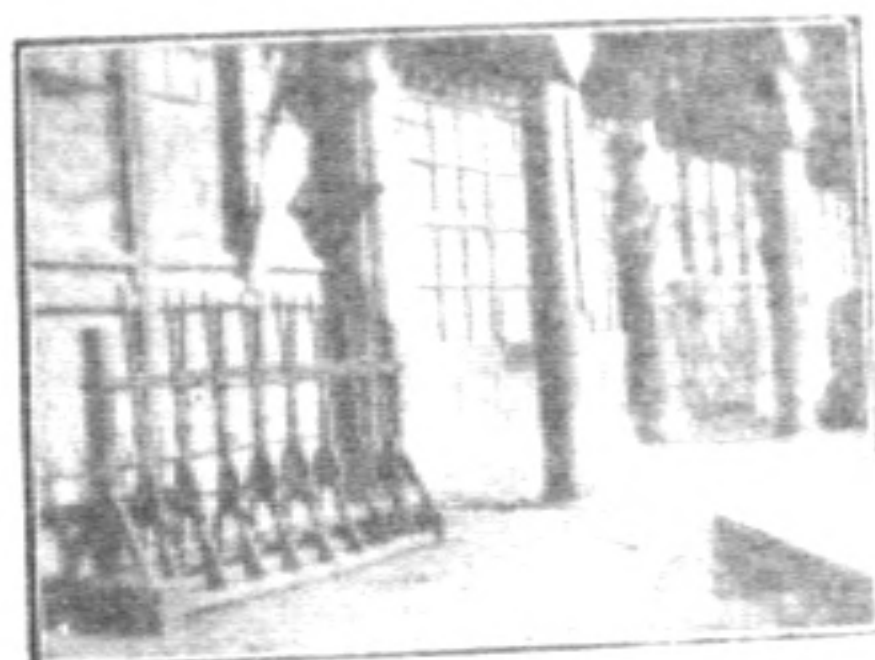


本屆刊物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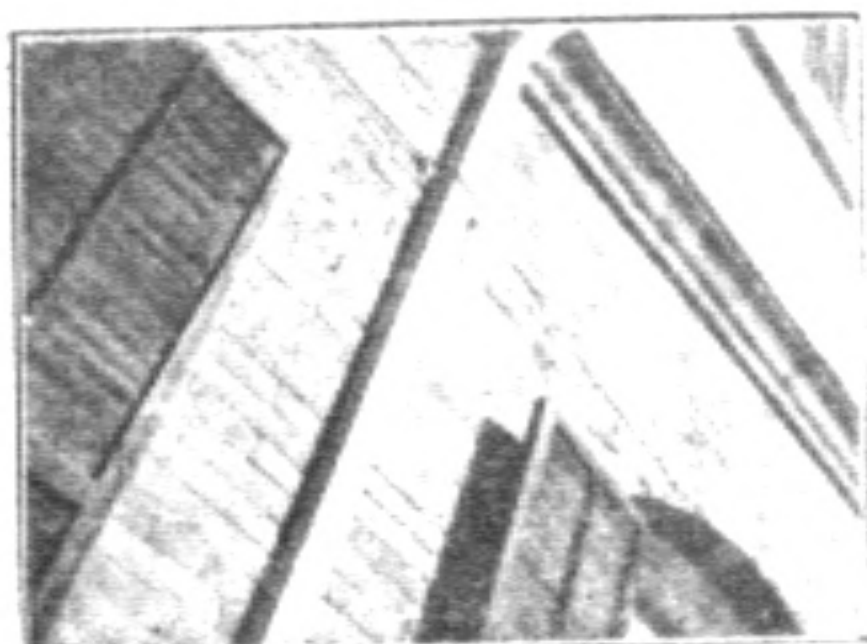
何奕鵬 劉澤民

馬仕仁 張文昇 楊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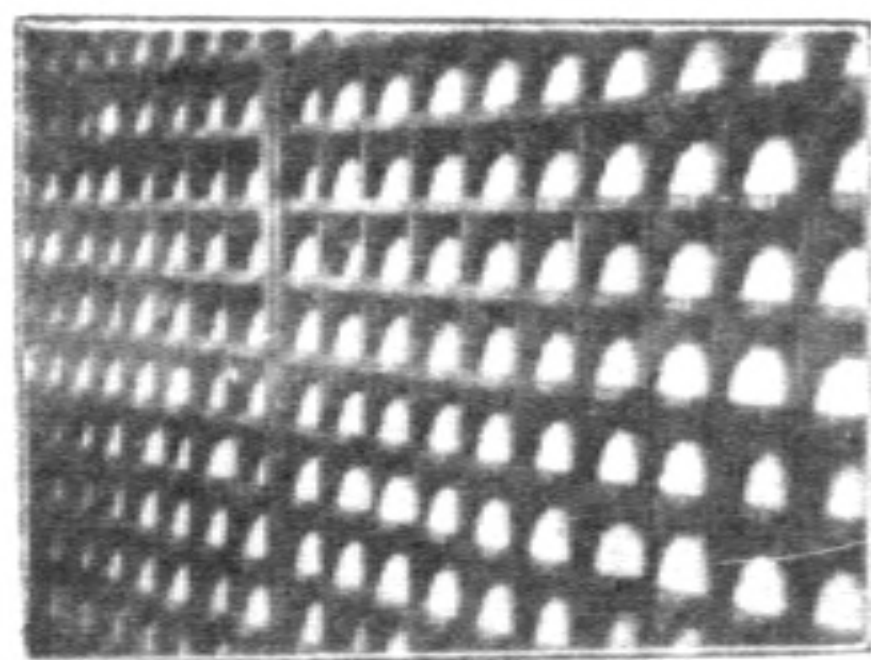




堂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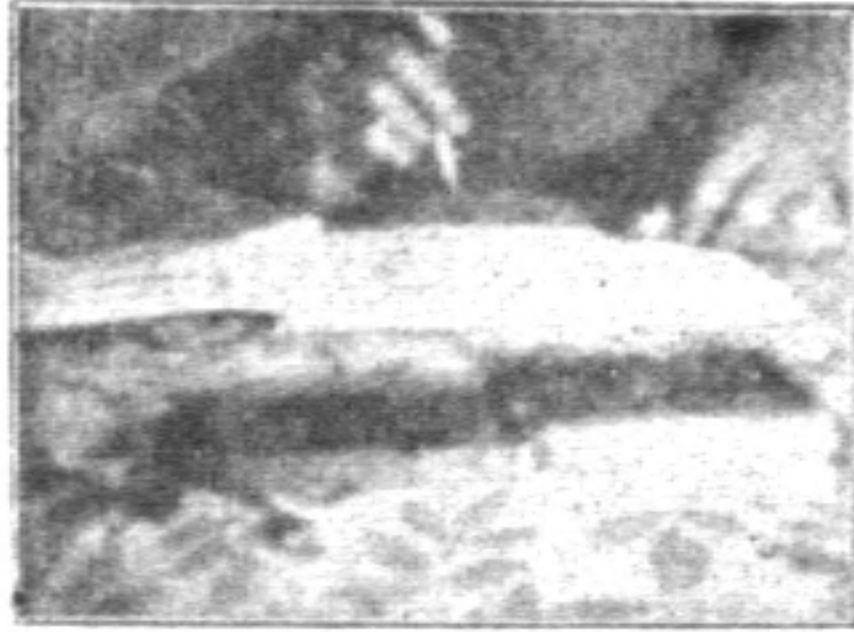
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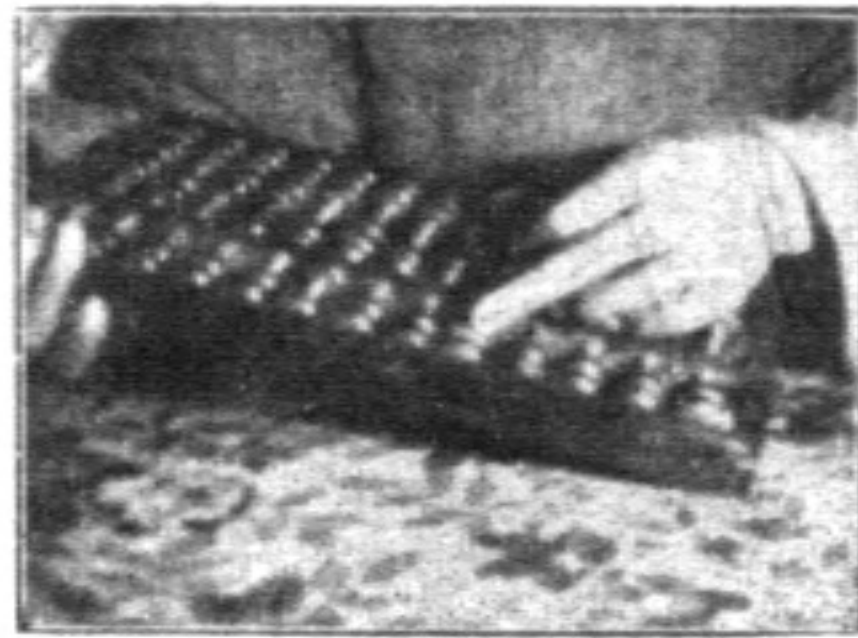
具 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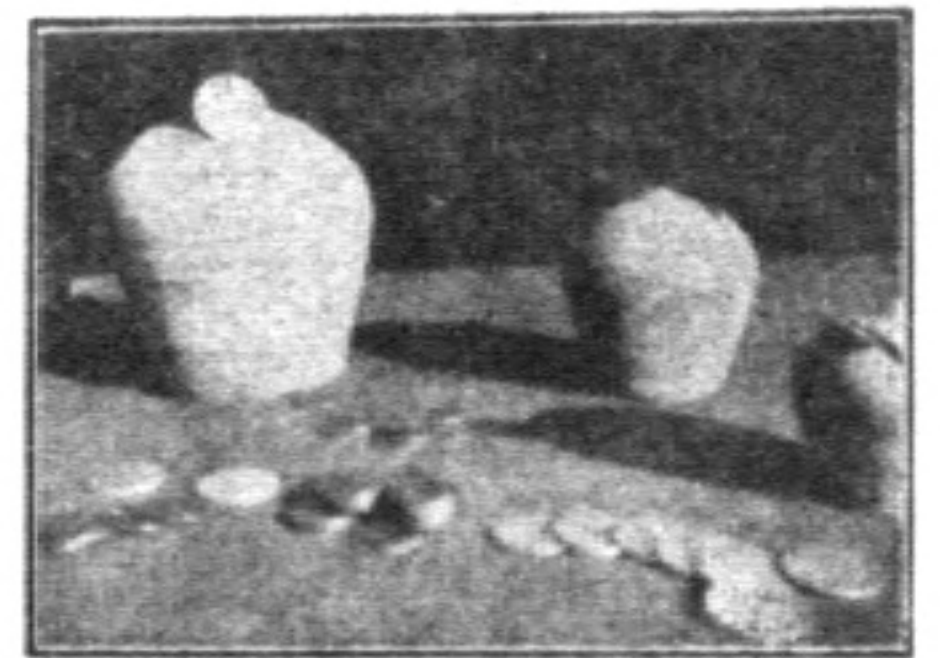
門 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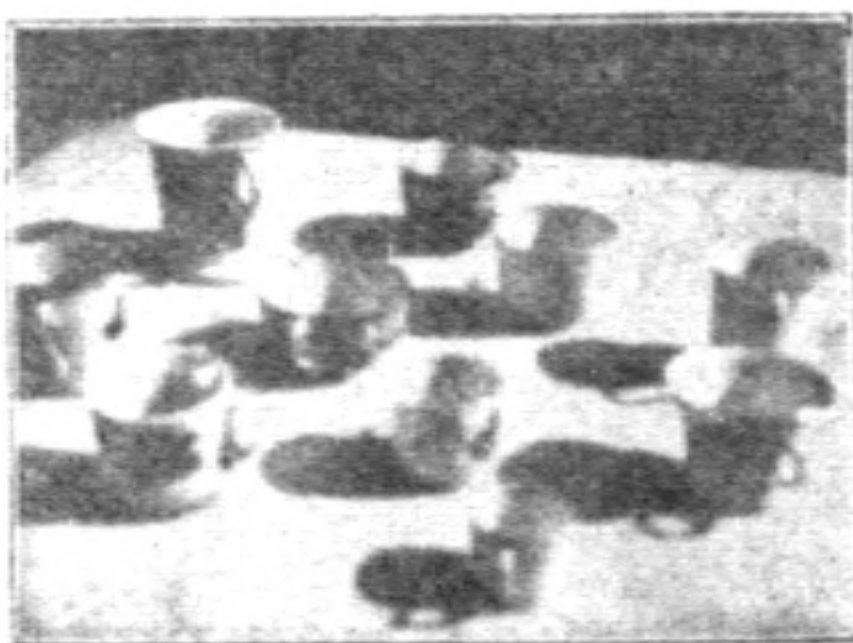
出入分明



利算平衡



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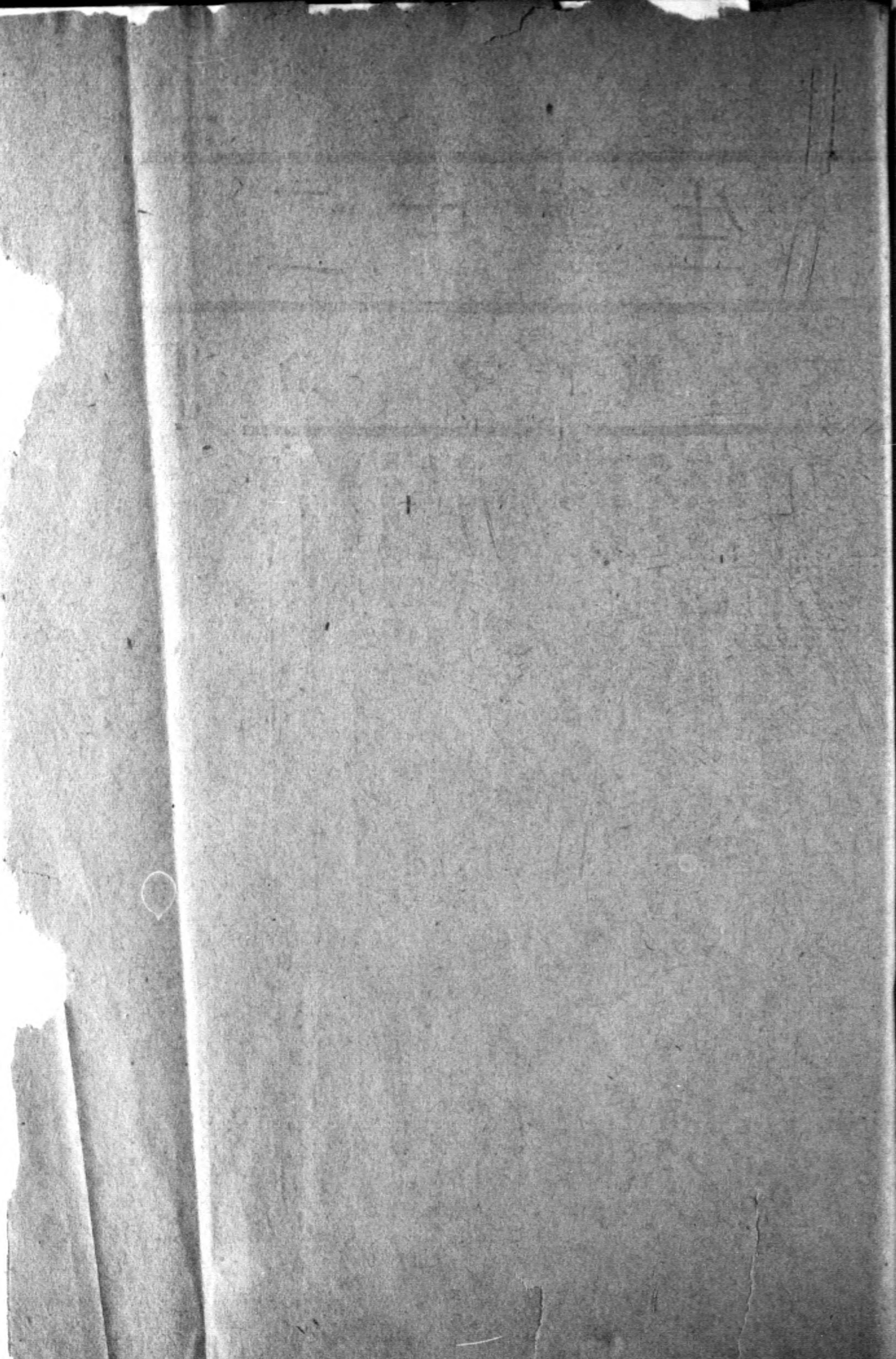
量





形 情 作 工 會 委 刊







# 二 中 學 生

## 論 文 散 文

讀書與做人.....	老大——一
如何提倡國貨.....	劉守仁——二
飲水和人生.....	子剛——三
國難期間學生應有的修養.....	劉桂標——四
自由.....	三郎——四
論抵制日貨.....	韓志澄——五
新思想與新文化.....	李文盛——六
如是者.....	韓志澄——七
西北風裏.....	左鍾謙——八
一個兵士的夢.....	王成之——一九
她的心.....	震玉——一〇
一個乞丐.....	范寶仁——一一
死.....	胡家聰——一二
奴隸人生的模型.....	金熙慶——一三

# 目 錄

# 二 中 學 生

## 小 說

過節.....	風蕭蕭兮——一九
電板礮.....	張鴻儀——二〇
小江.....	二 哥——二七
伯勞飛燕.....	思溪客——二八
航空獎券.....	退任總統——二八
盲人.....	秋水山人——三一
老崇.....	二 餅——三三
新黃梁.....	松 痕——三八
相姑娘.....	文 昇——三九
一位經濟壓迫下的失學者.....	胡家聰——四三
寶宅.....	秋水山人——四五
兩個犧牲者.....	應繩厚——四七
毛四爺.....	劉在琦——四九

## 遊 記

綏晉客記.....	奕 鵬——六〇
遊天然博物院記.....	金熙慶——七四
中山公園觀菊記.....	李昆吾——七五
白雲觀之回憶.....	水火子——七六
秋日記遊二則.....	劉克家——七七
遊頤和園.....	鴻 飛——七九
雨後遊山記.....	真 的——八一
童子軍大露營記.....	薛慶祥——八二
潭柘寺遊記.....	王廷琨——八四
醫巫呂山遊記.....	楊際芳——八六
遊萬善殿.....	胡家聰——八八
意圃記.....	韓志澄——八九
春遊.....	震 玉——八九
潭柘寺遊記.....	朱譜經——九〇
秋季旅行記.....	白寶仁——九二
遊潭柘戒壇兩寺後.....	曾昭祖——九四

## 詩 記

詩經上几首情歌的翻譯.....	子 剛——九六
新年.....	超 奇——一〇四
慰友人葉君莫悲詞.....	秋悲淚——一〇五



中學學生

中學二錄目

記

雨後遊山記..... 眞的——八一  
童子軍大露營記..... 薛慶祥——八二  
潭柘寺遊記..... 王廷琨——八四  
醫巫呂山遊記..... 楊際芳——八六  
遊萬善殿..... 胡家聰——八八  
意圃記..... 韓志澄——八九  
春遊..... 震 玉——八九  
潭柘寺遊記..... 朱譜經——九〇  
秋季旅行記..... 白寶仁——九二  
遊潭柘戒壇兩寺後..... 曾昭祖——九四

詩

詩經上几首情歌的翻譯..... 子 剛——九六  
新年..... 超 奇——一〇四  
慰友人葉君莫悲詞..... 秋悲淚——一〇五  
賞菊..... 儲 儲兮——一〇六  
秋冬感慨..... 清 俞——一〇六  
未眠之夜..... 風蕭蕭兮——一〇七  
夜深思知己..... 郁 波——一〇七  
奮鬥..... 郁 波——一〇九  
西江月..... 風蕭蕭兮——一一〇  
秋夜感..... 維 雄——一一三  
秋晨二首..... 霜 蹄——一一四  
柳梢青——憶友..... 王大可——一一五  
思鄉..... 風蕭蕭兮——一一六  
後門橋頭..... 胡家聰——一一六  
一些不可思議的東西..... 班長也——一一八  
前程..... 范寶仁——一二〇  
天涼好個秋..... 劉德憲——一二一

小

雜俎..... 宗 漢——一二三  
我的母親..... 趙振鳳——一二五  
爸爸的愛我與希望..... 孫大華——一二五  
夢..... 李文盛——一二六  
促織聲中的悲感..... 劉清泉——一二七  
別前..... 風蕭蕭兮——一二九  
哭..... 顧天宸——一二九  
我的日記..... 高繼墨——一三〇

品

在馬路上..... 趙振鳳——一三二  
救國運動中之民衆..... 王寶訓——一三二  
我的母親..... 孫大華——一三四  
東單牌樓..... 趙振鳳——一三五  
小品四則..... 劉森雲——一三五  
雜俎..... 界 人——一三七  
景山晚眺..... 王廷琨——一四一  
冬夜..... 李文盛——一四一  
初冬的景色..... 金熙慶——一四二  
雪夜中的北海..... 胡家聰——一四三  
憶清明..... 張慶祥——一四四  
故都秋夕..... 傲 帚——一四四  
菊花..... 王成之——一四五  
故都秋色..... 老 大——一四五  
我的希望..... 劉克家——一四六  
我的欲望..... 金熙慶——一四七  
求學..... 范寶仁——一四八



# 學 生

# 目 錄

## 品

在馬路上……………

趙振鳳——一三二

救國運動中之民衆……………

王寶訓——一三二

我的母親……………

孫大華——一三四

東單牌樓……………

趙振鳳——一三五

小品四則……………

劉森雲——一三五

雜拌……………

界 人——一三七

景山晚眺……………

王廷琨——一四一

冬夜……………

李文盛——一四一

初冬的景色……………

金熙慶——一四二

雪夜中的北海……………

胡家聰——一四三

憶清明……………

張慶祥——一四四

故都秋夕……………

敝 帚——一四四

菊花……………

王成之——一四五

故都秋色……………

老 大——一四五

我的希望……………

劉克家——一四六

我的欲望……………

金熙慶——一四七

求學……………

范寶仁——一四八

効仿歐美……………

范寶仁——一四八

我崇拜的人……………

楊孝杰——一四九

我之自修談……………

顧天宸——一四九

不平先生傳……………

王寶訓——一五〇

玉帝命令砲斃白面犯諭……………

秋水山人——一五一

弔友人羅君文彬……………

憶 夢——一五一

談書法……………

石苦珣——一五二

## 學 術

談書法……………

石苦珣——一五二

## 檢 討

談書法……………

石苦珣——一五二

## 衛 生

家長對於學生健康的責任……………

本校 衛生部 陸雲鵝——一五六

## 常 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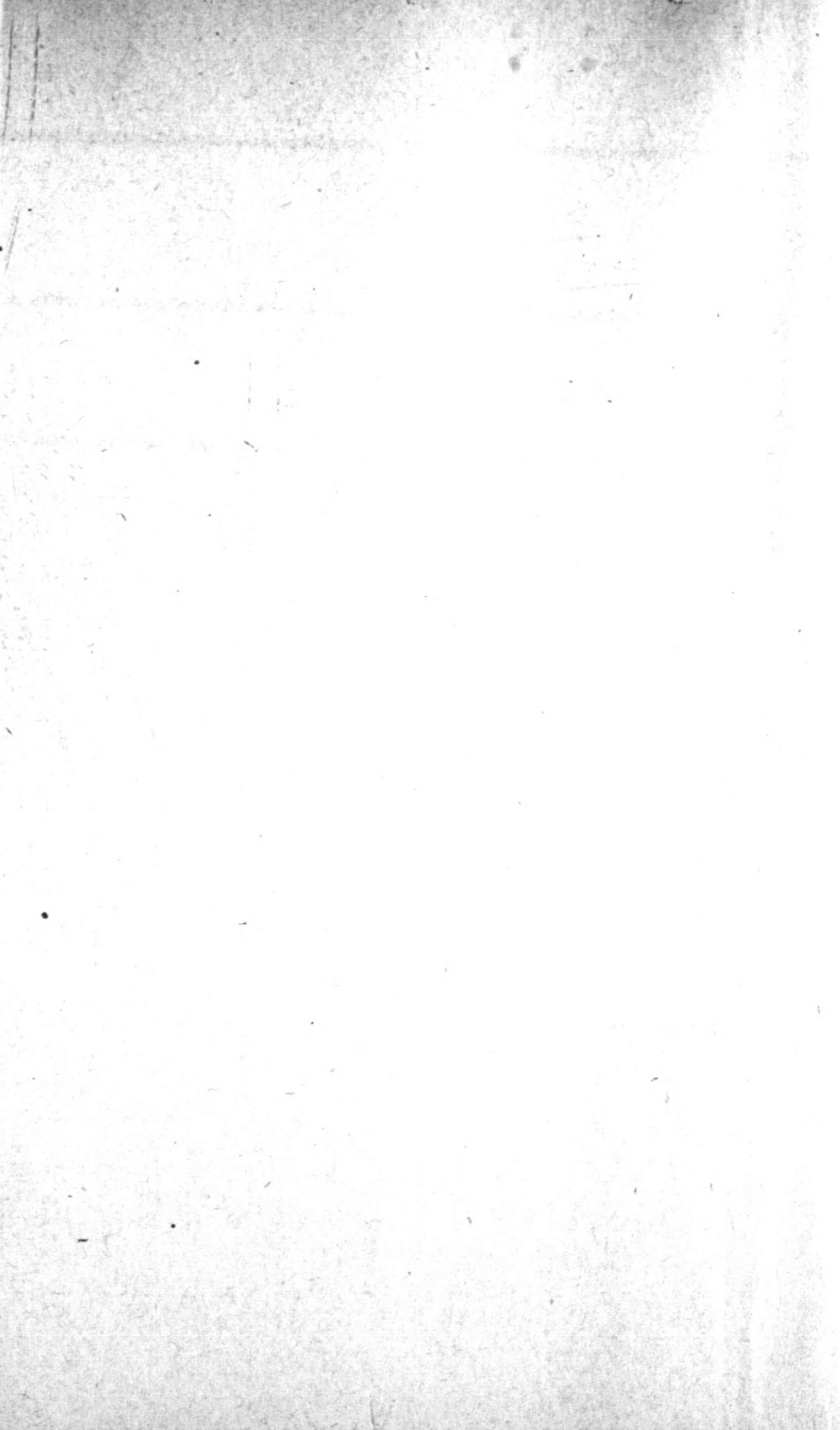
談書法……………

石苦珣——一五二

編後……………

編者——一五九







這期的刊物，本應在寒假前產生的，可是因為徵稿的日期過長了，以致稿徵齊，也將到季考的時期了，所以只好藉着寒假的時間，來使他出世，這一層同學們諒能寬恕則個！

再有本期所徵到的稿，並沒有什麼長篇的論文，所以這次的刊物，同學們也可把他看成純文藻的東西、

## 前 面 編 的 話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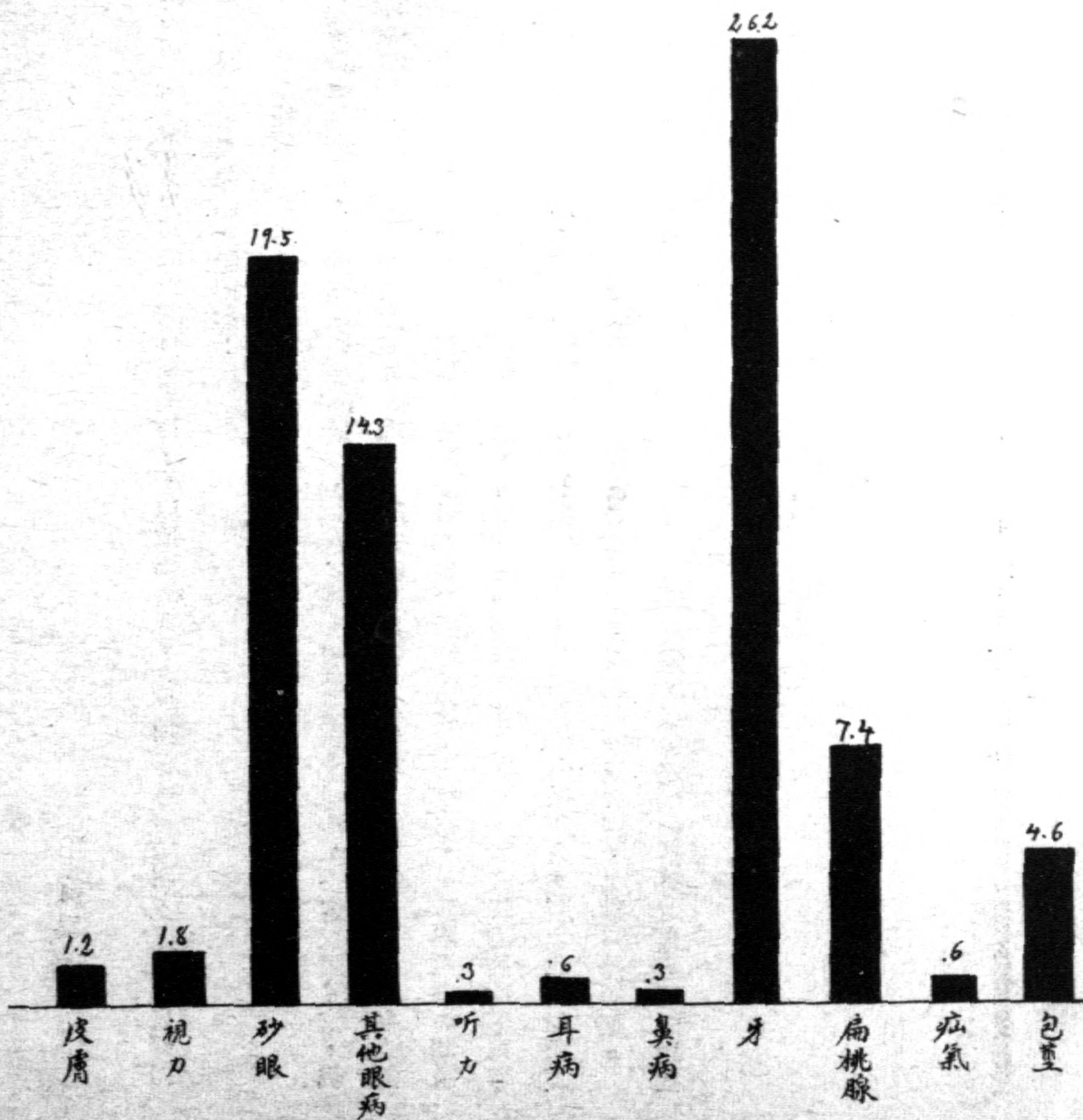
當本委員會初徵稿時，看同學取稿紙的情形，非常踴躍，預料這期的刊物，一定豐而且富，孰料結果卻有一點小遺憾，就是雖然大多數的同學，已將作品賜下，而卻有少數的幾位同學，拿去許多稿紙，竟一篇大作也沒見到，所以又特為這幾位同學將徵稿期延長了一星期，且面懇及書面請求，結果或因功課忙，所以仍沒有什麼東西交來，可是拿去的稿紙，也沒送回，無法只得割愛不再等了，好在刊委會損失點稿紙，還不算什麼，可是全體的公物，被我們給白送了人，所以我們在這裏向全體同學道歉！總之這種現象的發生，是由於我們徵稿的辦法不週密，這次卻多賜我們一個教訓，多增一種閱歷。

本期因為稿不太多，所以顯着不十分厚，且本期刊物的形式，與以前亦有所更變，至於同學們是否滿意，還望以後時常賜教！



# 表計統點缺格體生學校本

(計人百每按)





## 論 文

# 讀書與做人

老大

從前的人，把讀書認為是「做官發財」的工具；古語所謂「受過十年窗下苦，一舉成名天下知」。這個「天下知」，當然就是指做官而言。因為做了「官」，就可「光於前，裕於後；揚名聲，顯父母。」人從幼就與以如此不良的印象，所以一到社會裏，不但無所供獻於團體，反而成了一個危國害民的劣人；中國歷年內戰不息，貪官污吏當道，不能與此無關係。

但讀書究竟是爲什麼？是爲求知識；求知識又是爲什麼？是要學「做人」。所以書本就是指示青年要從知識裏去追求做人的方法；就是要我們明白羣衆，要以做人去讀書，要發展羣衆的利益去求學；這樣才是讀書的真目的，求學的真意義。

但怎樣做人呢？就是要我們以社會爲目的。以國家爲前題，不要自私自利爲自己打算，也不要以爲自己的知識高，而得的報效少，就恢心喪志不再向前；因爲現在的中國，正是一隻失了方向的被狂濤怒浪摧殘將碎的船，這破碎的局面正在狂聲呼救，以待後來者收拾，所以我們不能在一點報酬上打算。我們要抱定先國家後自己的觀念，去勤懇將事，這樣中國才有救社會才有進步。





## 如何提倡國貨

劉守仁

世界交通日便，人類欲望日增，經濟互相往來日繁，關於經濟自主，乃政治上主要條件，非獨立不可。譬如非洲埃及，爲世界有名之古國，有幾千年之歷史，結果以外債而亡國，其顯明之證也。現今中國經濟不自主，外國用經濟手段，把中國大部分之金錢無形之間全賺去。才有民窮財盡之恐慌，才有土匪四起之現象，才有國家將要危亡之狀況。若免去此種弊害，吾覺得非提倡堅牢結實之國貨不可。果能使國貨暢銷，製作工場日多，失業游民，各有收容之所，則中國復興之日有待。夫吾國人口之衆，物產之富，本提倡國貨之望毅精神，爲抵制外國貨之澈底運動，何患不轉貧爲富，轉危爲安。近來人人都知提倡國貨，其販者購者仍用外貨，問其故？則曰：「國貨質劣而價昂，不及外貨質美而價賤。」此二言幾乎爲全國人之口頭語。若果使外貨完全消滅，而提倡復興國貨，其方法有二，略述於左：——

(1) 對外須力爭關稅自主：自外貨入境，國貨銷路漸滯，其原因雖有種種，而關稅不能自主，實爲主因。何也？英、美、日等國，入口貨抽稅之多，超乎出口稅兩倍以上，故外貨入境，成本大而銷場少，而出口貨則反是。一因機械出品，時間經濟，耗費無多。二因抽稅有限，運費低減，成本輕則銷路廣。反觀吾國，關稅之權，操縱於他人之手，入少出多，國貨停滯，洋貨暢銷，亦自然之果也。今欲急速提倡收回關稅爲自主，才有國家勿能危亡之希望。

(2) 對內須力求運輸便利：國貨較外貨昂之主因，乃由於手工與機器之比例，因一個機器可抵千萬人之出產，比較之，相差太遠矣。吾國即然如此衰敗，應提倡運輸便利，把中國：例如北方之豆、麥、皮、皮毛，南方之絲、棉、稻、米，皆吾國出產大宗，製造良好原料也。然後用很速之機器去製造，則貨價不由便賤，人可自樂用之矣。

以上所述，皆根本治療之法，吾國本非無貨，貨亦非不堪用，所不能與外國貨相爭者，只貴賤二字而已。如取消洋貨，用良法製造之，則價廉當然減少，較洋貨更賤，吾國人均用國貨，金融亦不能被外人握去矣。



# 飲水和人生

子剛

人生的過程中，必須喝一杯甜水和一杯苦水，這兩杯水的質量與分量完全相同，不過在性質上大有區別吧！

大凡身體上的愉快和主觀的嗜好，這是甜水；反之，種種勞苦和痛苦的工作，便是苦水；人人都高興甜水而憎惡苦水，亦正像人人愛甜糖而討厭苦葯一樣。不過，甜水與苦水的分量是不會增減的，假使你把甜水喝完了，那剩下的，只好盡喝苦水了，否則，苦水喝完了，未來的都是甜水；但亦有例外；一個人一生只喝苦水的像農奴，勞働者，乞丐等；一個人只喝甜水的像地主，富翁，資本家等。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地主奪去了，農奴的甜水，把苦水賜給農奴，換言之「地主支配農奴」。勞働者亦是這樣，不過，有些人却有自拋自棄的把甜水送給別人，所以，現在，社會上的人們都競爭着甜水的獲得，亦正像人生中爭權奪利的慘劇一樣；人家爭甜水失敗了，我決不消極，亦猶人生中前仆後繼一樣；其次是奪甜水的態度，勝而驕，固為失敗之根源，而失敗後之懊惱，頹唐，不耐，亦只有一落千丈，永無勝之可能了。

但是，在天下大治的社會中，一個人決不可只喝甜水，亦不要盡喝苦水；所謂「不受苦中苦，難得人上人」。「苦中苦」便是苦水，「人上人」便是甜水了。又所謂「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喪悲」，「不努力」的事情，可以遊閒，尋樂，誰不愛喝這種甜水呢？但到「徒喪悲」的時候，那苦水便放到口邊。所以，少年時候的黃金時代，最好多喝苦水，老了才有真正的幸福呢！

尤其是我們青年學生，光陰之輪踏上了時間的大道，一刻兒沒有停留，假使只顧眼前的快樂——甜水，那末，到了「徒喪悲」的時候，亦只有鼓着肚子吞苦水了；同時，我們要不怕心苦與力苦，下一個決心，將苦水一點點一滴滴的飲下去，更要自愛的，僅僅的保守着自己所有的甜水，那末，未來的我們呀！才有幸福！才有正真的幸福呢！



## 國難期間學生應有的修養

劉桂樑

現在中國的一般人，大都以為中國沒有武力是國家衰弱的主要原因；其實這並不是根本原因。

人的單位是細胞，國家的單位便是青年。一個人是否強健，在乎細胞；國家是否強盛，便是由於一般青年努力不努力。如今中國釀成國難的根本原因，雖說不完全因為青年；但是，一般青年的精神萎靡，而偏於消極，實在也不能辭其咎。

況且全中國人，大多數都是只有五分鐘的熱度，麻木不仁，不知團結。這樣國家還有不衰弱的嗎？

由此看來，救國的責任，就不能不歸在我們青年的身上。

但是，我們青年怎樣才能救國呢？這並不是只說空話便能救國的；而又不必用長篇計劃，只要實行——「在國難中，我們必須立定腳根，打定主義，努力自身，將自身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如果中國的個個青年，都能把這幾句話記着，並且實行，那麼我們中國，就有富強的一天了。

## 自由

三 郎

民族和國家，以至個人，都要有自由；歐美兩三百年來人民所奮鬥，所競爭的，就是為自由。

歐洲兩三百年來的戰爭，差不多都是為爭自由，所以歐美學者對於自由看得很重，一般人民對於自由的意義也很有心得。但是「自由」傳入了中國，只有一般學者曾用功夫去研究過，才懂得什麼叫自由；至於普通民衆，像在鄉間或街道上的人，如果我們對他們說「自由」，他們一定不能懂得，現在懂得的，不過是一般青年人和留學生，或是留心歐美政治時務的人，常常聽到和在書本上看見這兩個字，但是什麼是自由，推根說來，他們還是莫明其妙。

自由的解釋，簡而言之：在一個團體中，能夠活動，來往自如，便是自由。——我們有一種固有名詞，是和自由



相彷彿的，就是「放蕩不羈」一句話。既然是「放蕩不羈」就是和散沙一樣，各個有很大的自由。

英國有一位學者——彌勒氏——他說：「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範圍，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範圍，便不是自由」。由此可知自由是有限制的，並不能侵佔人家的自由，以為個人自由，這也是據我所知，而來申述的一點點。

## 論抵制日貨

韓志澄

我國自開化以來，迄今數千餘歲，人民非不多也，土地非不廣也，鑛產非不富也，而日用的物品，凡稍染奢華風者無不取自外洋。祇顧目前一時美觀，于利權之外溢，則茫然不問，其對於國貨也，皆群恥用之。嗚呼！是何居心耶？

今自東北問題發生後，各地之人，激于一時之公憤，油然而起愛國之熱誠，遂提倡抵制日貨。有謂凡物之為日貨者皆焚毀之；有謂以後凡日貨皆一律不買者；後更有檢查各商店日貨查封之盛舉。此不可謂中國不欲抵制矣。而後該檢查之人，竟無形解散，而賣者如故。此誠人所謂之五分鐘之熱氣耳！悲夫！

余意：吾國之所以喜日貨而恥國貨者，必日貨之精美，有甚於國貨者，而使之然也。苟欲抵制之，非提倡國貨不可。提倡國貨之法有二：

一、曰振興商業：我國自秦漢以來，以商業為末務。西人近百餘年，皆視商業為命脈，而因之以致富者，亦不知凡幾，吾國苟能提倡之，振興之，發達之使精，經營之使善，此提倡國貨之一道也。

二、曰發達實業：我國各省，鑛為土產之大宗，惟成本既重，無以籌款，且亦不得開採之方，未必能坐享其利，則廣立工廠為其首務，今日人所輸入之布線綢緞，其原料皆產於我國，惟我國人不知織法，故使彼日人專享其利，若能改良其法，凡我國人所着之衣料，皆係自織者，又安至使日人專擅其利乎？

夫我國之于工業一科非不能，是不為也。苟能盡其能而為之，則所謂日貨者，不抵制之則自滅也。如此豈非提倡國



貨之一道乎？

嗚呼！世之憂國者，皆飽食終日，而群相謂曰：『抵制日貨，提倡國貨』。夫口頭之空言，其能有濟乎？苟按吾言而行之，則日貨豈能容其流通於中原哉！

## 新思想與新文化

李文盛

我們欲使一棵樹長的茂盛，必須要使牠的根堅固，不能有私毫的損傷；要使水流的長遠，必須開深牠的源泉。如果樹根已經損傷，源泉已經堵塞，那麼要使樹長的茂盛，水流的長遠，一定是辦不到的。

所以文化和思想也是一樣的道理，文化是靠思想來進步的，沒有思想，要使文化進步，那也是辦不到的。我國的文化在三代時已經創始了，三代以後進步很速，如果把現在的文化來比古時的文化，實在相差很多，然而推究他的原因就是因為古時的人，能用思想來創造文化，後來的人能照着古人的創造，在加上一種新的思想來求他進步，如果不是這樣，那能有今日之文明呢？但是拿現在中國的文化來和歐美的文化比較實在相差很多，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歐美人富有创造性，他們的思想新，當然文化進步的速度快，我們中國人善於模仿性，並不運用其腦筋去思想，文化當然不能進步的。人的腦筋是要運用的，越運用那麼腦筋就越靈敏，腦筋越靈敏，思想就越發的新，思想要是新了，那麼做出來的事情也一定新，換句話說創造出來的器物那就沒有不新的，那麼文化也就越加的新了。

底確，新文化能够造出新人物，能够造出新的世界來，反過來說，那些終日空話着新學的，却不能够運用他的腦筋，產生出新思想來，造成新文化的人和新的世界！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



## 散文

### 如是者

韓志澄

早晨大街上有一個愁眉不展的青年，在來回的踱着。他的名字叫保文，是一個大學畢業優等生。

他父親是在某機關充當一個小職員，對於他的上學費用，當然不夠嘍！於是乃將家之物隨着典賣了。

然而他父親到後來，亦因年老而被人斥退了。於是乎生活更無法。後乃將生活的担負，轉到保文身上，可是因他們家窮，所以親戚，朋友等，都不願與他們來往。

生在現今這種勢力限社會裡，如無顯貴親戚朋友，任憑你有多大本領，亦難在社會上得一地位。而保文家中之人，亦不願求顯貴親戚朋友，於是無法，乃使保文向報館中投稿，好有生活之費。初尚可維持，然而此終非良善之法。於是不得已而拉人力車。使一個大學畢業生拉人力車如何能？他見同行中之人，皆不與已之志同，於是又轉回家中。整日無事，見其父母之悴容，而更見其時社會國家

之態，在百感交集中，乃掉淚提筆作一篇說菊，曰：

夫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君子去就之操也。無道而用焉，有道而隱焉，此小人希榮沽譽也。故雖爭鳴於一時，而無益於事者，偽君子也。謀名於己，而求知於人，亦偽君子也。

君子則不然，媚世以求容者，君子弗屑。同流而合污者，君子不爲。

嗚呼！疾風知勁草，士窮見節義，不遇歲寒，焉知松柏之後凋耶？不至深秋，焉知菊花之能傲霜耶？夫春夏之交，百物發生。嫣紅姹紫，味香撲鼻，色艷眩目，咸足以快性怡情，頗有一時之美。未然秋寒至矣。經風雨之漂搖，繁霜之摧折，向時嫣紅菊紫者，遂凋謝矣。枯萎矣。祇見黃葉飛揚於空中秋風耳！斯時也！惟菊獨開，豈非植物之錚錚佼佼者歟？



今之無能而可高位者，不亦如向時之紅嫣姘紫者乎？夫社會之如此者，吾不知其何所用心也。然而此即所謂之提倡任用實在之能力者歟？

然而吾聞古人嘗云：英雄能勝時勢，觀夫現今之世態，吾恐吾窮子無造時勢之夢也，嗚呼！然而吾悲甚矣，既無造時勢之能，復無報二老之力。其人生於斯時，亦云不

## 西北風裏……

S街兩旁的門都在緊閉着，幾盞晦暗的電燈發着暗淡的光芒；這時除有二三行人外，只有一位忠誠的老警察佇立在街頭，大概因耐不住風寒已有些畏縮之意了。

這時南面來了一個樸樸的中年人，彳亍的步調，這樣走來，憔悴而蒼白的面孔，兩道愁眉深深的鎖起，似充滿着無限悲哀和沉痛，全身的肌肉都在緊張着，和這刺肌的西北風相抗，一輪皎潔的明月照在地上，如同白晝，一條條的胡同很明顯的陳在目前，他便向着一條極狹小的胡同拐過去了。

月光斜照在一間不完整的門首，樸樸的他，默默的停了一會，推了那兩扇虛掩的門，走了進去。

幸矣。然余尙未嘗敢怠也！

今之時，今之事，將可使余意造乎？嘻！待諸焉！  
保文寫完，見紙上珠淚滿紙，好不悲傷，只見眼前一黑，而其真魂，遂歸之於西方矣。

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脫稿

左鍾謙

一間陳設簡單的臥室裏，只有一隻桌子，一舖木板牀，和些別的零碎東西，總計不值幾塊錢；一位中年婦人，身穿藍布破褂，拖着一雙稀爛鞋子，坐在木板牀上，綴綴的作活。一盞半明半暗的孤燈，發出淡清色的螢光來，照現她背後的一個孩子，正在追求那甜蜜的夢。見他進來，望了望又低下頭去做她的工作，同時倆人的面上各現出不同的失望。這時他靠着牆，在追懷他的過去：

一年前的一切，都在這時電影般的一幕幕映出在目前，記得炎夏的一天早晨，大家正在那田間工作的時候，忽然得着山水爆發的消息，便急速的整理一切較貴重的東西，不顧一切脫離了故鄉，在中途他那年邁的老父已不知去



向。現在到這裏將近一年，所有的一切東西完全當賣了，做生意去吧，那有本錢？拉洋車去沒有舖保，誰肯出賃？處處是銅牆鐵壁……。

不知趣底孩子的哭聲，終時衝過了這沉寂的空氣，兩隻睡眠，不時的向着他望着；他不由的行了一次深呼吸。

「今天的晚飯還沒有吃呢！」她說。同時面上現着無限情緒，兩隻如水的眼球也在溼潤着。

他這時心如刀絞油煎，熱血在沸騰，勉強說道：「只好忍耐一會，到明天再說罷！」

那孩子看到這付情狀以後，不由得怔了，只好空着肚皮忍耐一夜。

外面的風依然狂叫，颳着地上的落葉，好似在替這孤獨漂泊的人兒呼喊著。

## 一個兵士的夢

充滿着殺氣的戰場，淡紅的日光，照在鋒利的刀槍上，閃爍的幾乎把敵人也看不出來，那槍彈大雨般的從勝敵的頭上掠過。這時勝敵已被敵人打傷，如果還不設法逃走，他的運命快要沈淪到死的地步了，他像蛇行般的爬出了

第二天他負着這重大的使命，在街上尋找工作，看見一家綢緞莊，架着燦爛的彩牌，外面掛了許多貴重的皮衣，心想那一件也可以滿足我一年的生活需要啊！正在這樣想着，不防一輛簇新的一九三四式汽車從旁邊過去，幾乎便做了輪下鬼，並且還被司機惡狠狠的看了一眼：不見汽車裏面的一對青年男女，再看看自己真不忍得再在街上走了。

「……………」

在不久的過去，P報上曾載着一段悲痛的自殺案；也就從此再也見不着她和她的背影。

只有在那刺骨的西北風裏，仍然站立街頭的老警察，常從那乾皺而蒼黑的唇上，發出若斷若續的歎息。

一九三四·一二·四。

王成之

戰線，離開了這可怖的戰場，無力的躺在地上，一會兒鼾聲大作，不知不覺的睡熟了。正在夢中，忽然「嘶」的一聲，一個流彈正打在他的大腿上，「疼死我了」他醒了，想起家中一切事情，以及他入伍時的情形，母親和妻子相送



至門畔，向他祝福似的說：「希望你獲得勝利」現在他不能

同她們見面了，她們失望了，想完了，沒再想什麼，直挺

挺的躺在地上。

## 她的心

震 玉

變動的濃雲，無涯溘的在空間展開，穹蒼也因之轟然  
轉變做一個黯然的幽谷外形！

這時大地上的一切全寂靜了，只有她——悲苦的她，  
俯着頭，徘徊在這大自然間，起初只是寂靜的走，慢慢的  
若有所思，由靜而亂，由亂而……而喃喃的似乎叨唸，  
終於窳窳了！

一切往事又歷歷在目，來擾亂她的心絃——她心悴了  
，桃色的面孔，憔悴了，明眸中含的那富于情的熱淚，一  
滴滴的往下流，他在想着「大地上一切都悴了嗎？一切都  
改變了嗎？但是我的心……雖然大地上一切變了，都不  
能受良心的感動，但是，他許不會罷！也許是他，……

我想念他，我敬奉他，我愛慕他，我做夢，夢中的人  
兒是他，做文章一提筆湧出來思潮，那影像是他，白天夜  
裡所思的意中人也是他……我無時不在念他，我的心——  
一棵赤心，完全獻給他，但他怎如此「鐵石心腸」？……他

在夢中在做文章……一切時間恐怕不會耗一時來想……我  
恨他，但是我又愛……

他是魔，他是我的魔——唯一的擾亂我的魔，他使  
我寢食不安，使我神經迷亂，使我……他雖是魔，我却  
願叫他這名，但他使我失望了，我若是人類的摧殘者——  
是虎是豹，我一定吞他下去，……我為他失去的寶貴光  
陰，可收回嗎？我為他散去的精神，能復原嗎？我為他  
憔悴的心，何時完整！我為他荒費的學業，何時補完？我  
為他憔悴的面孔，……我為他犧牲了一切一切，而他却不  
破一些時間來安慰這憔悴了的，失望了的我！這真使我恨  
……也許我尚有一點愛他罷！不然，——

唉！屈服的，墮落的，更呆的，愛他的，不是在恨他的  
，男子的心腸……一切一切又彷彿在做夢——但是現在夢  
中的思想中的人兒，還仍是他，這他，不算是我愛的他，  
是我恨的他，我咬牙痛恨的他……同是他，同是柔和的，



馴順的，健美的，英雄的他，變成了鐵石的，殉情的，無信實的他……我悔，我惆悵了，我……認錯了神聖的戀愛……我是「前車之鑑」……

我一定消極了，消極不曾爲自殺……將來一定用自殺來結果我，結果這幻夢的，惆悵的一生……你要知道

自殺是弱者……我承認了，我屈服了，但是爲的他……我算是弱者……

一九三四·一·十九·於燈下

舊稿重新

## 一個乞丐

范寶仁

在一個冷靜的胡同裏，有一個骯髒的乞丐，在那裏與一些行人要錢，炎熱的太陽，曬在他的頭上，頓時出了許多的汗，同時這些汗把頭上的泥洗了一洗，一粒一粒的污水，便滴了下來。

「唉，快到秋天吧！」他說。

果然，炎熱的夏天，已經過去了，他的臉上，微微的帶着一些苦笑，似乎是望着秋的來臨。

在我的屋外，有一盆花，花的顏色是紅的，也有一些粉色的，更有綠的葉子，攙在裏面，使人看了，便要十分的美慕，可是不到兩分鐘，就失却了她原有的美麗，我到屋外去看，原來是下雨了。

次日晚上，天始不下雨了，可是這時又括起風來，頓

時又使我退到屋內去。

這一天晚上，大約是八點鐘，我走出院子，到家門外來，看見一些殘星，在天上掛着，寥寥無幾；在胡同裏面，有幾盞電燈，和犬的叫聲，點綴了這個寒夜；同時我的一個電燈桿底下，發現了前一次看見的乞丐，作出哼哼的聲音來，似乎是說：「好容易夏天過去了，秋天若是下雨，恐怕北風不久即要光顧，我這一身薄衣，如何受得了呢！」這時我並未介意，便回到屋裏來。

第二天，我賣了一張報，看見一段新聞，寫着：

「（本報特訊）昨日文XX牌樓XX胡同二號門前，有男尸一具，經該管警察XX發現，見該尸身着薄身，不禁寒冷而死，因無人領尸，由區抬埋云。」



## 死

胡家聰

一片片的殺聲，衝滿了廣大的戰場中，殺剛指揮着殺敵，兵士們都強有力的喊着：「殺呀！殺退倭寇呀！……」

收復失地呀！……」天上嗡嗡的飛機，擲下了炸彈；就見落處，轟隆！……一聲好似天開地破，內有紅光，外有黑烟。一團團的喊聲，殺聲，祈禱聲，呻吟聲，圍在炸彈落處的四周。地上的坦克車過處皆平，更有那槍，炮助着威風。「啊！完了！……完了！……完全完了！……兄弟們！……我們拼着命向前衝吧！……」

轟隆！……一聲，一個大炸彈將要落在他的頭頂上，他一覺醒來，嚇了一身冷汗，仔細看看，不是戰場，還是病榻。

東方緋紅的太陽光，由開着的窗子，射在李毅剛的頭部。他看看旁的病人，有的醒着，有的睡着。想想舊兵佔去的故鄉，想想無有下落的父母，覺得甚麼都是淡漠無味的。玫瑰花的香味送不到他那閉塞的鼻腔，麻雀兒的叫聲傳不到他那暈亂的頭腦。再想想方才的夢，更是悲痛的了不得。

門開處，一個穿着白衣的女看護，領着一個穿着西裝的美少年進來。

「殺剛！……你……原來真在這裏！我找你好久了！……後來，我問王家朋，才知道你在這裏。」少年面帶喜容的說。

他徵起一只無血色的唇，臉上現着苦笑說道：「啊！原來是陳雲石！我們大約有四個月沒見面了。我是個無希望的人，是個將死的人。請你敢快出去，你若是被傳染了我的肺病，那我太對不起你了！……請你原諒我對你冷淡。」

「你不要說這種悲觀的話！你的前途是光明的，燦爛的，遙遠的，無匹的。……這病不過幾天就好了，是很平常的事！……」

「請你出去，否則我也要不理你的！」

陳雲石無法，只得走了出去。

李毅剛仍是睡了。



前面有一條小溪，後面是一座青山；地上鋪滿了錦氈似的綠草；更有樹叢中的一座新墓，來點綴這幅天然的圖畫。

塚內就是毅剛，真應驗了他自己的話了。棺是同學買的，地是同學買的；他死後的事，完全是同學們辦理的。

## 奴隸人生的模型

金熙慶

我朋友家裏養着一隻大貓，他生了三隻小貓，第一隻是黃黑色的，第二隻是純黑色的，第三隻是白地黃花的；其中最可愛最美麗的，要算第三隻了。牠有雪白和黃金色的毛髮，有伶俐敏捷的眼睛，還有一隻偉大的身體，看來好像一隻小老虎。可巧牠到了我那慈祥的姑母家裡，我姑母是最愛畜貓的。她把牠看做自己的子女一樣，牠真有這天堂的福氣呀！

牠每日吃的，是新鮮粉紅色的肉，和那活潑的小魚，喝的是濾過再濾的水，枕頭是羽毛做的，蓋三層被，從不給牠別的食物吃，也不許牠跑出屋外。

光陰似箭，一年一年的渡過去了，牠的身體已經長大了，每天的魚肉已經吃厭了，我姑母的撫摩，牠也討厭

正午了！一盤黃金色的太陽，正在每個人頭頂上懸着，毅剛的同學和朋友，都來祭奠做了外鄉孤鬼的他。

雲石讀過祭文，許多人來獻花，來敬酒。

蝴蝶翩翩的飛着，黃鷹啾啾的叫着，都好像哀悼那墳中的死人。

了，軟適的被也使牠膩煩要作嘔了，因此牠整天的愁悶着，想要得到些快樂。

所以牠就預備起逃走的計劃來了，一天早晨忘了把廚房裏的窗子關上，牠捉空兒跳了出去，恰巧跳在窗底下的一個小屋頂上。牠這時真開心呀！便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往下一看，險些沒有滑下去，這時心裏十分駭怕，又有四隻貓在那裏相打，豎着毛，翹着尾，在屋瓦上滾來滾去，牠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一個奇景。

自此以後，牠的信仰就固定了，牠知道真正的幸福，就在屋頂上，這屋頂多美麗呀！屋頂的四週，有水槽圍繞着，從這水槽中，發出一種很甜美的氣味來，牠暢暢快快的循着這水槽走，牠的脚就踏在槽底的爛泥裏，這爛泥的



溫和與柔潤是無可形容的，就好像在天鵝絨上走路一樣。天氣又好，太陽的熱力，把牠身體中的脂肪，都曬得融化了，他在快樂生活中還夾雜着許多的恐慌，站不穩腳，幾乎要從屋上跌下去，原來是有三隻貓，從別人家的屋頂尖上滾到這裏，就對着牠走來大叫，牠嚇得幾乎暈倒，他們把牠當作傻子，只是對牠開玩笑。於是牠也混在他們一起叫。他們中間有一隻老雄貓，對牠特別要好，他願意指教牠，牠自然就接受了這番好意，而且謝謝他。

啊！現在是遠離了我姑母的溫存了，牠要喝水就在水槽裏喝，那美味是冰糖，牛奶決然比不上的。牠覺得一切都好，都美……。

這樣散了一點鐘的步，但是餓了。

牠便問老雄貓：「我們在這屋頂上吃些什麼呢？」

他道：「找到什麼，就吃什麼。」

這個答語，可叫牠爲難了。牠苦苦的找了一番，什麼都找不着，後來才看見一間破屋子裏，有一位年輕的做飯女人，正在預備她的中飯，桌子上放着一塊肥肉，顏色鮮紅，正配牠的胃口。

於是牠一跳，就跳到桌子上，啣起那塊肉來，那女人

轉過身來，可被她看見了，提起一把帚子來，在牠頸上致命的打了一下，牠立刻放了肉就逃。

夜是慢慢的來了，這是個有霧的夜，天上一個星光也沒有，天又十分的冷，幾乎把牠凍僵了。

在這深深的夜，真苦苦的想到了牠那三層的被蓋，和那羽毛的枕頭了。幸而那時候，人家已經把垃圾倒在門口了。牠一堆一堆的搜尋，只找着兩三塊沒有肉的骨頭，而且還是在爐灰中擦抹過的，牠此刻纔知道那鮮肉中所含的汗液，是多麼豐富啊！

一個整夜過去一多半了，天要亮了，大雄貓看牠要軟灘下去，就換了一種聲音問道：

「這樣的生活你過了嗎？」

牠道：「啊！够了！够了！你跟我來，你送我到門口就是了。」

大雄貓道：「再會吧！你家到了。」

牠道：「你對我真十分好，現在你還把我送到門口，但是我怎樣感謝你呢！我想你不如與我同到裏面去，我吃的肉，與你平分，我的主人是一位好太太……。」

大雄貓道：「閉你的嘴！你這不要臉的東西！在你安



樂窩中，我非死不可，你那種生活，只有雜種賤貓覺得好，自由的貓決不願意，把一個牢獄的代價來購買你所吃的肉和你那羽毛的枕頭……再會吧！」

牠一進屋子，我姑母看見牠又回來了，牠的毛髮又濕

又有泥，成了一隻土泥的耗子一樣，真難看，這時我姑母一怒氣，拿起掃帚來把牠教訓了一頓，牠真正的幸福，與天堂的生活，就是關在一間有肉吃的屋裏挨打。

一九三四，七月寫於故都

### 現代作家筆名錄：

- 周樹人——魯迅，隋洛文，隨樹森，楮冠。  
沈雁冰——茅盾，S.D.玄珠，方璧，賓芬，蒲  
    牢終葵沉餘，止敬。  
郭沫若——麥克昂，坎人，易坎人，鼎堂。  
周作人——啓明，豈明，山叔(？)。  
鄭振鐸——西涼，東生。西諦。  
葉紹鈞——鄧生，聖陶。  
沈從文——休芸芸，甲辰，岳煥，紅黑鴉人。  
李芾甘——巴金。  
胡也頻——沈默。  
錢杏邨——阿英。  
許地山——落華生。  
馮文炳——廢名。  
陳源——西澧。  
馮叔蘭——馮沅君，沅君，淦女士。  
舒慶春——老舍。舍予。
- 曾樸——亞東病夫，病夫。  
瞿秋白——宋陽，司馬今，易嘉。  
黃素蘭——白薇。  
黃英——廬隱女士，廬隱。  
馬彥祥——洵伽，尼一。  
袁學易——袁殊，袁立，錢逸汝。  
繆崇群——終一。  
盛沛東——盛子明。  
謝婉瑩——冰心女士，冰心。  
丁玲——彬芷，叢喧。  
石汝璧——評梅女士。評梅。  
蘇梅——蘇綠漪，雪林。  
梁實秋——秋郎。  
王魯彥——魯彥。  
陳望道——陳雪帆，平沙。  
成仿吾——石厚生。  
胡愈之——化魯。



## 小 說

### 老 幾

索羅門李未

老幾的家，離學校不遠，上下學，總推着自行車；但  
是不騎着：兩個鈕扣的大褂，一跑準放風箏，滿嘴的兩大  
枚一顆的金牙，臉上老搽着街門口賣梳頭油代賣的所謂「  
雪花膏」，脖子的泥，却有五分厚；輕意不肯洗澡，吃飯  
閉着眼。這都是同學們司空見慣的事。

要是問他「爲什麼？」他的理由是這樣：

「自行車我壓根兒就不會騎。買來爲是鍊的，不是擺  
設。再者初步應練習「推」。

飄飄的大褂，在冬天穿的衣裳多，有它振動，打着身  
體，可以暖和一些。夏天可以擋風，涼快些。

滿口銅牙，因爲每天「吃」的機會太多，有它既可損  
牙破，又能不污牙質。錢來得不易，比金牙經濟的多。

「人類」既重外觀，臉非搽雪花膏不可；附帶的條件，  
是不廂臉。

脖子有領子擋着，洗他則甚？泥厚了，冬天省圍脖。  
古人有祭祀大典，才齋戒沐浴，我們求學時代，那有閒功  
夫，和富裕錢洗澡？

吃飯時，只有殘忍的人，才肯睜眼。古人說：「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生的好好的五  
穀，活的好好的牛羊，宰了割了給你吃，你心安嗎？你要  
知道！「掩耳盜鈴」究竟是有畏懼心的賊，「老幾的哲學  
故事還多着呢！

老幾的外號，叫哲學。

老幾跟本班的藝術家哈塘泥，永遠是對頭。

「嘿！哈塘泥！你怎老不洗脖子？」哲學問藝術家。

「畫畫畫了，沒功夫洗」，藝術家瞞見他就膩。

「你會畫大黑漆脖子嗎？」老幾露着銅牙直樂。

「……」藝術家急的直張嘴，恨不能給他一口。



同學們笑了，藝術家訕訕的走出去。

有一天，老幾因為練上車，來了個狗吃屎；把腦袋擡了個大疙疸。

「車技佳，佛頭突腫。可喜！可賀！」藝術家與兵復仇。

「我盡顧瞧貴門口站的那位密絲了，不留神，腦袋撞在電線桿子上；以至多了顆舍利子。雖云可歌，亦復可泣。」哲學陳角不亂。

藝術家拿吐沫當做老幾連嚼帶嚥。

「別辯嘴了，你不是摔的嗎？」華成頓問，帶有調解的意思。

「摔跟撞，都是失神與「外界物」作猛接觸運動的現象，怎麼說不可？」哲學玩皮的笑了。

「老幾！你談談你的戀愛觀吧！」林喏把話頭給轉移了。

「在街上所看見的異性，無論認識與否，都可當作對象，你看她一眼，算單戀，她回敬你一眼，算初交。明天再看見時，你再用眼睛招呼她，她看你，就算好友。不看你，你就是失戀。你可以用理想，立刻把你自己自殺了。緊跟着用理想另生一個你，叫做「新你」；再去戀旁人，

依同理去做，我認為這是最經濟，最有趣的神聖化的戀愛觀，諸位以為如何？」哲學講演似的說。

林肯華盛頓都笑了，哈塘泥也直想樂。

「噹噹……噹上課了，這堂是圖畫。」

老幾用淡墨亂塗了一陣，就交了。

圖畫教員莫耶先生拿着老幾的畫，左端詳，右看，怎么也看不出所以然來。急的直伸脖子；再也忍不住了：

「老幾！你這張畫的是什麼呀？」

「輕描淡寫，若隱若現哪！」哲學笑着說。

「屁！」哈塘泥拿着畫帖，握着筆，給了老幾一冷箭。

因為自己是藝術家，跟莫耶不錯，心中直打得勝鼓。

「屁？比嚼乾屎概如何？」老幾撥開箭，緊跟着就是一回馬鎗。

「諸位同學！不要鬧咧！」莫耶直拍粉筆盒。

戰禍暫時停止。

哈塘泥閉閉眼，搖搖頭。聳聳肩膀，很得意的看自己的畫：覺着跟帖差不了半絲半忽的。

「德行摧的！你要抽瘋是怎麼着？」哲學瞧着藝術家有點不順眼，給了兩句甜言，把同學都招樂了。



藝術家只顧了鍊法寶，沒想到老幾偷營，真想給他一墨盒子。

莫耶連忙拍粉筆盒子，給兩方鳴金。

這天哲學起晚了，遲到了，偏偏頭堂是法文，勞萬一子先生，向來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學生遲到，輕則罵個狗血噴頭，重則訓育課見；一見哲學遲到，焉有不怒之理。

「中國人天生的賤氣！非常牛馬不幹，一天不拿鞭子抽着，便偷懶找舒服，當人待，簡直不行。有什麼希望？中國主人翁這樣，不亡？會飛！青年更應有朝氣，沒見你這死氣沉沉的。旁的堂遲到猶可，你睜眼看看！這是什麼堂？老幾！」勞萬一子僅僅的出了五分之一的氣。

「我道什麼堂？原來是法文堂，旁的堂，我倒不願遲到，唯有這堂，敝人有點膩！誠然中國沒希望。打倒國粹，大媚洋人；先生洋頭洋腦，學生洋聲洋氣，大可以成立亡國速成班，洋奴練習所，還有什麼希望？不亡？會飛！

老幾氣極了，拿勞萬一子先生當藝術家了。

勞先生氣還沒出完，反被老幾大加其油，真火了。拉起老幾就往外走，大喊道：「好學生！你敢侮辱師長，目空校紀，訓育課說！有你沒我！」臉都白了。

訓育課圍滿了人，只聽得勞先生暴跳如雷。不久有一條新佈告出來了。

「查×班學生老幾，素即粗浮，屢經訓戒未改，乃近又有詆冒師長，不服教誨之事。實屬罪無可赦，着即開除學籍，以維校紀，而警效尤，

此佈！」

老幾看了看佈告說道：「好大的罪過呀！」用哲學的聲調，念念有詞：

「此處留爺爺自在，有意不留爺出外，

旁處開門把爺留，

氣得校長直長癩，」

大家哄然一笑，老幾便在這瀾漫笑聲中，推着車子飄飄的走了。



# 過節

風蕭蕭兮

本來冬天快完了，偏偏在上元節的頭一日，天氣又變了，並且飄飄的落了一天的雪，市面上立刻呈一種停頓的狀態，除了躲在車棚裏縮頸像寒鴉的幾個車夫，和寥寥無幾的學生以外，便不易找到閑人了。

北城的一個僻巷裏，有幾間避雪不遮風的房，和兩三扇遠看有線條美的蕩術化的門，裏面住的都是所謂神聖勞工們，雖然矮牆外有破磚堆，但是從未鬧過賊。

白麵似的雪，落個不住，差不多有半尺厚了。秦二拉着車從僻巷裏出來，一面回頭對着在送他的妻兒說：「柱子！同你媽回去吧！冷！」秦二因為吃飯問題，不得不「虎老雄心在」。

「不冷」！雖然雪淋在她的頭上，柱子在她身上顫。

「……喂！……我說，……你今天如果有數裕錢，買他十個元宵，前兩天張家送來的那個要做的布衫，今天我已做好了，待一會我送去，得了錢，我買上半斤肉燉燉，等着你過節」。柱子的媽終於把不願出口的話說了。

「唉！只有看運氣了，還好！這種節沒有討賬的」。秦

二整理着車的矮棚，一面說。

「爹！給柱買個燈吧！白菜燈亮亮的」。柱子偎着媽，張着小手，噙着眼注視着爹的臉，等着回答。

「好！爸要是賺的錢多，給你買兩個」！秦二看着愛子，老臉上擠出一個微笑來。

柱子同媽也微笑了。

秦二拉着車慢慢的走着，還不住的回頭，柱子拍着兩隻小手叫着：「爸！……多賺錢……白菜燈……」。秦二的背影漸漸的淡了，母子也慢慢的踱回僻巷去。

天陰着，雪下着，不知不覺的又黃昏了，僻巷裏的燉肉香味，一陣一陣的順着風起來，又順着雪落下，幾家比隣知道每日吃窩頭的秦家，要過節了。

天更黑了，雪越大了，這時應該早就回來了的秦二，還沒回來；柱子他媽的笑容，漸漸的消失了。自言自語的說：

「他怎麼還不回來」？

「上了歲數的人啦！道兒又滑，難免走得慢些」王大媽



在東屋裏就搭了碓兒了。

柱子跟二禿子（王大媽的次子）在床上壘枕頭做小屋玩。柱子偷偷的告訴二禿子說：「我爸爸要是給我買兩個燈我給你一個」。

待了一會，王大媽帶着二禿子吃飯去了，就是油燈都顯着焦灼的樣子。

「爸爸怎還不回來？……怎還不回來？」柱子跪在炕上抱着枕頭而向着媽叨念，但是媽卻只發呆，沒做回答，柱子莫明其妙了。

一陣急的，非常的，敲門聲音，把柱子的媽驚醒了，不知是禍是福，趕忙的跑了出去，一看原來是秦二同行的膠皮團員小任子拉着空車，滿頭是汗，劈頭便說：「二嫂子！沒什麼說的，您快上車吧！我二哥滑了一個跟頭，碎

## 電 板 櫬

張鴻儀

幽秀的天空，淡白的雲，這是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啊！

追哥拉底克斯法院門前，被一片銀色蔽着了！最惹人

注意的，是在屋頂上立的「和平女神」，門前有一警察A

，在那裏徘徊着；再加上幾棵枯樹，實在是太不森嚴了。

的不輕，不輕！上醫院了，怕……您快上車吧！」

柱子的媽眼都直了，手顫着，跑進院子，向北屋喊了一聲：「三嬸呀！勞駕您給瞧一眼柱子！」便深一脚淺一脚的跑出跨上車徑自去了。

雪住了，節過了，柱子不見了爸爸，聽人說就在外屋被人拍着哭喊的那個大木匣裏，並說他那折了柄的白菜燈，是在爸爸碎前買的。媽帶回家來的，他媽穿着新白布衫，紅着眼，他是拿着白菜燈，也穿了新白布衫，還來了許多人；其中他認識的有二禿子，任五叔，還有他舅舅，其餘的認不清了。媽告訴他見了人，就叩一個頭，還有許多禮節，柱子除去以為爹爹是在和他捉迷藏外，其他都莫明其妙了。

這大概是一個冬天時期，警察A在那裏縮着手，身上

背着一杆十八世紀的鎗。嗚！一輛1934式的汽車開到，

A立刻作立正式，哥利拉由車中走出來，皮鞋真亮！A見了即作敬禮式，哥利拉在瑪爾提布里貝深，是一位法律家



；並且也是一個科學家，生平是善於辯論。所以被爲追哥拉底克斯法院院長。他對於一切，是以自己成見爲主。

「電板機」是他一個在世界上科學的貢獻品啊！這是一種刑具，如果犯人坐在上面，四分鐘即完全失覺了！所以開動了全瑪爾提布里貝深人民；大家要瞻仰科學化的刑具，最後哥利拉自己對大衆聲明，並允許大家將來可以參觀牠，大家這才暫時消滅自己的念頭。

祇因用言論衝怒哥利拉的克憂，已經被囚入法院，他被審判官的誣詐，自己雖是本着真理，而法官仍持着無理的理論去辯護哥利拉；克憂被着這種環境，自己屈服，自己灰心想世界上自己沒有地位了祇好順在「死」的途中去走；結果他被法官判得無期徒刑了！

一個黑暗的夜中，克憂在獄中，他的屋中有一個書桌，一把椅子，一個木坑，他自己感到世界上自己的理論，是沒有存在的希望了！勢力與理論的成立，是有連帶的關係。人民雖覺可信，但受着強力壓迫的結果，終久是達不到的。自己一邊蹣跚着，手搔着頭；真是萬頭情絲旋轉在他的眼前。又連想到自己可愛的家庭，白髮的老母，是多麼慈悲，玲瓏而活潑的小弟弟，在那天自己被捕時，他還拉

着我的長衣，滿眼充斥着淚痕，對着那些警察們道：

「我哥哥也沒殺人，爲什麼把他捉走呢？」

自己的心，在那時已快震顛了！自己的家，是何等的甜蜜啊！現在把自己處在這污穢黑暗的囚室內，真是憤恨到極點，屋中燈光烏暗暗的，霎時到休息時間了，全院的燈光皆無，克憂在牀上躺着，被惡魔擾着，不能睡着，天空的月光，照射在「和平女神」上，克憂自念道：

「和平啊！你在世界沒有信用了！完全是欺哄人呵！現代還有生存的必要嗎？和平是一個標牌啊！你可以再得人信仰！崇拜！我是「和平」的罪人！呵！和平女神！妳也會失敗呵！」

瑪爾提布里貝深的鐘敲了，夜也靜了，克憂仍是在牀上亂想着，……

一年過去了，克憂覺得「死」就在他的頭上，他絕食好幾日了，臉似枯炭，頭髮亂散，眼光甚暗的克憂，仍是灰心着，並且是頹喪了！他在屋中坐着，獄吏推開門對克憂道：

「現在你的妻子到這裏探望你來了！」

克憂與他的妻子「IT」見面了，IT不知用何法去安慰他，



他倆接了一個長的蜜吻……

「你現在能不能復食？」

「我們真理是對的，我受人壓迫，我現在失敗的，所以，我絕對不吃一點任何食物！」

「那麼以後你就絕對不復食嗎？這是你的錯誤，你就是餓死，也沒有一個人去可憐你，欽佩你！你現在應振作精神努力，不怕一切，才能有達到目的的可能呵！」

「唉！我親愛的！我從前的一切都錯了，妳是我最摯愛的！我現在才知有成功的日子呵！」

「我親愛的克！現在我沒有別的話，願你努力，就是了！」T說時即站起就像要走的樣子。

「呵！你這就走嗎？好！我有些傳單，請妳把牠發出去，那是我所最希望的！T！」

他倆最終握手而別……

第二日，在瑪爾提布里貝深各住戶都接到一張克憂派的傳單內容大概為：

「……人民之自由，是人民所應得；而今則否，勢大者，則可得一切自由；無勢力者，則只有被壓迫，此種現象之不平，實令人可氣，可憤！今本黨之發起，本為打倒

依勢壓人者，代一切人民收回應得之自由，諸君！吾等與冷血動物不同，吾人是熱血的人，不應受此無理之壓迫；吾等應以真理，去取回自由，諸君！一致努力，吾人之光明前途已在眼前！

克憂謹啓

住戶都閏動了，街市上呈一種恐怖現象。人人都在摩拳擦掌着，小孩們吵鬧着，瑪爾提布里貝深突然顯着一種「憤」的氣象……

哥利拉得到這個消息，立刻召集各法官開一會議，最後由各法官議決為：

「出一佈告，通知全城，言克憂不守和平，違反法律，並以謠言惑衆，按刑法第口口口條第口款，以「電板機」處死刑。」

佈告發出後，全城人民，怒髮衝冠，但敢怒而不敢言！立刻全城又換了一副氣象……

克憂在獄中，尙未得此消息，頃刻獄吏推門道：

「你的妻子來了！」

T很慌張的跑來，口中顫着道：

「呵！……你是要受「電板機」刑嗎？」

「什麼！這是真的嗎？」克憂忙握着她的手問道：



「怎麼你還不知道嗎？全城都有佈告了！」

克曼面色慘白了，緊握着T的手，他覺得「死」就在他頭上盤旋，二年的長度，今日才走入這條路途……

T這時悲痛極了，他倆對視着不再發一語，屋中這時緊張起來……克曼突然嘆道：

「唉！完了！我的一切，是空消耗，現在世界上，沒有真理，祇有強權的橫行，T你現在覺得是不是？……」

「……」T用手去擦她的淚，低着頭……

「那麼現在家中是如何情形呢，」克曼很緊的問。

「父親和母親得到這種驚惡的消息，就咀罵着上天，並且想方法去請求解放你的自由，這樣方法，我總覺得不適宜；應召集全城人民，一致請願，那才能有效，因為這是為大家而作的，當然大家一定能團結的……」

「但是……這恐怕……」

T也呆了，但她自信的道：

「不能，我城的人，絕不是那樣不景氣，誰不想得到自由，在這次我們所發出的傳單，我見到人民一個個都摩拳擦掌，怒氣現於他她們的面上；我相信一定不能呵！我

親愛的！」克曼聽得興奮極了，但又低下頭了……遲遲的道：

「我現在如果不在這黑暗的獄中，當然有成功的希望，我總得現在有一個莫大的障礙，在我們面前呵！T！」

「唉！一個人生來本來是就在荆棘中去亂走，絕對沒有沒挫折的，而成功的人，必是他的志氣百折不回，也可以說這一個人是有毅力，這樣是可敬的！克！你現在還是「怕死嗎」？！唉！你真是失我所望，一點丈夫氣都沒有，唉！……」

克曼被T這樣地激刺，自己太覺得無有人格了，心中包着慚愧和奮怒，語氣很壯的對T說：

「我原是為給大家求自由，而被對頭人這樣待我，現在又要把我執行「電板機」刑，我又不是做兇殺案，更不是謀刺他人，在這萬惡世界上，人是不講公理的，我為什麼這樣的屈服，唉！我還算什麼人，爭自由，也不是由和平可以得來的！」T現在也軟化了。看着他現在的覺悟，眼中的熱淚，一滴滴地落下來了，兩人擁抱起來了……

最後T由衣袋中，取出一個紙條，並說：



「這是我們小弟弟給你的，他在我離家時，請我把這紙交給你，你看他多麼可愛呵！」克憂手顫着接過這張紙，見上面寫着：

「親愛的哥哥：

你現在在獄中，一定不能自由，我嫂嫂已經去過二三次，我現在因不願再看那追哥拉底克斯了！他是一個名不附實的假招牌呵：哥哥！你何日才回家來呢？爸爸媽媽都在想你呢！我今日聽說你將被執「電板燒」刑，這是真的嗎？他們是多麼可恨呵！多麼不講理哪！我真想你！哥哥你快回來吧！

你親愛的小弟弟上」

克憂心中的熱血循環着，把這張紙放在桌上，手抱握着，兩個眼瞪着，這時他倆都不言語了……

屋門開了，獄吏走進來，昂着頭對T道：

「妳現在可以走了，因為妳與他說話的時間太長了！」

T無法祇得走出，出了屋門，克憂在屋中嚷道：

「在非在獄中，設一個無線電台，不能宣傳我的真理！」

T出了院門，天色也黑了，月光也照下來，一邊走着

一邊想，大概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希望了吧！

一天的早晨，大約在八點鐘時，克憂被傳到審判廳內，上面坐着幾位法官，中間穿禮服法官的旁邊坐着地就是哥利拉，他着一身棕色嗶嘰地西服，似太陽的皮鞋，他的頭髮的亮度，打破X光的紀錄，一付墨色的眼鏡放在眼前，日本式的鬚鬚，克憂覺得這大概是最末一次辯論了！但他一見了哥利拉就會頭痛的，周圍有幾個警察，旁邊席中他的妻子，正在注視着他呢！審判官發言道：

「克憂現在你覺得你是不對地了吧！」

「現在我說一句決斷的話，我寧可犧牲性命，也不能剷除我的真理！」

「你現在還以為你的成見是真理嗎？」

「人民受壓迫，有人去解放，當然是真理！」

「克憂你覺得你言論不自由，就來自造謠言，違反法律，不守和平；你現在錯誤了，你現在只有失敗了。」

「我現在才知道這世界上是有強權無公理，什麼造謠言，違法律，不守和平，分明是恐怕人民得到自由，你們的權利，就不能像如今的橫行呵！我不知道和平二字作何解意，請你們給我解釋解釋。」

全廳緊張了！哥利拉吩咐警察把聽衆們請出，T屢次



請求，但最後被警察逐出去了，……

「現在我們要作一個最後結論！」着禮服的法官這樣說：

「你們爲什麼不讓聽衆在這裏？」

「克曼不用胡狡了，你現在還跑地了我的手心嗎？」哥利拉對他說。

「噯！哥利拉你還是法院的院長呢？你是將來有希望人，爲什麼你有這種心理，太不合公理了，你自己應想想看，並且我是不怕人的，我更不懂什麼「被恐嚇」。」

着禮服法官，同各法官聚集在一處，也不過是斟酌這件事情怎麼辦，哥利拉對着他們道：

「現在沒有他法，因爲已經有佈告發出，當然按律執行呵！我們不能這樣柔弱，如此一來，也可以防止很多的對頭呵！」

克曼氣地腦筋欲併，大聲地道：

「這還是有國法的所在嗎！一個有權的人，就可以任意取人的性命嗎？你們這種人，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將來的下場，不知是應當如何！」

一個碧色的天空，枯樹吹着沙沙地，警察立在追哥拉

底克斯法院門前，許多人要到裏面去，因爲今日克曼被執行死刑，他們都屈服了，現在他們也不講公理了，所以大家都來看這空前絕後的熱鬧，並且感到今日是達到瞻仰刑具的日子，小孩吵鬧聲，哭聲……太亂了，警察無法制止，人們已經快充滿了追哥拉底克斯的審判廳，但是仍不斷的來，他們都以爲這個執死刑比跳舞會稀奇的多，本來嗎！這個「電板機」在瑪爾提布里貝深還是頭一次呵！

審判廳當中放着「電板機」，在這刑具的周圍，完全通上電線，在旁邊有一按扣，這扣一按，當然電流通滿在這鐵的「電板機」上，人們有四分鍾，就走上「死」的途路去了，科學進步呵！殺人利器呵！實在可怕！在這時全廳陰慘極了，……

克曼覺得完了，本來「死」早已就在他的頭上，到現在又過了二年多，他最捨不得離開的小弟弟，現在再也沒有見面的希望了；並且總覺得那嚴慈的雙親，他自己太對不住了，太難過了；自己妻子的恩愛，現在拋棄了她，她是如何傷心？最後他自己的一切，絕對不再想了，靜候着死神的下場，……

兩點鐘時，克曼被引到審判廳，觀衆們好像都在笑着



，並恥笑他這是自取的罪惡，克憂持着鎮靜態度走至廳中，審判官道：

「克憂！現在你還有話說嗎？」克憂並不顯有懼色地道：

「我現在被大家恨我罵我，因為我不是堪受奴隸生活的人，所以現在我才是這樣的下場呵！諸位！已前我所做的事，太混了，但是我所混的，是我的眼把諸位看錯了，我把諸位太小看了，我是爲求真理而死，諸位，你們看這是爭自由的下場頭呵！」

全廳都靜寂了！

執行者走過來，對着克憂道：

「對不住，先生請你自己坐在上面吧；現在我倆並沒有仇恨，因為我被差遣而執行，啊！請你在死後不要願我恨我啊！」

克憂走至刑具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並且面色並未變，坐在刑器上，執行者把他的兩手套着兩足放在刑器的鐵圈內，這時審判官發言道：

「克憂你最後有什麼話？快說！」克憂靜了一會，才很

安穩的說道：

「諸位！我的死，並不是搶人，殺人，是無罪的，可以說是給大家一個熱鬧看，諸位！可笑吧？！現在我是一個無罪的人，被強權壓迫我的真理，到於死地。總之，我是無罪的呵！諸位！各自勉勵吧！我克憂不再多說了。」

死神站在克憂的面前，並且滋着牙笑着，克憂全身麻木了，心中的氣像海潮地亂翻着，手足掙扎了兩三下，漸漸地不動了，他看見他的父母，對他慶賀真理的成功，小弟仍仍在拍手招呼他，他那玲瓏的小面孔，真令人可愛！他和他的妻子，接着密甜地吻，他笑着奔入快樂光明途路去了……

哥利拉含笑地站在那裏自誇地道：

「現在還不够四分鐘呢！真快！」

……

天空中太陽還在照射着，簷上的小鳥唱叫着，追哥利底克斯的「和平女神」仍在被照耀着，她彷彿還在表現着這世界上是絕對的和平的？？……



# 小江

二一哥

「小紅真「標」呀(Beautiful)！操場中常有的聲音、

小江名西人，長得真有点像俊襲人(?)但他可不是江  
西人、

在夏天他打扮的總是一身白——白燈籠褲，白背心，  
白襪子，白鞋，亮亮的小分頭，真有点小寡婦上坟的勁、  
不然怎麼「誰見誰憐」呢?!

人雖說是這麼可人，但是行爲方面卻不十分「亮嗖」！  
尤其是那張嘴、

例如：今天他要高興，同學跟他開兩句玩笑，他也不  
大在乎、若是今天不大高興，那就要口出不遜了、皮氣若  
不是這麼無常，怎能稱爲地道老牌的中國人呢！嗚!!!

記得有一次，同班的一位同學，不知怎麼招惹了他；  
張口就罵出來了。這位同學，見他這麼不通人理，就有意  
到訓育處告他一狀。可是小江真鬼，趕緊託出一個同學來  
，去說和；並且自己又給人家寫了一封致歉書，這事才算  
過去。那封致歉書，大概是這樣：

「口口同學，這次實是我的不對。請你不要上訓育課

請你原諒我這一次罷！下次不敢了！.....」

那位同學見了這封又哀又憐的信，再加上同學的說和  
，只得做罷。可是經過這次事故後，小江的嘴，仍常帶些  
髒字。狗改不了吃屎麼！

.....  
炎熱的夏天，的是令人熱悶。不然老外國人幹麼花好  
些錢，上北戴河呢！

小江的嬌軀，當然也受不了這種酷熱。遂乘暑假，同  
了幾個同學，上西山住了幾天。他們宿在一個廟裡，白天  
下山買吃食，和遊山；晚上談談天，彼此交換着請吃點「  
夜消」。可是小江一次也沒請過人，這也難說！他那麼點  
的歲數，誰能讓他破費呢?！講究互助麼!!!

他們一行大概是四個人罷！有老幾，小王，黑把和小  
江。

黑把姓朱，因多數的回教人，都管姓朱的叫姓黑，並  
稱爲黑把，可是小朱不是回教人。

黑把長得真兇，眉毛都長得連了鬚，有点殺人不展眼



約勁。

這四位在廟裏住了將三四天，小江就想家了。這也難怪，除了住姥姥家外，就沒在外面住過。何況住姥姥家，還有媽跟着呢！話說去又說回來了，人家孩子才多大呀！那三位也真損的過，偏要多留他玩幾天。所以急得孩子是淚不離眼，手不離巾（手巾），因此博了個美號——「哭不精」

暑假完了，同學又都會面了。有知道他避暑這件事的，就對他說：

「西人足了罷！天天有人陪着玩，請吃「夜消」。你卻一個銅

## 伯勞飛燕

J女中是一個設備比較好的學校，自名教育家沈應岑任校長以來，校風極佳。德智體也見稱於P市；所以家長們都很願他們的女孩兒入這個學校。

學校既好，所有的活動便多；凡是體育的競技，學術的比賽，時常會有；而所得的成績，也每每驚人。

有一次P市開了一個衛生講演比賽會。競賽的結果，

子也沒花，吃人啊！？」

好！老爺子！這一說不要緊，扎了他的肺管了。立刻勃然大怒，立刻表現出他固有的美德——罵人——。又吃魚又嫌腥，臭不啣的，要這個使喚麼！

夏天跑啦，可愛的冬天（？）又來了。人人都要換換季，小江當然不能例外。也不是怎麼檔子事，校隊的衣裳，也穿上了，燈籠褲染藍了，襪子染黑了，鞋呢？沒法染，只好還是白的。一天天在學校裏，悵悵悠悠的，真許不知道自己怎麼回事了！但是好朋友怕舊街坊，誰又不知道誰！「口口穿裙子」，假充正經人嗎！！

思溪客

J女中獲得第一。講演的代表，就是高二的樂昨怨，因為這次的成功，被同學們起了一個「醫學博士」的外號。樂女士的天性，很喜醫學，並且又受了同學的推戴，於是更在課外致力於醫學了。

同時J校有一個文藝界異軍突起的高一新生常憐惜，在本屆本校文藝競賽中，奪得了冠軍，某大報還特地為



這文藝競賽，開了一個專號。於是常小姐在P市也大享盛名，與樂小姐共稱「中二傑」。

有了這一段原故，所以二人由羨生慕，接談了幾次，竟親如姐妹，形影不離，成了唯一的良伴了。

樂昨怨雖是北方人，但她的舉動，很有些像南方的男人；所以同學們，好事的便對她倆說：「醫學博士，成了小常的，黑漆板儂」了。二人聽了，也就一笑置之。

一個明媚的春天的假期，二人攜手赴K公園去遊玩，這時桃李乍開，百花甫放，蜂蝶輕舞，黃鶯婉歌，一陣陣的河風，拂面吹來。柔軟的花香，甜甜的撲入鼻孔，二人跨過小溪，找到了一塊桃樹下茵似的嫩草地上休息。常憐昔穿的是淺粉色的旗袍，樂昨怨穿的是淡藍色的。跟碧水，青天，紅花，綠草，真是相映如畫；令人心曠神怡。樂昨怨不禁拿出口琴，揆着微妙的歌調；常憐昔不知不覺輕輕的和着。

「姐！你看那灰色西服的男子，賊是的看着我們」常憐昔忽然住了歌聲，鼓着嘴。

「放低聲些！」昨怨笑了。

「男子簡直是虎豹！」憐昔氣昂昂的。

「你以後不嫁給男子嗎？」昨怨玩皮的說。

「有姐姐作伴，我一輩子也不嫁人，」憐昔永是那樣的天真。

「日後我們要分別怎麼辦？」昨怨信口而出。

「分別？……哼！你說這話真是不詳之兆，」憐昔眼圈有些紅。

「小姐我不招您生氣了，走吧！」昨怨雖然笑着說，但也自覺悵然，……

光陰箭過日月飛流，轉瞬便是一個金風颯颯草木稠枯的秋天了，二人因時間移轉，較前更爲親愛，真是「行則連輿」，「止則接席」，餐不二棹，遊不異地了。

這日二人正在圖書館看着一本醫學雜誌，忽然校役送上一封由北方給昨怨寄來的快信，一看原來是她表姐黎芬寫結她的：

「昨怨賢妹：

闊別甚念，近因俗務纏身，故久未致函，歉甚！

歲之秋，姑母忽罷微恙，迄今竟未離床，本擬不告賢妹，恐荒所學竊思姑母風燭之年，左右乏人侍奉，故不得不函知賢妹也！



望賢妹見信速來，遲則誤事矣！餘俟面談：

愚姐黎芬〇月〇日

昨怨看罷了信立刻呆住了，憐昔的淚已流在昨怨的肩上了，引得許多人起了驚異的眼光。

「你看看應了你那個預兆了吧！」憐昔抹着淚，

「你投稿也曾屬過別夢寒的名啊！」昨怨也舉出一個憐昔的預兆，於是二人互相擁抱低泣不語了。

秋風瑟瑟，細雨濛濛，這時有兩個女郎冒雨而行，匆匆的奔入車站打了票執手無言，相對而泣。

「姐！不知我們何時得見？」憐昔哽咽着說。

「但願……家母早日離離……床以便南來，假如稍延時日……或……有了差錯，那那……那……就……」昨怨哭得快說不出話來了。

「那就什麼？」憐昔沒等昨怨說完急着問，

「那就……難定了」昨怨緩了一口氣才接下去，而同時便痛哭失聲了。

憐昔這時到呆立着不哭了。

「人有離散月有缺圓……」嗚嗚汽笛鳴了，打斷了憐

昔的安慰語，昨怨用力握了一下憐昔的手說聲「再見！」便

急忙的跳上車去，車於是開始蠕動了，昨怨滿面啼痕，只聽了一聲「珍重」已不忍再看憐昔了。

手帕搖處車已去遠，二人萬分親愛，一旦驟別，當然是柔腸寸斷，心似刀刺了。

又是一個明媚的春天了，憐昔削瘦多了，終日悲着形單影隻，連稿也懶得去作；只想着那為她病倒，來過兩次信的，遠隔山海的樂昨怨。

這晚憐昔十點還沒有睡，女校役送上一封昨怨給她的信，她急忙的打開去看；大意是：

「憐昔妹妹：母親的病，已痊愈了，我的病，也好了，只是飯量減少了許多，學業荒廢已竟日久，復學恐怕難了，表姐在×醫院，給我找了個事做，我雖喜醫學，實不願作事，依願與妹聚首一堂，但是環境不允許了，暫時似不能南來，我不願說牢騷話，招你的悲痛，勾你的憂煩，昔妹啊！想開了！不要因為你的怨姐，消極你的學業，更要珍重你的身子！唉！天長地久，重圓待日，後會有期，祝你幸福！」

昨怨上×月×日

憐昔未等看完，便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同宿舍的人，



都被她哭醒了，女校役也被她赫呆了，只有嗒嗒的鐘，似乎了解她的內心，慘淡的燈，似乎和她表同情。

這時在北方睡夢中的昨怨，也正亂呼着隣昔的名字。

## 航空獎券

退任總統

大獸子笑得破沙鍋似的，二獸子樂得直揪褲子，三獸子抱着五獸子的腦袋，要啃五獸子的酒精鼻子。

「別樂了！我們先想想這五萬塊錢怎麼用，然後好取錢，這要不是我叫王半仙占課，得的了嗎？他說我紅福齊天，跟皇上差兩分鐘，好八字。你們不是托我的福，頭獎？尾字也得上啊！別樂啦！快打主意！」四獸子本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今天因為特別喜歡，所以說了一個短句。

「我昨天作夢，就夢見天上往下掉大元寶，把王半仙砸死了，今天真得了獎，不見得我沒福氣！」大獸子最怕旁人作皇帝，不封他一字並肩王。

「有福同享，有摺同挨，取錢要緊，一人一萬！」二獸子直瞧四獸子，表示叫他趕快取錢去。

「打吵子，不取錢，臭豆腐！」三獸子有個「臭豆腐」的

雖然春天，但是屋外夜涼如水，微風徐吹，銀鈎掛，寒星危懸，冷清清的帶着秋氣，……

口頭語。

「蕎麥皮！」五獸子一聳酒精鼻子，想起了自己的口頭語。

「好！我這就取去！回來俺們計劃怎樣用，一人一萬；這年頭就是別買地，旱澇不收；買房，保火險一年就不少；存在銀行裏，早晚讓鬼子給算計了；放在家裏吧？媽的竟是土匪！我走了，回來再說！」四獸子本來慢性，這時也快多了。

「六〇六九一四！報拿着嗎？走吧！五萬，頭獎！」還是大獸子心細。

「別磨煩啦！快點！」二獸子直嚷。

五獸子酒精鼻子一聳來了一句「蕎麥皮！」三獸子趕緊接上一句「臭豆腐！」

四獸子一邊走一邊想，到中國銀行時，先邁左腿，手



捏住了報，胳膊揀緊了口袋，汗也不敢擦，說話就發財了，擦汗？！

「辛苦！掌櫃的，勞駕，取錢來了，五萬！航空獎券，頭獎！號碼是六〇六九一四！給您這是報，這是獎券，洋錢票子全成，拿不了顧車拉，我們五個人合夥買的，一人二毛，大家的福氣，都願要現錢不要支票。說瞎話叫汽轆子軋死！掌櫃的！」四馱子忙得直嘔吐沫。

「咳！號單上是六〇六九四一啊！你看！報錯了，請回吧！」銀行裏的人把號單遞給他。

「報錯了？鬼羔子！我拆報館去！不對，不對，你別瞞我！媽的！號單不會錯嗎？王半仙說能得獎」，四馱子急了，這一頭冰水多冤哪！

「這是什麼地方你怎樣罵起人來了？報也是以號單爲原則啊！」銀行的警察究竟和氣些。

四馱子沒轍了，本來就怕警察，又聽說裏面有洋鬼子，一高興就許把他腦子給吃了，眼珠做像匣子，骨頭做白面……越想越害怕，乾脆溜之乎也，見了他們再做計較，至不濟也得把王半仙換一頓。

到了門口一看，四個人撫着腦袋直嘔嘔，原來他走後

，有個郵差來送信，四人以爲他回來了，一齊往出跑，你擠我，我擠你，用力過猛，都撞在門框上，均均勻勻的一人一個疙瘩。

「錢取回來了！」四人不顧痛，指着他笑了。

「別樂啦！沒得着！報錯啦！應該是六〇六九四一，咱們連尾字獎也沒得着，誰有能奈誰找鬼子去，媽的！拆不了報館，非換王半仙不可！」四馱子急的直要哭，氣的直張嘴。

四個人都成站像的佛爺了，一塊一塊的洋錢由腦子裏順着根根的頭髮飛出去了。化成粒粒的金沙，在他們眼前飛舞。縷縷的涼氣，順着頭髮進來，同時有好多小手，抓他們的腦子，他們要笑又要哭。

「換王半仙去！」二馱子好不容易緩過一口氣。

「換！臭豆腐！」三馱子不管好壞，什麼都是臭豆腐。

「蕎麥皮！換！」五馱子一縱酒精鼻子。

後來那個夢，我沒說，我就知道不吉祥，我夢見咱們叫巡警走帶了。」大馱子摸着腦門子的疙瘩。

「非換王半仙不可！走！走！誰不走，晚上叫他讓耗子啃了，走！」四馱子真想打他五萬塊錢的，誰讓惹不起



洋鬼子，拆不了報館哪！

大猷子抄門門，二猷子拿板槓，四猷子折掉腿，三猷子五猷子一人拿一根桿麵杖，爲是於不得已時放棄。

陣容齊整，浩浩蕩蕩奔着王半仙的掛攤而來。

王半仙穿着紫長袍，藍馬褂，頭頂着一個瓜皮青小帽，紅帽疙瘩。無論什麼時候老拿着一本書。小紅鼻子上架着一付花鏡，鬍子七根向左，八根向右，小鬍嘴裏還有十一個牙，看人時，永是由書底下眼鏡上頭看。不然怎麼說半仙呢！

王半仙捧着書，正襟危坐。由書底下眼鏡上頭一望，瞥見五位猷子洶洶而來，手裏都拿着傢具，老遠的王半仙便先招呼了：「五位敢是要搬家？住好好的！幹麼呀？今天不宜出門！」

越走越近，王半仙仔細一看，大吃一驚，原來都是乘手的兵器，大猷子瞪着眼，四猷子臉發白，二猷子鼓着腮，三猷子五猷子不住的「臭豆腐」「蕎麥皮」！一想要

## 盲人

大約是三年前的動意吧！在從前和老王他最要好的朱八，擰嘴王三，趙勝等，因爲他瞎了，所以他們各奔前程

糟，連忙：「喊諸位有話好說！別生氣！別動手！我帶着四毛五買的眼鏡呢！」

「揍臭豆腐！」「揍蕎麥皮！」三猷子五猷子急的直跺脚，可是沒舉桿麵杖。

「揍！」四猷子先下手爲強，大猷子二猷子援之在後。棒子翻了，椅子碎了，筆掉了，算掛攤就算拆了；王半仙捂着眼，捏着書，倒在地下直哼哼：「嘎嘞！打死我了，連棒子帶椅子，用具，加上眼鏡，一共一塊七毛三分五！」

警察來了，大猷子一看，四個盟弟沒了，真急啦：「我說我的夢不好不是？警察老爺放了我吧！不是我打的，王半仙本來就是一隻眼！」

「呸！王老爺會是一隻虎？小子！我老爺不要啦？沒完！」王半仙也真急了，也不顧得疼了，竟站起來去揪大猷子。

「我說我的夢不好不是？」大猷子仍是維持着原論。

## 秋水山人

不知道到什麼地方過太平日子去了。現在他開始覺着塵世的浮囂，人情的狠毒。他終於忍無可忍的向他跋太太商



量，要到遠離人世的桃花源中；絕離了人們的譏笑，和狠毒的人心。

但是走了若干的路程，遇着了障礙的惡魔。終於在一個有屏障的山凹中，駐了足子。於是他找到了三根樹幹，造起一座茅屋。他就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三根柱」，好在他的同伴只有他的跛太太，餘了只有一張破琴罷了，他每日的工作。除了吃飯之外，便撫他這一張破琴。

提起他撫琴的歷史，是很長久的，當他少年的時候，他的父親曾在滿清時代，中過進士，對於撫琴，是很有研究；當他十二歲，他便懂得五音十六律；他更天資聰明，便喜歡這張琴。直到他成人之後，對於琴仍然愛不釋手，前三年，他因為家變人亡，終於瞎了眼。當他逃走的時候，他什麼東西，都不要了。但是他這張琴，却帶在身邊，直到現在，這張琴幾乎成了他唯一的好友。當他興奮了，會彈一闕激昂的調子；當他憂鬱的時候，會彈幾句柔和的曲子；來調節他的精神。

如今他的生活，便撫他的一張琴；或者便同他的跛太太馳奔於山林。生活他自覺是高興極了，這樣他就忍了三年。在這三年之中，却沒聽見某某省長被刺了，某某地方

被強鄰吞去，把什麼人肚了氣破。但有時聽得牧童與樵夫望風撲影的報告：「誓死抵抗……俱成焦土……佔領某地……軍閥倒戈……仇殺……」等的聲浪，但他們胡鬧了幾年，他就茫茫的度了幾年。

他在「三根柱」住了幾年，一天心血激到腦壳，打動了他的好動的心弦。他實在忍不下去了，於是他又準備開始漫游生活；而領略大自然的美感去了。事先和他的跛太太商量妥當，教他經營家園；她聽了只有維維的應聲。

這次他的遊行，除了衣服，和些散碎的銀錢外，只帶了他的一張破琴。當他起程的那一天，跛太太曾給他備了幾種菜肴，和一杯薄酒。她顛顛的說：「前途保重吧！你就這樣走嗎？」在她說話的聲中聽來，她一定是哭了！

第二天的早晨，老王結束停當，在跛太太小心的聲中，他頭也不回的揚長去了。他轉過了山崖，走過了橫坡，啊！大自然的環境啊！他望不見碧綠的青山，望不見若帶的泉水，辨不出了左右；茫茫無方向的前進，浪漫的遊啊！那茫茫無畔岸的途程，讓他任意的走啊！

啊！一步步的向下了！啊！下山了吧！脚下光滑的石子，會將他滑到山澗裏去。兩旁的棘林，會刺破他的四肢



吧！但是他啊！脚下踏着實地，兩手撥開了棘林，奮鬥的前進！啊！終於找着出路了！啊！大自然的景物嚟！他只有用耳朵去聽；泉水潺潺。小鳥的歌唱，時像笙簫管笛，時而又長短應節。風兒吹着松柏的威音，啊！一切的一切，他快活極了！他以為人間多麼快活啊!!!

他一步步的向下走，度過了深淵，過了峻峰，終於走到了山下。一會兒聽得蹄聲得得，和人的談笑，啊！這是數年來初次聽得外人的談笑啊！於是他沿着他們的足音，把他帶到一個村落，當他走進村落的時候，可很好奇的人們，分外的譏笑他。這時他覺得疲倦不堪，找到一家店房，吃了晚飯，在他們說話聲中，知道村名叫「笑子屯」，這一夜蝨子。這幾天沒得到飽食，努力的向他進攻；顛倒了他一夜沒睡。

第二天起床，依然進行他的途徑。山陰道上，炎熱的太陽，真使人討厭。它把嚴烈的威風，施展到無抵抗人的身上，他只有承受而已！

對面來了幾個人，他們自言自語的說：「阿毛！今天赤匪已經近到××村了！前天的此地，不是戰爭最烈的地方嗎？」「是的！聽說一次交手仗就死了三千呢！」「啊！」

他不禁失聲的叫了一聲。可憐的人們啊！不要自殺吧！我弔戰場吧！我弔屈死的同胞罷！你們為誰而死？你們結果竟如何？覺悟罷！不要自殺罷！團結起來！努力禦外吧！可憐我屈死的同胞呀！

他昏倒在草地上，他覺得四面皆是些死屍，模糊的鮮血！染了灰褐的大地！那些死屍，有的沒有頭，有的沒有腳，有的剝腹五臟溢出，一會死屍都爬起來，張着手，眯着牙，他一驚就醒了。但覺得遍體通寒，原來是夜了。他站起來擰了擰身上的灰塵，摸索的向前走，大約天將明了，他走進一家店房，倒在坑上。模模糊糊的就睡了！

一恍就過了二天了，他想他的跛太太不知如何的想他呢？於是他寫一封信給他的跛太太。大意是：

「親愛的跛太太：

我離家算來已經五日了，在這區區五日中，我不知如何的想你，我也感覺着大地上的環境，沒有我在山林中放蕩無羈的快樂。使我生了許多骯髒氣，別的你不用聖念了。我定將我所見的一切當然要報告你的，看愛！息心罷！再談！

你的盲人上」



在一天的傍晚，老王進了一個熱鬧的城市，他耳朵聽得車馬的聲音，和大販的么聲；忽然聽得有人說：

「老二啊！今天『藻和園』特請憂政子實事彈詞，可真不錯啊！每位兩吊錢。」

他聽見這個消息之後，心中正在憂悶，於是他到「藻和園」裏去。才走到門口，就聽得人聲沸騰，聽得茶房說：「今天坐位多已被人定去，改日再來罷！」老王曉得個中秘密，於是袖子裏入了兩吊，才在人縫中，夾了一個襖子。方才坐下。一會兒，聽得台上，彈了一個小曲，也無可聽之處。又等了一會兒，由鼓掌聲中，憂政子登台了。他先唱了一闕小曲，後來彈了一枝大調，內中有幾句是：

「南省水災真可慘，百萬難民無吃穿，天氣嚴冷打寒戰，嗷嗷待哺把賑盼。各界善士發慈念，少吃番菜與大餐。救濟災民一大片……」

吱吱的唱了一段，就下台了。後來又有一個人上場，對數的唱了一小段，就做爲結局。散場之後，老王自己走在街上，忽然興致大發，就隨口詠出來是：

「可嘆中國政治壞，軍閥走狗一塊來。林礦航權全歸外，爾等把山河拍賣。地圖顏色從此改，縱有千金無處買

。只有甘心爲人奴，那有齊心來排外。軍閥只知金錢好。那知黎民受苦災。花樣翻新。手腕靈活名爲上，兩袖青風。……」正唱到樣裏忽然聽得有人說：「媽的口！煽惑民心，帶區裏再說」。

啊可憐的他啊！他終被判爲一個月的有期徒刑。在這一月之中，他飽嘗鐵窗風味。牢子還不給他飽吃，挨打，受罵，還不時向他要錢，他那裏有錢呢？只好把他可愛的琴給賣了，得了錢償了牢子。期滿，老王很快樂的出了獄門，覺得世界煥然一新。身上清爽了許多，回來自己店中收拾了行李，離了這城，仍然往前走。這時已經將秋，老王覺得秋風瀟瀟，落葉不住的向他臉上吹來。自己的衣裳已不勝寒，少不得要作歸途。又思，離開家園將及二月，跋太太不知如何想他。於是他轉變方針，向家園中歸去。

正在他向歸途中，走進一個城來。老王覺得市面繁華，商業輻湊，人聲噪雜，馬聲得得，他非常高興。忽然聽得一陣鞋聲，接着說：「媽的！躲開！」老王不辨東南西北，不知所措；接着皮鞭早已接着肉了。同時，底下一脚，把老王踢到路旁，就走開了。老王站起身來，自己思道：

「爲什麼？大老爺可以橫行街上？小民爲什麼沒有立







，叫你們隊長去見人家！」由此學生們知道德的高才了，深切的知道了……

「老粗」平時嘴裏，還愛哼兩句皮簧（？）唱的也不是那的腔，那的調，若不是聽的人，懂的戲詞，怕不疑成「跑汗船」呢！

「老粗」還愛吃點零食，什麼栗子，花生等，一人在一間小屋內一坐，一剝皮，一學鳥打彈，樂子是不小！

因為以上的種種，許多學生都到自治會去建議，請自治會幹事，代向學校提議：「請「老粗」暫上別的學校教兩天去！」可是自治會沒好意思照辦，婉言把建議的同學們回復了。

## 新黃梁

天空佈滿了桃色的雲，說不清是春，秋，還是初夏。

伊提在途中回頭一看後面射來許多亮銀色的光芒；很刺眼；於是他回頭了。一直向前走，走的這條道很鬆軟，像沙子，又像棉花。越走越低。身子好似往下陷，忽然轟的一聲，有許多毛茸把他蓋住了。

伊提覺着耳邊呼呼的風響，又雜着嗡嗡的飛機聲，聲

近來「老粗」學鬼了，也可以說是中國人的特性。不論什麼事，都是一乍幹，特別有勁，到不了三月，就懈怠了。「老粗」近因天氣冷點，所以也不傻幹了，除校長成教務主任經過操場，仍舊走步外，上課就教學生打球。他往小屋內一躲，一剝栗子吃，（誰也知道屋裏比院內暖和，個個都知道麼！）到快下堂了，再到操場上去照顧一下，再來兩句向後轉，就下課。

什麼事也是越學越鬼，「老粗」這麼一辦，學生們又不及對，自己也不受累。兩全其美，何樂而不為？可是教育是良心工作啊!!!……

一點一點的淡，景色一點一點的明，他比以前清快了些，定睛一看，原來自己坐在海邊上，岸上不是沙，都是些粉紅色的絨毯；用手試着去摸海水，溫度不高不低，和人的體溫一樣。若有若無，滑膩無比。把手拿出來，並不沾半珠水點，伊提正奇怪着，忽然水中漩出一條絲巾，把他一圍，立刻拉了進去。他不覺舒適，也不覺難過。

松 痕



在這一霎那，他連忙定了定神，向四外去看。好像一個淺銀色的圍屏，障在眼前。地下綠油油的可愛，但是比以前走的地，微硬了些。忽然眼前一黑，接着便亮了；圍屏不知何時撤去了。四周光燦奪目，都是些極其珍貴的家具。紅寶石雕的棹子，藍寶石刻的椅子，金鋼鑽做的床，祖母綠鑲的花盆，長着很高的珊瑚；白玉鐫的櫃子，到處堆滿了大的，小的水晶箱子；裏面裝着無數的珍珠，夜光珠……：瑪瑙的藍子，盛着瓊瑤，玳瑁的衣架，琥珀的盃盤，雖然都是稀世之珍，却不引人快感。伊提用手去摸，原來都是有形無質的，簡直成了幻術。地轉了，天旋了，伊提只覺往下墜。

一種極悅耳的聲調，把伊提的精神刺了一下，他往下一看，曉得這是騰雲了。前面有兩個飄飄的天使，他不知

## 相姑娘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此古禮也；不然隔壁張大媽幹麼那麼招急呢！可也難說，張宅的老二，也真不小了；過了新年，就十九了，張家壓根就沒有過十七歲才娶媳婦的人，何況算命的韓先生說過：「別等到過二十歲再訂婚，

不覺的跟他們到了一個所在。淡紫的地毯上，放着許多玉屑，珠粉，上面有無數若隱若現的仙女，都拿着粉紗坦白的裸舞着。輕盈的步伐，微妙的歌調，時有醉人的香氣襲來，使他感覺着呼吸窘促了。當一個仙女跳到他的身邊，他大胆的去推她，使他意外的驚奇了，原這些活躍的仙女，也都是有形無質的。這時忽覺有人推他跌到一堆軟東西上，他回了回頭，依是那些亮銀的光芒，他使着勁向光芒冲去。

他發現他所經歷的是夢了，咬嘴唇也知痛了，揉一揉眼，自己正靠在客廳的軟椅上，很亮的太陽，射在窗上。僕人送進一塊熱的蛋饅：他想起這是他睡前吩咐僕人做的點心。他自此以後常呼着自己的名字：「伊提！現在你也許在夢中吧？」說時使用手到各處去亂摸。

## 文昇

一過二十，婚姻就壓住了！」因此越發促動張大媽的心。張老大有在十七歲時，就娶過一個來了，如今都有了二兒二女，樂子實在不小，本來麼！動物生活之目的，不是爲延長種族，還爲什麼呢！……



老大的夫人，長得是那麽魁梧，腦袋上若包塊布，拉起洋車來，真比先天不足的鬆小子棒！聽說這位夫人沒衝聖人擻過屁股（沒念過書也），所以心地不十分老麼透澈的！動作上也不大仔細，而張大媽呢？凡事非「四眼齊，八眼整」不可，所以娘兒倆是「道不同，不相爲謀」，吵架是家常便飯；話可又說回來了，居家過日子，那有盆碗不磕的呢！

老二打十六歲就有人給提親，可是張大媽怕再娶一位照大兒媳婦似的，老命可就更死的快了，所以一一的都謝絕了；到十七歲，又有人來提親，張大媽仍是外甥打燈籠——照舊（舅）——謝辭了；到十八歲，又有人來說媒，張大媽也碰不住了，又憶起算命的先生之言，若是壓住兒子的親事，自己也對不過呀！所以叫媒人先拿像片來瞧瞧。

這次的媒人，是夏大哥，夏大哥平常總是不言不語的，這回卻要喝碗冬瓜湯，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像片拿來後，張大媽首先戴上老花鏡，又拿起放大鏡，仔細看了三十，不！四十，不！乾脆總有百八十次罷！

張大媽看完後，緊接着全家細看，全家看完後，又派老大把像片拿到姑奶奶家，請姑奶奶看，全體看完後，張大媽

召集開家庭全體大會，結果議定大致滿意，訂日子相人，相人的地點，是婦儒皆知，大名遠振，譽滿中外的隆福寺，頭天張大媽便把大姑爺姑奶奶，四姑爺，五叔，五嬸全請了來。

大姑爺是一身洋裝，皮氣老有點小孩似的；雖然已將到三十歲。大姑奶奶修飾也很摩登，派頭不比誰小。四姑爺是一位買賣人，人非到了極高興時，才能去照顧他。什麼四十八槓，六十四槓，抬出去都很够樣！甚至於二十四槓大晾盤，抬出去也比別家整齊，不然四姑爺怎麼好說他們櫃上比人家強呢！

四姑爺未曾說話，總先來一聲「哼」！說完了，再找補一聲「哈」！封神榜中的大將，哼哈二將嗎！近來又常學着說兩句文明話；什麼「這個意思」，「大大的有」，「小小的沒有」幾句半對不對的香港話，記得有一次大家談「過年」，四姑爺便對大姑爺說：「哼！按科學來說，不講過年罷？哈！」這兩句話說完，全屋無不掩口葫蘆，講究學文明詞麼！

五叔也是一位商人，不太高的身量，又肥又厚的馬褂，手裏拿着十年前的煙袋，兩隻眼睛總是紅不啣的，愛喝



點燒刀子，口頭語把「現在」總說「此現」！

五嬸的心眼，總不十分快，人家說了半天，樂了半天，他還不知道是什麼事呢。有點「哭了半天，還不知道誰死了」的勁；忠厚長者麼！

人位到齊，吃完晚飯，復開第二次全體大會，張大媽非常的高興，因為一個會能夠全體出席，非常不易。真的，比生孩子還不易。若是隨便就出席，那還有派頭？！嘩！！所以張大媽很高興的便自任了主席。

首由主席致詞，大致是：「明日我們即去相姑娘，各個都要盡職，分工合作，部份看面部，一部份看身材，一部份看全體，一部份看下榻——腿足等——至於誰任那一部份，另由大姑奶奶規定之……」

次由大姑奶奶登台遣將：命大姑爺四姑爺及張老二為前部先鋒，五叔及媒人為中鋒，張大媽及大姑奶奶為壓隊，五嬸及張老大鎮守大營——看家——張大奶奶為家中巡守使，分派已畢，復由各人自由發言，首由大姑爺起立建議：

「我們明天到了那裏，各部要負各部的責任，我們先鋒三人看全體，中路的五叔，（因為媒人當然不能說姑娘

不好看。）要負重大責任，去看身材及腿腳，妳——指大姑奶奶——同老太太——指張大媽——看面部，看完到家後，然後再各部報告所得的印象，不知衆見以為若何？」全體鼓掌贊成，採納此建議，通過。

張老大又起立說：

「明日大家看的時候，不要太顯出來，免得把人家看『毛』了！」全體附議，通過。

張大媽剛要說散會，忽然斜刺裏「哼」的一聲，四姑爺站了起來：

「我們明日是同時從家裏出發，還是單走；如果同時出發，到廟裏也得散開。是「這個意思」，那一路先看見，然後互相支會。我以為這樣很可以衛生時間！大大的有沒有？哈！」說完很得意的笑了笑，心裏說：你們看看我的文明詞用的多麼漂亮！

一陣鬧堂過去後，各個人全樂得肚子疼。張大媽的老淚全出來了！

會議終了，收拾睡覺，以備明日好早起。

張大媽在五點鐘就起來了，當天媒人打電話來了：說有事，今天不能親身到，由他的伯父代表出席。



夏老頭是一位六十來歲，十五世紀腦筋的人物。亮亮的頭，黑黑的，又黃噓噓的兩撇小鬍，透着是那麼莊重！要說夏老頭是真正道；看見街上裸足的婦女，便把小鬍子擻得像朱光祖似的，罵個不休：

「真不如畜類！小貓小狗，還有毛蓋着肉哪！什麼叫維新，畜類嗎！」

張家吃完早飯，竟等着夏老頭一露，就開拔啦。可是應了唱詞上那句了：「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大家急得直抱怨：「夏大爺怎麼還不來啊？」

原來夏老頭今日榮任代表，吃完早飯，就奔理髮館修理門面——剃頭刮臉——去了。直修理了兩點頭，才慢條斯理的奔張家來。

夏老頭到後，開拔令一下，全體出發。陣容齊整，浩浩蕩蕩，直奔隆福寺而來。後隊還沒到大街，前鋒已快到廟門了。先行麼！進門後，按原定計劃進行，夏老頭一眼看見了姑娘的伯父，急忙傳令集合。

姑娘的伯父王老頭，是一位可與武大郎比美的身材；黑黑的面孔，還有點麻子，倒是不多，上供的月餅——五個一堆，圍着個藍「圍脖」，老羊的皮袄，棺材式的毛窩，

顯着那麼不俐落！

夏老頭與王老頭，見面後，一打招呼，夏老頭又給張大媽與王老頭略一介紹，王老頭便說：

姑娘在玩蕩場呢！張大媽趕緊下令集合，才要趕上前去，卻見姑娘已迎上前來。說時遲，那時快，張大媽剛看見凍紅了的臉，早就一幌過去了。夏老頭下令叫「追」！諸將聞令，士卒用命，追上前去。可憐張大媽老腿遲緩，何克力追。況且平時走道，就被張大姑奶奶，命名為「軌道者」。如今又心急似箭，越發走不快了。結果落了個新名詞，「落伍」！

這且不言，再說前部先鋒與中鋒及張大姑奶奶，俱已趕上。這位姑娘走的還真快，王老頭在後頭直喘嗎！這時各部各盡所職，各看各的部份，尤其是張老大的五叔，很快的趕到姑娘前頭，手裏端着大煙袋，在道旁一站，看了個真了又真，實了又實。至於大姑爺和大姑奶奶，真跟到隆福寺口，才撥轉馬頭，復尋張大媽。全體集合後，搬師回朝。張大媽心裏這份不痛快，簡直的就不用提了。一腔希望去相人，結果連個後影都沒瞧真，攔着誰也是不痛快！



全體報告了，首由大姑爺代表前鋒報告：

「身體很好，模樣也很漂亮，脚也不肥，只是眼角的魚肉過大點……」

次由大姑奶奶及五叔報告，大姑奶奶說：

「倒還不醜，只是鄉間味大點！」

五叔說：

「都很好，賣沙果的講話——沒挑！」

這時四姑爺又插了嘴：

「——走的真快，老太太——指張大媽——那趕的上呢！我有心撞她一下來着，我們一打架，老太太不就趕上了嗎。可是我怕激起公憤，說我調戲婦女，揍我一通。哈」

## 一位經濟壓迫下的失學者

胡家聰

「王念人！你後日必要交費了！你的功課實在不壞！

我和校長同諸位先生，都很誇獎你的。但是現在社會局，催促市立中學的學費很緊急。如果後日誰不交費，就要停止他上課的。我也……」事務主任如此的說。念人聽了以後，心中不由忐忑不安。

銀元、銅元的聲音，非帝嘈雜。同學們都很踴躍的交

！

由這個方法看來，四姑爺的確高人一頭，要不然四姑爺怎麼老說嘴呢！

按着上面的報告，就算大家滿意。可是張大媽心裏真不知怎麼好了；訂了罷，自己沒看見，萬一長得要不服眼呢！不訂罷，要好看呢！心裏這份猶豫不定的勁，可真沒法形容了！

媒人來了，進門就問行不行？張大媽張了半天嘴，噙了半天吐沫，才吞吞吐吐說了句：

「我什麼也沒瞧見」……

費。他走出校門，步行回家。

「今天過去了！父親跑了一天，二十元還借不到嗎？……借錢實在是最後的方法了！當是沒得當了，買更沒得買了。……誰讓爸爸是個失業者！他每天也能寫二千小楷，還是中學畢業。爲什麼沒有事做，怎麼一字不識的糊塗蟲，倒能謀一個位置呢？黑暗的社會中，怎麼連一盞油燈



都沒有呢？……不要想這些了！錢若是借來就好辦。……」他立在一扇閉着的破門前了。

拍！拍！……的敲門聲，被秋風入蕩了母親的耳殼，衝動了鼓膜，以至大腦。生出感覺作用的伊，放下與伊愛兒所未做成功的衣服，就去開門。於是，他的慈母的形像，就捲入念人的眼簾內了。

進了門以後，見父親已經回來了。手托着頭，臂倚着桌，悶坐在破椅上。

「爸爸！借了錢來了嗎？」念人問。

「沒有！」

「爸爸！學校裏的事務主任說：星期一若不交費，就要停止我上課了！……」父親呆了，母親也呆了，兒子呢？更是呆了。

這句話的聲浪消失後，不聞其他的聲音，只聞隔壁沈宅少爺說：「姐姐！今天我們去到開明看梅蘭芳的『風華誤』去吧？」

「去呀！」

「但是到那裏吃飯去呢？」

「致美齋吧？」

「不！致美齋我去膩了！」

「那麼那裏好呢？」

「致美齋倒是好久不去了，可是那裏我真膩了！」

「將就點罷！致美齋就致美齋吧！」

哪！哪！……汽車喇叭響了幾聲，就把沈宅的少爺和小姐，送到他們所要去的地方了。但也驅逐了小屋中的沉默空氣。

「該吃飯了吧！我去把早晨剩下的六個窩頭，再蒸蒸拿來吃吧！」母親說完以後，就出去了。

萬籟俱寂中，一切的一切都陷於烏茫沉寂中。甚麼也不聞，只聞遠處的狗吠；甚麼也不見，只見天上的星閃。一鈎灣月細弱微光，幾片浮雲深遠烏色。

此時的念人呢？却正坐孤燈旁，破椅上發呆。破牀上睡着的二老，正在做着悲夢。

「學校是很好的了，可以訓導一般知無識的人，成爲

一個棟樑之材，屋基之石的份子；爲國增光，爲民謀福。

以後，我由大學畢業，做一個良好的公民；但是經濟不允

許。誰讓我爸爸是個失業者！不能供給我讀書，……」



這樣的思潮，不禁在念人的腦海中迴轉着。珍珠似的淚，已洗濕手帕了。

忽然母親醒了，說道：「念人！你的功課做完了吧？快睡吧！……你聽，已經三更了……還不睡嗎？……」

「我這就睡了。」念人懶揚揚的說。說完，站起來，換好衣裳就去睡了。

## 寶宅

寶稽愛喝酒，所以臉紅的像「豆腐乾」。寶太太臉上縐紋，多的活像一張「豆腐皮」。寶姑娘面色毫不紅潤，然而白嫩的却像「豆腐」。假如以像貌取人的話，真可以說他們姓豆，不過可惜沒這個姓。

寶稽好抬槓，寶太太喜頂嘴。寶姑娘專能逗氣。雖然爺兒三個性情不合，但是雞吵鴨鬥，小題大作的事，一天也不過一兩次！

「現在一看我的才學，就知道我們是寶燕山的後代」。導火線永是寶稽；無論多細微的事。

「！怎知我們不是寶二墩的後代呢？」寶太太以為有一個花臉，鑄花袍，手使虎頭鉤，能够「哇啊啊」的理想

地球很快的轉着，又是一天了。過了早晨，過了正午，就是日暮了。

父親回來了，一句話也沒有說。此時屋內的空氣，又復沉默。只能聽見寒雁悲鳴，秋風狂呼；只能看見浮雲慢行，黃葉輕墜。（終）

## 秋水山人

祖宗才好。

「寶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具揚。」這是三字經所說的。我們堂遠祖還有位寶揚仁，豈不是應了那五子以揚字排行的名字了嗎？」寶稽雖然看了三字經後，才知有寶燕山；可是不得不這們說。

「寶二墩和我們同省同縣，豈有不是一家之理？」寶太太這條理由，也頗不弱。

「寶二墩不見得有這麼個人，堂遠祖寶揚仁那一輩是拿仁字排行。」寶姑娘輕輕的把媽推翻了，接着又把爸爸造偽的証據舉出。

寶稽的臉，由紅變紫，快成陳豆腐乾了。寶太太氣的



要成凍豆腐了，賈姑娘却豆腐煮開了花似的樂。

「毛丫頭！你才活幾早晨？大人說話你永摻嘴！」賈太太手裏拿着剪子，要不是因為她活的早晨少，早給她一下子了。

「姑娘人家的，偷看家譜……」賈稽把「應該何罪」囁回去了，因為一時也想不起來「應該何罪」。

賈姑娘溜開了，老兩口子也妥協了。

「說真的，她可也不小了，你是她老子，有合適的，也得張羅着點！就是她這張嘴討人厭！」賈太太表示「知女者莫如母」。

「咱們這裏住了三年多了，我看還是北屋裏的黃士郎那小子不錯，很誠實，一月小二十塊子進項黃老太太的脾氣又好，你說是不是？」賈稽算看中了黃士郎了。

「不，依我說還是東屋的曹次微好，長像好，賺錢也不少，平常對咱們也不錯！」賈太太喜歡曹次微。於是意見也分歧了。

「你那裏知道，曹次微早先很不務正呢！」賈稽說。

「黃士郎好鬧禍。」賈太太反攻了。

「曹次微抽過大煙」賈稽恨鐵了曹次微啦。

「黃士郎打過巡警」賈太太真想極黃士郎一頓。

「曹次微沒志氣，好耍錢！」賈稽的証據多了。

「黃士郎的祖先，黃天霸打過咱們的祖先賈二墩。冤家對頭，不聽我的話，早晚叫他給揍了。」賈太太的鎮山之寶又出來了。

「說什麼也不能給曹次微！聽這名草刺蝟！準好不了！」

「打死我也不能給黃士郎，聽這名，黃鼠狼！早晚斃！」賈太太急得直摸剪子，賈稽氣得直捏茶壺。

賈姑娘一聽屋裏直吵，趕緊往進跑，一看媽要放剪，爸爸要祭壺，這法要鬥起來，非見紅光不可。連忙說：「怎麼了？爲什麼生氣？」

「好孩子！你評評理，究竟是曹次微好？還是黃士郎好？」二人異口同音說，爲是瞞她到底選誰。

「一個混蛋！一個漢奸！」把二人訛涼了。

轉眼已是金烏墜玉兔昇了。燈熄了，入寢了，賈家人各懷心事，誰也睡不着。天氣有點陰，有月等於無月。

忽然院中有腳步聲，賈稽悄悄的由窗孔往外一看，看



見一個黑影他胆子很大，輕輕的披衣下地，竇太太怕丈夫出去有危險，連忙大喊：「有了人啦，拿賊呀！」

黑影原來是黃士郎，想上廁所，一聽竇稽屋裏喊有賊，尿也顧不得撒了，抄起扁担奔往竇稽屋來，竇稽捉賊心切，向外就跑。

「嘿！小子！跑？」黃士郎照著竇稽的腦袋就是一扁担。

## 兩個犧牲者

「九一八」「一二八」兩個劇烈大慘案發生後，北平的空氣是逐日緊張。暴日的飛機，屢屢不絕飛翔在那蔚藍的太空中，煦日和煦轉成了烏煙瘴氣。一些有錢貴族階級的闊老們，均躲入了洋人的租借地，或逃往天津各地，以避患難。藉此為良好的護心符。

後來天津一帶又有小變動，他們又逃往上海等處；設或全國皆有了戰爭，恐怕這一般人一定要做做封神演義上的土行孫遁入地裏去呢！

貴族階級——資產階級——逃去後的北平市，祇剩下一些無產階級的工人，商賈，依然在暗無天日下，營他們

撲通，「哎呀！」竇稽被打破了，流着血倒在地上直搖頭。

「呦二敢情足大爺呀？」黃士郎驚異了，看他直搖頭黃士郎連忙說：「啊！啊！沒打着！沒打着！」

「還他媽沒打着呢！瞧瞧黃天霸鏢打寶二墩了吧！」竇太太跳出來了。

——完——

應繩厚

被環境支配的生活。——

這時，一條寬平蕭條少人跡的大街上，有一座樸素的住宅。宅中有兩個中學生，為兄弟二人；他們久抱着熱烈的愛國精神，但「英雄無用武之地」雖有壯志，無實現的可能。

一天的下午，他們正在室中討論愛國的工作。M兄說：「愛國！口頭上這句話誰都會說，必須實現愛國的工作，纔真得真愛國。」K弟說：「不錯！我們應該找着我們的目標，去實行愛國的工作。」M兄說：「我以為愛國的條件，莫如上前綫。」K弟說：「上前綫——但是我們必須



有上前綫的媒介。」M兄說：「最好加入抗日義勇軍。」

K弟說：「好！我也以為這是最好的愛國工作，但是，咱們倆人不能一齊加入義勇軍，還要留一人在家服侍父母。」

「M兄說：『我去！你在家中侍養父母。』K弟說：『我去吧！你在家中侍奉父母。』『當然我去！因為無論什麼事，都是以長爲上；以大爲先。』M兄憤怒的說。『弟弟戰死了有兄長侍養父母，當然還是讓爲弟的去吧！』K弟也似不讓人的說。兄弟二人你一句我一句，結果演成了口角的鬥爭。M兄竟負氣而出，不辭而別。

幾天後，M著軍裝而回，氣概軒昂，儼然一武裝戰士。入室中向K弟說：「我已經加入××義勇軍了。我出發到前方時，死活未知，我走後，你在家中好好侍奉父母，就是我爲國戰死，也當含笑九泉。」K弟說：「哥哥將出師，何出此不利之言。」M兄說：「出戰時大多『凶多吉少』何況我這是情願爲國捐軀的呢！古時，王翰詩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說罷，K弟含淚唯唯不語；似有所思。

M又至內室中，與父母辭別。——他父親曾經做過×

大學教授。在文學界上很有些地位。行事談話都很開通，暢快。對於這件有價值的事情，當然不會反對的，不過父子間之情，異常懇切，在這，死別生離的關鍵中，也是非常的悲哀。停一回，抽咽着說：「投筆從戎，爲國効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你到了前方，要常常來信，免得使二老掛念。」母親也特別的囑咐了幾句話。他答了一聲「好！」那眼圈不由得紅了；洒了幾滴眼淚。又恐怕被父母見了，反而傷心。用手帕拭乾了淚痕，向兄弟囑咐幾句話。又向父母揮手行了個軍人禮，立刻離了家門。頭也不回，一直的走向義勇軍軍營中。

M因爲他的學問與口才特別的好，講過幾次演後，就被推戴爲義勇軍第一隊副隊長。當他們這隊開發到前綫時，與敵軍對壘數次大抵屬勝。而其中最出力者，即爲M。M嘗對屬下說：「我們做義勇軍的，應該負着喚醒睡獅般的同胞，我們的身軀要爲國而犧牲！我們的熱血要爲國而灑！我們的手臂要爲民衆伸張！我們的口號要爲民汝怒吼！」

一天，義勇軍第二隊開發來了，M忽然一眼瞥到他的K弟，遂趨前非常惱怒的說：「噢！你爲什麼不在家中侍



奉父母，反來到這裏呢？」K弟說：「那麼你又爲什麼來到這裏呢？」M兄說：「我爲愛國！我不忍待看國家亡於倭日之手，所以來拚一死命，替國家出一點微力。」K弟冷笑說：「都是中國國民，你愛國，我也愛國。父母嗎？咱們家中不愁喫穿；等旋凱時侍奉本運。即使戰死沙場，「馬革裹尸」也勝於死守家門，與草同朽。」幾句話說得M兄默默無言。

兩陣對敵時，義勇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有一次，雙方當對敵時，義勇軍處在一個極爲扼要險峻的山峯中，日軍却駐紮在對方山谷間，用牠們的機關槍劈劈！拍拍！不住的向這邊掃射。我軍也用鎗礮向對方回擊。鎗林彈雨中，忽然拍的一槍正打中K的頭部。當時，

## 毛四爺

劉在琦

毛四爺者，不知何許人也，據傳說是現在社會上大名頂頂，風頭十足，時常被人利用介紹生意的廣告宣傳員，三爺毛純的令弟，不過尙有疑問，因爲：

第一，關於毛三爺的家庭，只知有毛太太，從未聞還有兄弟。

應聲而倒。在草中亂滾。M忙的與軍士將K扶起。K弟流淚說：「槍彈既中頭部，料無生理；我死不娶緊！只要你門能戰勝倭寇，我死也瞑目……」說罷，竟悠然長逝。

M在這重要情況之下，也顧不得亡弟了，仍舊去做攻擊敵方的工作。忽然後軍亂了。原來那狡獪的日軍，乘義勇軍不防備的時候，却在後方暗暗地抄襲過來了。在出其不意之間，獸日槍砲幾轉，義勇軍腹背受攻，前後路絕；遂全軍覆沒。

M當然也死在亂軍之中了。青年學生對於此種應國者，應具何種感想？

一九三四，十一……稿

第二，毛三爺有三根硬毛記爲，只此一家，並無分號；而毛四爺既無生着四根毛做商標，體態骨格又和三爺迥然不同，一張面孔，是會因地制宜，能七十二般變化；使人捉摸不定，和三爺那副大塊頭，決不像兄弟。

第三。毛三爺不過是鄉間的土老兒，處處受人捉狹，



，雖然混出名氣，但並未得着絲毫實惠；毛四爺則了不得而不得了，赫赫焯焯的x學士(?)歷任教授，主任，校長，督學……等教育顯職，名利兼收，並且最近的將來，還有榮任教育部長的希望；這一點已不是三根硬毛的風水，所能產生出的人物。但是，說來說去，總是不得究竟，而三爺，四爺，叫起來却很像有關係，好在既有陶淵明「不求甚解」在前，著者也就不防「姑妄言之」於後，閒言少叙，書歸正傳：

毛四爺最初的名字，據說叫毛克剛，後來不知經過「X」次變化，才到現在的官諱，尚新！(大概是崇尚新生活運動的意思吧！)至於以前的名字，在下一股腦兒，都不知道，但是諸君莫小視了他的區區名字，據人說每一個，都有它的背景。並且毛老四的好運，都是跟着它來的，可惜在下的見識不廣，不然一一考察出來，也可以知道究竟是運氣跟着名字轉移，還是名字隨着大運變化；這倒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呢！

毛四爺畢業於X大學，當他初次走入社會時，講席於Y機關所辦的中學，擔任數學；那時的四爺，却與他老兄(?)毛三爺相像，頗有上海人口中「阿木林」的風味，所以

一般學生專好和他開玩笑，但是他老先生太不知趣，時常拿出教員的身價，板起面孔，真稱得起「冷若冰霜」與「神聖不可侵犯」。並且教授法更不會迎合學生的心理；每天上了堂，除去在黑板上演題外，只放開氣死叫驢不亞火車笛的聲帶，一字不移的照書開講，弄得一般學生，聽講不能入耳，小說也看不成，即使想睡覺，都要被他那絕大振動的聲浪吵攪，不得安穩；簡直莫可如何！

毛四爺講書常使出他們家鄉的土音，所以常鬧出笑話，尤其是外國字，更是「噲炙人口」的；學生們都拿來作互相取笑，或謾罵之用，並且効力特大，從一班傳到全校，竟成了普及教育，這却是毛四爺的意外功勞。

毛四爺執鞭的學校，因是Y機關所辦，所以有些公款基金，因此一點，許多人便大加覬覦，居然有一般人向Y機關運動，接手辦理。但是這學校的在位當事人員，如何肯交待；所以竟相持不下。對方情急，便施行武力解決，邀和了許多人，打了進來，把校長職員逐出，另張旗鼓繼續營業(?)而被打的人，如何肯甘心，遂又集合了許多人，收復失地，重打回來；他們只顧爭地盤，竟把那些主顧(學生)嚇得不敢照顧，一個個轉學走了，落得淨剩了山水



學校當然開不成了，y機關又把這筆基金，移作他用，這一班人結果空忙，算白白的流血一場，自作其孽，不必管他，只可惜毛四爺，有功無過，也作了他們的間接犧牲者，把飯碗摔掉，通電下野。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這位毛四先生，雖然失之東隅，居然收之桑榆，不幾日，毛四爺竟做了另一個略有名氣的C學校中的教員，担任博物，想諸位一定驚訝他的才學，無所不通，但據他自己說是曾在某國專門留學（？）不過未必是信史罷了！

「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毛四爺這時居然大大的變化。洋其服，革其履，亮其頭，簇然一付標準博士相，把以前的土氣，一齊脫去，真是煥然一新，並且教授法也大大的改良，上堂後，決不死講書本，每一堂平均總有半堂和學生聊天。好在教室內並不像茶館，澡堂，貼着「莫談國事」，所以盡管信口開合，什麼易培基咧，李淑靜咧，以至於殷煥然，董榮……等，時嘗掛在嘴上，並且談諸百出，葦素齊上，所以學生上堂來，總是喜天哈地，笑口難合；好像在東安市場聽相聲一般……

毛四爺還有一樣最得學生的歡心，最合學生的口味，

便是時常好和學生調笑，翻一句北京話，便是慣和學生耍骨頭，譬如：某一個學生在教室內，有任何不規則的行動，（此句請諸君不要誤會到其他的意思），立刻便被叫起來，用普羅而滑稽的口吻，調侃兩句，引得全體哄堂，如果這學生平素老實，當然要臉紅，但是換一個調皮的學生，便要反唇相譏，而毛四爺頗有涵養功夫，決不面紅，決不惱怒，仍是和他「耍其骨頭」，結果，四坐哄堂，笑聲沛然莫能止，便可以貫徹他那「一聊聊半堂」的主張。

毛四爺每次上堂，總不會不遲到，至少要過七八分鐘，纔會見他老先生，挾了講義，再再的踱到教室裏來，所以如果上午第一堂是他的課，簡直不會有遲到的學生；有一次，上課鐘響過十幾分鐘了，他老先生還如石沉大海，於是學生們等得不耐煩了，有人便到教員預備室，探探動靜，却見這位先生，還在那裏不慌不忙的吸煙，緩緩的品茗，回來報告，同學們聽得立時便烏糟糟的，亂作一團，有的唱起桃花江，有的哼着西皮二黃，有的跳上講台，學着他講書的口吻，裝着他的神氣，更有捉狹的，便提議學了他平常所常說的話，嚷起口號，於是一唱百和，數十人全體通過哄然一聲，大喊：「追！密！斯！」，本來教室和



教員預備室，僅有一堵之隔，這種如雷之聲，早把毛四爺驚動，欲待遲遲不到，恐怕學生喊出更不雅聽的話；被旁人聽了，面子上難堪。趕忙抓起講義，忽忽的來到教室，做了一個尷尬面孔，站到講台上，於是學生全體哄堂，大笑而特笑直弄到聲振屋瓦。

從此以後，毛四爺上課比從前格外的早，雖然仍脫不了他遲到的老毛病。

還有一件事，是學生惟一對於毛四爺所不滿的，便是每次下課後，總要延長幾分鐘接續着講書。實在說來，卻也難怪；因為他既是每次遲到，當然要晚下幾分鐘，以便兩下扯直。如其不然，教育是良心問題，「光陰一刻值千金」雖然幾分鐘，也值四五百金，若以數十人算之，便在萬金之上，偌大的損失，如何說的下去？況且在下課時間講書，尚有許許多多說不盡的好處：第一，彼時學生心內惶惶的急於下課，決不會耍玩皮，或做搗亂運動。第二，既使講錯了，學生也不會聽出來，第三，既使被學生聽出來，但是固急於下課，也不會起立問難。第四，可以利用此機會，不用細講便過去。第五，也可以不講便混過去，使學生能無師自通。第六，可以使功課進行加速……

……

總結一句話是「好處般般有，壞處半點無」，（可惜！只限於教員方面）畢竟！毛四爺不同九響，發明這樣好方法！大有益於粉筆生涯，實在值得稱頌啊！

「城門失火，殃及魚池，」竟成了現在的至理名言。無端的教育局。明詔特下，全國總動員，實行會考，真個是「劈雷一聲如山倒，全國學生無顏色。」溫課，補習，忙得不亦樂乎！只是可憐毛四爺，平日因為太能得學生的歡心了，以致於此次會考的結果，C學校的學生，對於生物一門，竟是絕鮮及格者；因為這點關係，毛四爺竟被C校當局，通令遞職，落得二次下野！

這次的失敗，使毛四爺灰心極了，他覺得這碗教育飯，簡直太難吃了，不迎合學生的心理，自然是要遭多數的反對，不能把牢，就是處處迎合學生的心理，也要被驅逐，實實在在應了一句話是：「到叫我左右作人難，」並且早起遲眠，倍極辛苦，何況又兼世事無常，白雲蒼狗，幾多變換，今日纔為幕中客，明日蕭郎陌路人，辛辛苦苦，為著何來？所以由此一念，毛四爺一時竟棲影田園，打算另謀事業，但是，未有效果，不由的便漸漸的又回了心，復



憶起他的老本行來，並且找到了一個美缺，便是被他謀到，另一個他的同鄉所主持的T學校，做了訓育主任，好在教育事業雖然辛苦，究竟職員不似教員那樣吃力不討好，雖然屑事很多，但是也不失為清閒，所以毛四爺，欣然自得的實行走馬上任去了！

因為以上的幾種教訓，又把毛四爺，「洗心革面」的變化了一回，衣飾方面：既不「青衣小帽」一身鼈脚的土氣，又不是「洋裝革履一味滑頭式的摩登。一身不十分地道的國貨呢中山服，一付近似近視鏡的凸面眼鏡。又樸實，又通俗。態度方面：對於高年級的學生，和藹可親；對於低年級的學生，嚴肅可畏。端的是「恩威並用」，十分稱職！

T校的校長，L先生，性情耿芥，對於學校的一切行政，向來取嚴厲的態度；因為這一點頗適合一般中國人的個性，所以學校的各方面，竟有蒸蒸日上之勢，又和毛四爺既有同鄉之誼，所以也頗相得。

毛四爺雖然担任訓育的職務，但是也教幾個鐘点的公民和黨義；這是因為教育局的命令。毛四爺神通廣大，區區的公民和黨義，如何能留難；所以「得心應手」，毫不費力，又兼他有一個秘術，勝揮「魯陽之戈」，是什麼呢？簡

單說便是不講！」實說來，也並非完全不講，只是在上課時，預先和學生聲明：太淺近的地方，不必講！念一遍就過去！乾燥無味的地方，不講！繁難的地方，揭過去！因而被毛四爺揀來揀去，可講者如同鳳毛麟角，鈔乎其鈔！如此一來，既省力，又在學生面前買好，何樂而不為哉？

有一次，校長L先生發覺了校內時常有瓜子皮，花生皮……等，散佈在地上；觀之實在不雅，於是下詔禁止，不但瓜子，花生不許學生在校內吃，推而廣之，一切……都要禁止。但是，如此習慣已久的事，怎能一時便禁止得下，更何況施之於一群狡蕩不羈的學生呢？於是不但不見效果，反而再接再厲，瓜子，花生之皮，竟有一日千里之概。惹得L校長幾次大發雷霆，盛怒之下，不顧同鄉之誼，把千斤石碑，便壓到毛四爺的身上；勒令他隨時訪察着的記過不赦。可憐毛四爺，任他如何的努力，無耐學生的團結力頗強，訓育尚未動身，「巡風」，「報信」便傳遍了全校。加之他老先生是在明處，又孤掌難鳴，並且神龍見首不見尾，只見花生皮滿地，至於吃花生的學生半個也拿不到，毛四爺始則往復監察，繼則教室內搜索，再則使出前清拿賊打捕快的辦法，追究各級的級長，迄其結果，



仍是無效，並且上司限令甚急，急得毛四爺走頭無路。

最後，毛四爺想出一個防止花生入校的巧妙辦法：每親自把守大門，凡學生入校，便須親自檢查，如有違禁之物，人記過，物充公。這種辦法，果然成效綽着，任你學生們如何狡猾，總不能「出不由戶」。所以有幾個低級學生的名字，便上了爲某事的記過牌；高高的懸在佈告欄上，使人看了，觸目驚心，於是乎每一個學生都懷戒心，不敢輕於嘗試。花生，瓜子之皮，一時竟成「廣陵絕跡」。而同時這位勞苦功高的毛四爺，也被加上了兩個榮銜，一個是「校門鎮守使」一個是「學校稅務司」，並且傳達處，也「攀附鳳凰」的加上了「海關稅局」的美號！

嗚呼！可惜毛四爺功欠一籌，竟使這些倒運一時的花生瓜子，復形活動起來，衝入學校之宮。

原來這位鎮守使兼稅務司漸漸的不勤於政，並且對於高年級的學生，竟發生漏稅，不檢查的事情，於是幾個膽大的高級學生，挺身走險，而結果無恙。高級學生既打破先例，低級學生雖不敢遽然躬踏，但是也都請高級同學轉來，解饑勞病，於是：花生，瓜子，栗子，柿子……紛

的轉運進學校，大肆活動，這位鎮守使欲待奉公守法，恐怕開罪學生，壞了以前的稱譽，無奈何！取消「海關稅局」，停立檢查，於是「海禁大開」，竟好像實行「鴉片公賣」一般的鼎盛！……

但是在L先生監視之下，如何會改變方針。毛四爺萬般無奈，只得進一步私自和學生構和，訂定互不侵犯條約，於是暗中向學生發表一個談話，如下：

「同學們！我向來對於同學，注重在領導方面，向來不願橫加干涉，處處給同學留面子。就以前日爲吃零碎東西而記過說，並非我和同學爲難，實在只是遵著L校長的意志，奉公而行；如果不信，請同學們替我想一想，我們相處，不止一時半刻，總是很好，來日方長，何苦跟同學結下嫌隙，鬧得都不痛快；何況這件事又不是絕對的不對。孟夫子說過：「食色性也！」人情之常，孰能禁止？不過是因爲學校的外觀上不好看，如果有參觀的來瞧，這地花生，瓜子皮，成什麼樣子？人有臉，樹有皮，學校也要有學校的面子，這種話校長早已說過，同學們大概也都明白。至於同學的意思，我也十分明瞭。不過覺得學校太限制同學的自由，不願意受壓制。這種精神原是很好的，



但是同學的要知道，並非是學校要壓制你們，更非我要壓迫同學，究其原因，只是校長的性情過於耿直，所以因為看見花生皮，便禁止同學們吃花生，實則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我希望同學們從此以後，吃儘管吃，但是不要把皮子，扔在地下；也不要扔在字紙籠裏。總想法運到校外，以便避一避校長的眼目，這並非我叫諸位同學做事不光明，更不是怕校長，說句不客氣的話，也是給校長個面子，我向來做事對諸位同學處處都想的到，不合理，或不近人情的事，絕對不做，但則不給同學記過，我便不記過，諸位同學日後自然便知道。這椿事便如此的解決，也省得同學心裏不痛快，我也不安，校長面子上也不好看，傳出去學校的聲名，也不好聽！」……（下略）

果然，和平勝過武力，這一篇委婉的談話，發生了絕大的效力，比L校長吹鬍子瞪眼，和「校門鎮守使」辛辛苦苦的去檢查行人，強得多。不數天，雖然暗地裏只管往內運，但是換了皮子向外溜。從前到處堆滿各種的東西皮子，已然蕩一空了，L校長也很嘉獎毛四爺辦事功效卓著，只是以前曾「爲某事」記過的幾個學生暗地裏大呼冤枉！

着者寫到這一段，不由覺悟了一件事。不得不聲明一

下：因爲在「九一八」以後，中日起了不可開交的糾紛，當時在下看到了中國政府對日的態度，抗議咧，交涉咧，很覺不平，深怪當時政府太懦弱！人家欺服我們到這樣田地，還不武力解決，講什麼公理？但是聽了以上的事，不由恍然大悟。原來在下的眼光太淺，不明白和平勝於武力的道理，錯怪了當局，以爲他們怯弱，媚日，賣國。現在聲明一下：一則向當局謝罪，二則告訴大家，知道在下關心國事，也可略出一出風頭。哎呀！現在我把心裏的話，都忠實的寫出來，諸君切不要譏我爲「寫實派」啊！閒言少叙罷，且說中國人有一種懶惰的通病，IT校的學生當然也不例外。漸漸的覺著天天向校外運花生皮，實在太麻煩，於是聰明者便想了一個省事的方法，把花生皮不用帶到校外再扔，只消集合起來，由校牆的流水溝眼，便能拋到街上去。於是IT校的流水眼，每天有大量的花生皮，瓜子皮，柿子皮……的出口貨。只緊那掃街夫，多掃兩下，罵兩聲，可惡！

事情不巧，被L校長發覺了，登時大發雷霆，又命毛四爺查辦。毛四爺於是又想了一個好的方法，運輸花生皮；不過著者也不知道是如何的妙法。可憐L校長始終瞞在



鼓裏，竟不知此事的主謀者，乃是他手下的訓育主任。毛四爺的手腕，可算高妙極了！

毛四爺不但訓育方面辦得十分順當，所教的功課，也高人一等，所教的學生，對公民一課雖不甚起勁，分數方面到是「頂呱呱」，少下有九十分的，這並非是學生的資質特佳，也非毛四爺循循善誘，實在是他實踐「訓育注重領導，不重干涉」一句話的好處，因而學生在考試時，有任何行爲，絕不干涉，並且還有特殊的領導，學生可以左盼右顧，可以互相研究，更可以進一步請教於先生——毛四爺——嗚呼！毛四爺的考試，可謂開一「新紀元」！

毛四爺幹了幾年訓育，漸漸的有些膩了，並且同時見L校長名利兼收那種威風氣概，很是羨慕；遂生了要作校長的志向，「有志者，事竟成」，他因爲混了十幾年的教育界，囊中有些積儲，便集和了同鄉們，合資創辦學校；居然以大股東的身份，一陣清風，化爲校長矣！

「近硃者赤」，毛四爺在L校長的性格，及那種辦學校的方法，只是限於訓育主任，不便拿出來應用，現在當了校長，自然要一切取來爲法則，實地施用了，所以他們一

切勵精圖治，實行獨裁政治。定名爲T學校，處處模防T校。大有「新豐與楚」之概，所差者，L先生，事故已深，能做事堅定不移，毛四爺則閱歷尙淺，所以常鬧出自相矛盾的方。

毛四爺模T仿校的第一件事，便是上講堂要排隊，於是辛辛苦苦的加緊訓練，明著毛四爺模仿L先生，發了多次雷霆，背後挨了多少學生的罵，好容易訓練得「整齊」，告一段落；毛四爺又要進一步，訓練「敏速」，但是他忘了孟夫子的明訓：「欲速則不達」，所以反到破壞了「整齊」，弄成「雞飛蛋打」，兩敗俱傷。

毛四爺的行止，簡直與以前是大不同了，走路挺起胸部，凸起腹部，撅起臀部，直起腿部，大有昂然「惟我獨尊」之概，見了學生，總是扳起冷若冰霜的面孔，打起一套官話，令人望而生畏，因而年齡幼小的學生，怕他！年齡大的學生，討厭他！渾不似舊時當訓育之日，那種「鸚鵡仁者」之貌，「環境移人」，這句話真是不錯，毛四爺如果不如此，又怎樣表示他是校長呢？

毛四爺原是富於感情的動物，又生再現在的中國，當然耳目所觸，盡是牢騷，從前苦於寄人籬下，無從開口，



現在正當得意時，一定要大放厥詞了，所以每次週會或紀念週，總是毛四爺行使發言權的時節，更兼學校門裡像貼了「美太公在此」，百無禁忌，更可以自由發表言論。據人說毛四爺的言論，多一半是指摘中國的人，或事。不過對於當局者，確是一味捧場，其中最多的一種，要算批評學生的劣點；由學生的劣點，便轉到學生的家庭教育，對於此點，極力的批評家庭教育的不良，及學校教育的好處，中國人對於家庭觀念很深，罵他的家庭，如何會不氣？何況毛四爺的話內，時常顯出矛盾，更給學生加上一層不平，對於毛四爺，非常的恨，只是莫敢如何罷了！

有一次，毛四爺發下禁令，禁令是不許學生在上午打球，因為第一，攪擾他人溫課，念書，第二，就誤自己的功課溫習，於是有些球迷便大大的不痛快，但是過了一天，毛四爺又因體育教員H先生的請求，允許學校校隊，可以在上午的時間打球，理由是：「校隊需特別的練習」當局的球迷，自然如魚得水，而在野的球迷，却大為不平，竟有好事的學生，給他寄了一封信，大意責他辦事不公，為何校隊許在上午打球，非校隊則不可？若說攪擾旁人，校隊也是一樣的攪擾，若說就誤自己功課，校隊也非沒有

功課，若說校隊需要特別的練習，豈非違背普及體育的原則？毛四爺因為現在是校長了，居然有人敢太歲頭上動土，如何不怒？於是便要措詞一下，預備在明天禮堂，把他們大罵一頓，洩一洩怒火，但是這封信十分精練，任你吹毛求疵，也找不出半點可擊之處，毛四爺反側苦思，也無相當的理由，實在無法，看見那信上，未曾署名，只好自己安慰道：「究竟還是怕我的威權，不敢署名，又何必理他呢？」遂擱在一邊，不去聲張。

過了幾日，又發生了與前事相類似的事情：

一次，毛四爺在週會時發言論道：「……一個人就不應生病，有病就是他的錯。因為好好的一個人，不會有病。一定是不注意自己，不留心自己，才會生病。所以有病不該去治，就該「死」！……」這種話聽了，自然有人不愛聽。偏偏的天不作美，毛四爺在一星期後，竟請了病假。有的學生又寄去一封信。正面是仿胡適之給錢玄同的手槍詩，做了一首，題名安眠藥水。寫的是：「該死的毛校長！怎麼還不快死？每天毒罵學生，今天輪到了你！」反面畫了一個人頭，旁邊寫着：「死不死？」毛四爺看見，氣得多病了三天。想要查辦寫信的學生，又覺家醜不可外揚，



失了學校的體面，無奈何，只好忍氣吞聲！

毛四爺因事事模仿江校，所以也禁止學生吃零碎東西。雷厲風行，毫不通容。而他又是此中的過來之人，對於一切，完全明瞭，對於手下的訓育主任，更是極力監視。

恐怕效仿他從前在江校當訓育時，那種禁止的方法，替學生做參謀。瞞上不瞞下，並且很嚴厲莊重的對學生說道：

「……事情沒有作不到的，只要誠心。你們爲什麼不吃砒礪？不吃火柴？對於吃零碎東西，總改不了呢？……你們就要把吃零碎東西，當作吃砒礪！吃毒藥！……」

漸漸的，江校的學生，把吃零碎東西的嗜好，免除了，不過僅限於在校內。但是有人確看見毛四爺的校長室內，反常常的現出花生皮，瓜子皮……只是懼於校長的威權，不敢去問。然在毛四爺這方面，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有大大的原因；並非是那種「只許官放火，不許民點燈」的政策。

據說：此事的原因，是由於毛四爺失戀；提起毛四爺的戀愛，却是很專一。十幾年來，辛辛苦苦的忙碌，無一件不是爲他的愛人；這也無怪其如此，他的愛人實在太漂

亮了。一身雪亮的皮膚，稱得起全世界獨一無二，絕世寡雙；並且一口美妙的嬌聲，無論是誰，聽了也得心動，簡直能迷惑全世界的人類。是誰？便是中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先生，但諸位不要認錯了，我所謂的袁世凱，乃是洋錢上的袁世凱，並非是真的袁世凱。不過借來代表洋錢出席罷了！歸根的一句話，毛四爺戀愛的對象，便是洋錢！毛四爺把愛人看得非常重要，不啻是他第二生命。因爲他知道他的生活，不能離開他的愛人，他的勢力，也不能離開他愛人；他的校長，也都是他愛人的幫助，才得到；他的一切，都是他愛人的賜予。所以他把他的愛人，視同供璧。從前漢武帝「金屋貯嬌」，與毛四爺恰是遙遙相對。毛四爺的嬌，不貯的於金屋，却貯於銀行。只可惜毛四爺的銀行，是滑頭工程師所建，裏面偷工減料，毫不堅固；所以不幾年，便一朝冰山倒矣。把毛四爺貯的嬌，活活的毀在裏面。害他心痛了三天三夜，沒睡着覺。

「福不雙行，禍不單至。」毛四爺現在的愛人被坑，未來的愛人，又被騙。

原來毛四爺在C校作博物教員時，曾經編了一部生物學發給學生做講義。當時因爲某種原因，總遲遲的未出版



。現在漸漸的想起來，正正預備整齊一下，即日出版，但是却被C校的某一個學生，用他所發的講義，賣了版權，毛四爺的愛人，將要入手，忽然被人搶去，真一氣氣個半死。

失戀後的工作是什麼？現在一般人的公例，就是自殺。但是毛四爺既不肯投河，又不願抹脖子，喝安眠藥水，……怎樣辦呢？忽然想起：「吃零碎東西，相當吃砒礪」，這真是表示自殺的最好的方法了！於是買了許多花生，瓜子……大嚼一頓，說也奇怪！吃零碎東西，雖不像吃砒礪，到像吸鴉片，竟會使毛四爺上了癮，每天總想吃一點。所以校長室才會發現了花生皮，倒緊那些不聞真相的學生，私議紛紛，莫衷一時。覺得校長不能以身作則！

其實，只是學生少見多怪。試看，現在明令禁止吸鴉

片，而國府的人員，尚有些撐煙槍，擺煙燈的。「政治舞台」尚且如此，何況區區的「學校舞台」！毛四爺吃零碎東西，不過略效其一罷了！何值得大驚小怪？！

毛四爺辦學校的成績甚佳，在社會上漸漸的有了名望。遂又在教育局內，謀到了督學。此後的毛四爺混入政治舞台，在下的所知到的，也就少了！雖有一二可記的軼聞，在下也不敢明目張膽的發表了！就此結束。

附記：這篇東西，不過是隨手寫來取笑的。諸君切不可當了紅樓夢，一一的索隱起來；那便是「問道於盲」了。一部紅樓夢尚索出許多荒唐的事，何況這隨手寫來的玩藝，更不定要出什麼笑話。對這種無聊的東西費事，未免太不值得啊！

## 時裝





## 遊 記

## 綏 晉 客 記

奕 鵬

雖有優越享受的都市生活，過慣了，慢慢你也會覺得

北平像愛羅先珂：「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的感覺，和「連蛙鳴也沒有」的嘆息。真的；吵嚷的喧囂，使你腦筋撩亂得像參觀展覽會的兩隻眼睛，沒有一個集中點。不調和的古老不堪的和直線式現代的呆板建築，氣悶煩厭一重重壓到你身上來。摩托車一過，不單是一陣塵土迷得對面不見人，鼻孔也刺得乾巴巴的。尤其在夏天，火毒的太陽，蒸發起滿街隘巷的穢土臭。酸梅湯的鐵蓋相擊聲（恕我引用一個現成的意思）使你對於夏日，更深一層的感覺煩燥。新聞紙上鎮日的殺搶掠奪，誰不咀咒這萬惡的社會？

十幾年來，從未和故鄉違面，塵海烟雲，深深煊蝕了整個心境，琢鍊成一個飽經風霜的人。所有的日子，都在

喧囂主宰的領域中平平淡淡的過去了。所以有時需要一些自然情景，來調劑這單調的生活——於是那大自然的一切，早就在理想中結了緣。

蟬聲已竟在濃濃的綠葉裡喊着夏意，院中的一盆蓮花蓬蓬的扁葉上，也挺出了幾個大小濃紅的苞，兩棵石榴樹，開得火紅的小花，閃着光亮。天氣總是好的，輕易也沒有一個陰晦的時候，淨淨的天空，被太陽曬得漸漸有些乳黃色似的，沒有春天的明媚清朗。街上，反着領口，捲着袖子的白汗衫，隨處可以看見，昭示着夏是到了！

將近兩個月的假期，又到了，真是悶人。終日看書？寫字？或是找朋友聊天？還是滿處亂跑？幾十天的揮汗生活，怎樣打發呢？實在是成問題的。

天氣已達到相當的程度，蟬聲更加勁的叫。放假後已竟一個星期了，我們計劃着要到西北去過一個整夏。一則



在較比涼爽的地方，可以安心讀書；二則領略些自然的風味，解去多少年積壓在心中的淤物、把胸懷開擴了。這真是我「意表之外」的事。那對自然幻想已久的心，總算是到現在才給了一個安慰。

## 二

一九三四，六，三十，下雨的一個早晨。

汽笛叫了一夜，好容易才睡着，今天老早又被叫醒了，昨夜的雨還沒住。

我們一行共五人，在七點多鐘，壓着三輛洋車的東西，冒着雨，從棧房往車站去。過了幾個大煤棧，幾股鐵道橫陳在前面，轉過灣，遠處大大的一座紅屋頂。車站就在前面展開。

錯綜的鐵道又上面，隨處歇着零散的車輛。有的高高裝了貨物，遮着白篷布；有的裝滿了大炭；有的空着，甩掛車輛的小機車，穿梭似的亂跑，不時的汽笛聲和引擎聲，雜着尖銳的口哨，在烟雨濛濛裏振蕩發着回響。藍色制服的工人，各自去做他們自己應做的事，沉着不住的雨，對他們不發生任何的影響。

把東西運到靠月台的幾輛客車上，時間尚早，還沒有

一個客人。我們因為東西過多，所以昨天就先在車站附近的一個客棧住下預備今天很早的時候，把東西安排妥當搭第一次車先到豐台，省得等車回來再在西直門登車，人多物雜，就沒辦法了，在車上漱洗完了，靜候開車。

到九點多鐘，車的一個角落裏，只有幾個商人模樣的客人，同幾個壓車警察閒談，他們大概是豐台的花匠，常常來往北平作生意。車笛長嘯一聲，車身緩緩離了站台，一切一切都向後移動，過了熱鬧的街頭，速度漸漸加快。

星碎的雨點，從窗外飛濺到身上，連天的綠野，在雨霧迷漫裏，發着朝氣。

太陽從層雲裏，被藍天承着，衝破漫野的重霧，照遍沾着水珠的綠苗，地隴田疇上，光腿荷鋤的農夫，正在工作。菜園裏有規矩的黃色畦中，放着肥厚的大葉，一閃閃的發光。樹叢中隱着的人家後面，流出來的小溪，幾隻慵懶的鴨子，在水裏玩着波戲。散亂的茅屋，背着田畝，一方一方黃色的屋頂，歪曲的點綴在綠色上，明朗柔和的色調非常調和。

過廣安門，到豐台。豐台是平綏、平漢、北寧三路的會集點。為各路聯運的樞紐。車站四周都有轉運公司，屯



積着貨物。登車的很多，都佔滿了座位，我們買了兩角錢的饅首澄沙餡包。當做早點。

返回西直門，已經十一時。黑隆隆站台鐵棚下吵吵嚷嚷，車上已不能容人了，非常擁擠。真是萬幸，如果沒有預先的計劃，現在的麻煩，就不堪設想了。

## 三

雨早就止了，素藍無玷的天空，找不到一朵浮雲，好像靜的海，映着雨後的綠野，田裏油碧的嫩苗，才從疲憊中醒來，吐着清味，儘人呼吸。遠處，交織着殘餘的雨星。攪着霧氣。倚着車窗，探出頭來讓微風吹盡心中的陳積，頓時覺得身子蕩漾在僚闊的曠野裏。道旁的雜樹，隨風微微搖曳着嫩葉，做弄風姿，春意般的撩人，有時竟拂着車身，灑下滴滴的水珠。疏扶的枝葉，防礙着視線。

過沙河，從樹隙間，透視到地平線起伏着延綿的山嶺。到昌平，兩旁沒有樹了，黃綠叢錯的太行山，如一帶屏障漸漸崇巍前來。左右幾所鄉居，一處紅色的廟宇，紅花石疊就的矮牆，背襯着茵茸的綠山，另有一番色韻。南口車站的紅房頂，和一切建築，都可以看見，路線漸漸向北轉，來往成一反向大弧形。

十二點多鐘，到達南口。南口車站是就山麓斜取水平建造的。南帶平原，北互山脈，上行路線漸漸向上，須改用山道機車分次推行上山，以免有脫鈎的危險。

山上產果很富，這時杏子正熟，站台木欄後，緊密的一排小販高高滿籃的杏，被陽光照得光潤晶亮珠紅可愛，價錢較北平要便宜一倍，因為直接採來就賣，不納捐稅的原故，我們買了不少，又買了些肉包當做早餐——本來豐台一頓點心就已八成飽了。換機車，調換車輛，手續很多，直待了二十多分點才開行。

車行極慢；出車站，將進山時，道旁有「國民軍南口戰役陣亡將士紀念碑」一座，眼前一片灰白瓦爍，破毀的壕溝，尚可依稀的看出來。

南口至青龍橋，共四十五里，兩山夾峙，統名叫關溝，鋪設車淺時，鑿深數十尺，或者填築數十尺，繞洞環山，迴迂曲折，坡度最陡竟有至三十尺即高一尺之坡度，非常險峻，上行車須用馬力機車推之前進，速度極慢，每隔不遠，就有保險道岔，以防危險，中間共有三站——東園，居庸關，三堡——並不售票，因交錯上下列車，手續最為繁複，恐有意外危險，所以每站僅距十五里，專為互相



連絡呼應。

初夏的山野，有春樣的柔和，迎面的綠茸茸的山丘，上面歇着龐大的岩石，四週綜滿小石子，滋生着叢草，探出頭仰向上看，層層起伏，心中暗暗驚歎牠的雄壯偉大！有時鑿斷的峭壁從前面掠過，閃着可怕的歎紋，和尖銳的稜角，山峽從遠遠拐過來，鋪滿了零碎的充積來的石塊，下面慢流着水，一直流到橋下，道基坡的青草，雜了密密的石塊，上面激起一梳梳的小波，洗着潔淨的花石；山家才洗得的衣服，倒歪的爬在大石上，迎着日光，當車慢慢從高的橋上過去，動蕩的心隨着悠悠的咽流，流到青碧的春的隱處。

起伏延綿的古老灰色長城，忽隱忽現，「像煞有介事」似的，出居庸關山洞，兩面是被鑿斷的山陡直的砌了岩石，高不見頂成一個甬道，僅能容車行，直是一個險要的關隘，前走不遠右邊岩石上刻有楊五郎像，旁邊小石上鐫有「雄鎮燕關」四字，道路曲折很多，重重的層巒，盡在面前轉，過三堡又有石佛寺五貴頭兩山洞，在將近五貴頭洞口時向北一望就看見彈琴峽，在平綏路未開時，此峽爲往

來蒙古咽喉，真是絕險，二時餘到青龍橋，青龍橋未闢成站地時，本是兩山連峽，後來鑿深三十餘尺纔闢成站地，站旁詹天佑銅像昂然巍立，車行至此轉折至站後路綫成一V字形再復前進，所以在站前可以看見下行車從站後過來，數十尺高的道基，下臨巨壑，四面飛岩峭壁，列車走在上面，空曠無恃，玩具一樣慢慢蠕行，好不險哉！站西有八達嶺山洞，長一千一百四十五公尺六公分，洞中間隆起，頂上斜透山腰有出烟孔一個，行約十分鐘，爲世界聞名的工程，不想管車的不負責任，沒把窗子關上，侵了滿車廂的烟，本來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非常氣悶，又熱刺刺的嗆得更不能出氣了。

#### 四

出了八達嶺，已置身在另一個環境中，和剛才的一切迥然是兩個世界。

陰暗的遮關天空，當前幾朵黑雲，遮着了太陽，隱隱幾條粗直的光線從雲隙裡射下來，遠遠的蒙了迷霧，好像滾着暴風，輕意也看不見一棵樹，開暢的平原，分不出田地來，初次踏面的塞北，就感到深深的一層灰色，枯燥，同時發現了江北山水的雄壯奇偉，和獨有的風格。



將到康莊，大雨忽然下起來，康莊的老豆腐最有名，挑來趕站的，當時都被雨淋跑了，可惜沒嘗着異味！雨一會就小多了，在此地又改用小機車行駛，車行着，碎雨濺到身上來，不過較起早晨的那種清爽的，幽秀的意味就差得多了，遠山在灰色的籠罩中，微微顯着綠色，赭色的曠野，對着陰暗的天空，煩悶又不免堆到身上來，只有絲絲的涼雨敲着車窗，稍理着眼前的擾亂。

一陣雨過，太陽撥開亂雲——心裡覺得融和了許多。遠處長曳的山陵，浮着淡綠色，起伏的長城雖是那樣的輕渺，但給與人心的眷念是又如何的滯流在牠身上呢？尤其是層巒後，才經過的，顯露出一巔在無去向的延蔓山峯中，映着金紅的日光，像一座結晶體的，已忘了的曾流在那兒的淡漠的意象，知又被牠喚回去，但現在是屬身關外了，家鄉的甜蜜，隔了一重關山，只有讓牠無意間在心頭泛起罷，當時，無名的惆悵，憧憬，煩腦，都乘意識的呆住兜了上來，有的山坳，被黃沙掩蓋了，上面連沙漠的一絲人跡也沒有，那時的暴風可以想見了。

臨山的水，都固乾了，河面展的越來越寬，河岸是曲曲灣灣極齊的斷層，黃色的佈着沖紋的河底，上面亂曳着

一排排的足跡和車轍，橋梁下匯流堆着石礫，翻着濃黃的泥沙，滔滔作響，隨處的小枯流，穿伏的平地上，田裡現在大概只有豆子，高粱，蔬菜等，都纔起始遺染，田家男女，在田裡工作，車過來，一齊撐着農具，奇怪的注視。小孩們，赤着身，在土岡上爬，塗了一身黃泥，只管望着我們的行列出神，顯出天真的樸素神情。沒有一點浮燥氣，車行在叢林裡，道基兩邊兩道水溝，密密的樹葉，做了屏障，長垂的柳絲，點着水波，裸腿荷鋤的農夫，涉水昂着頭過去。充滿了濃重的夏意，車悠悠的進行，忘却了身在車中。

燈火零零的時候，到了萬全縣——張家口。

站台很高，可以俯看全鎮，倚着山，山上綠陰裡隱着點點的人家，下面仰伏的。一塊塊方屋頂，劃出條條的街市，閃着燈火，聳立幾個烟囪，慢慢吐着黑烟。

上下非常雜亂，車上已無隙地，但來往穿行的憲兵，長靴高領，嘩嘩的指揮刀，在搔亂之中，帶幾分森嚴，想起當時馮老先生「抗日同盟軍」的緊張空氣，因為天色已晚沒看見甚麼特別的標誌。

吃了兩碗餛飩，幾個燒餅，顛簸了一天的身體，吃得



津津有味，頓時精神起來。

#### 四

不知過了多少站，呆呆的倚着車壁，一動也不動。月亮靜靜的懸在清澈的天空中，並沒有理會到像死去了的圍繞在地邊的山陵，滿車廂的人，倚倚偎偎，臉上掛着困意，沒有一點聲息——雖然車的震動，但人們好像習慣了——伴着窗外空曠的寂寞。有時長長的叫站笛聲，劃破了渺茫無垠的沉靜山野，給人們不過是極輕微的一點起示罷了。跟着，車停的一刹那，暫時結束了前奏曲，車上更寂靜了。

「那兒了，」偶爾有一個從疲倦中醒來的模糊聲音，也掀動不了死樣的安靜。

月台上兩盞光綫不及二尺的油燈，照着黃，白制服的蠕動。不時的走過一盞紅綠標幟的燈光，搖搖擺擺閃在地。上深淺的光圈，只聽見足音，影綽綽的人一幌過去了。四面都被黑暗薰染着。

又開始了相當的寂態。

這時像在深夜的燈下，全都斂聲了，旁邊放着一杯烏着熱氣的清茶，撫摩着杯沿，讀一篇短雋幽致的小品文，

沒有注意到個個的字句，隨時意味着描寫間逸的籠統感覺，忘却了眼前的書本，身子在那樣的環境裡飄飄然不知其所。雖然有這麼許多人，彷彿是當然的，必須的，神志並沒有轉動，撩亂。

茶房舉了提燈從前面車上過來。

「護照！護照！」

後面跟着三四個警察和憲兵，有一個掛了武裝帶。從夢中撼醒一個個丘八，背武裝帶的，盤問幾句，要出護照來，高高舉起，極鄭重的一字一字讀出來，茶房也高高提了燈照着。

到角落裡，一個操江南口的兵士說：

「我是××軍……的我回家去了，回來走到×××，遇見中央軍，他們讓我入「夥」，我不願意，他們就把我的東西都劫了，護照也撕了。」

「你的家是那裏？」

「江蘇」。

查護照的無言走開了。

是一個瘦短身材，二十歲上下的樣子，穿一身破軍服



，長長的頭髮，圍着瘦臉，帶着病態，他還和另一個同志，滔滔不絕的敘說。沒有第三者，注意到他，我這時才聽見他的說話。

終於在顛簸中，安定不下精神，時時睜開眼睛窺着明月，沉沉的睡去。

身體一搖，外面燈火輝煌，人聲嘈雜：大同到了，正是夜裡三點多鐘。醒來有些涼意，拿出袂衣服換上，上下車的很多，在小小的搔擾中，腦子清醒許多，沒有一些留意了。

月亮漸漸大了，後來不知轉到那裡去了，淡青的天只剩點着幾顆映眼的小星，山頂上放出灰白的光，愈深愈深，呈極深的灰色。青山也分出黃色回拗的輪廓，後來上面全渲染上一層朝霞，天氣非常清朗，打開車窗，日光射進來，整個車廂都顯著生氣，籠罩了惺忪的人們。已入綏遠

境再有四站就到了，沒有多少山，儘是無盡的平原，綠融融浴着日光，遠處地平線和天相接，除了極少——簡直渺小得不見——的一部份外，全都荒蕪着，沒有開闢。過了幾個小鎮，樸素的滿是黃土砌成的建築，染着朝陽，四面綠

綠的田野烘托着。把頭離遠些用窗口作鏡框，看真是一幅圖畫。堡子灣一段，車旁山崖行，曲曲折折，下面臨水，對面是山，陰鬱鬱的，河裡尚飄着些薄冰。過去了山，又是平原，極目四望，不由驚嘆這有生以來未見過的金黃色曠野，起伏千里，竟沒人來掌理，不用說野心人垂涎，就是我這過路的人，也不免羨慕，流戀呢！

七點多鐘，到了平地泉。——七月一日

## 五

懷着滿腔的新欲望，來在離家千里的異鄉客中，作新的嘗試。伏在車中一步未動，整整一天一夜，當蹣跚着無力的脚步，走下月台乘小機車到家去，在歡迎人的笑臉上，更找到了無限的希望，和欣悅。

晚飯後：到街上洗澡；澡堂較北平普通澡堂，清潔得多，生意非常清靜，想絕沒有像北平在澡堂整天睡「午」覺，閒聊天的。

這裡本是綏遠省的集寧縣，平地泉尚離此十餘里，據說築路時測量要在平地泉，設一站，當時那地鄉民，以為建築車站，鋪了鐵路，動起這樣大的土木，一定有傷風水，就極力阻止，路局經多次交涉無效，遂改建在集寧縣，



路線平地泉，繞之而過，故十餘里前就遙遙見一叢城鎮，而又以平地泉爲名。集寧縣自鐵路完成，商業一天發達一天，地皮飛漲，平地泉人民見了不免垂涎，於是又央人出來與鐵路交涉，把車站挪回去，但這豈是三言兩語所能辦到的，結果他們只有望洋興嘆而已。路局方面，早預料到這層，所以故意將路線，曲繞經過此地，顯示顯示，使一般愚純的腦筋，受了刺激，「悔不當初」罷了。

這裡正當平綏路的靠北部的地方，天氣較比別處都寒冷些，所以在我們從已入盛夏的北平，跑到這裡，「要早晚穿起夾衣，中午也沒有赤背的必要了。每天晚上總要下場雨，加雜着冰雹，不一會就止了——這是我僅四天的經驗。

提到下雨，就想起北平的塵土和雨天的胡同，不過在這裡，因爲連日陰雨，道路泥濘，倒沒領略着塵土的風味；反正塵土和泥濘有極密切的連代關係，在中國無論大會，小鎮市，都不能缺多這兩種必要的蒸發原素和必然的一種點綴，來調劑人們生活的厭煩。

街道還是當年馮老先生的德政，遺留到現在；中央隆起，兩面是低窪的便道，雖然全都積滿了多日的雨水，牛

車還照樣在裡面伸着腦袋走，有的時候陷下半個車輪去，於是，就索性到馬路中間上去走，本來人們因爲兩旁無路可行，也只有到中央去走，以致踏得爛泥粥漿，再加上迤迤邐邐的一攤一攤的茶黃色牛糞，你不得不用脚尖點地，提防埋伏似的；不過絕沒有像北平雨天小胡同牆根下一線可通之路上偶耳在電線桿下有一堆爐灰，葱皮，爛紙屑，而登時一個冷戰，撐着惡心欲嘔，閉着眼睛跳過去的滋味，總寬暢得多了。

黃昏時分，往東門外登老鴉嘴山（亦名老虎山），全縣盡收目中，家家屋頂上一縷炊烟，直到今天才相信「炊烟」來象徵黃昏的鄉村，是實在的，是都市生活所體驗不到的；然而我想大多數的作家恐怕是出於理想的，或者就是盲從因襲的——當然不止僅是「炊烟」一樣，還要有更濃厚的「自我」的極端表現——所以我總覺這件事有些不穩，不輕易就用牠（諸位不要誤會我曾有什麼所謂「作品」產生過）在自己未曾體驗到以前——話又要扯到旁處去了。

在烟霧籠罩的整個小鎮市，一叢黃頂青垣的矮屋，四面是沙堆似的無路可尋的金黃色層山，淡淡上面敷一片綠茵，起伏悠揚，一灣數里的山坡，只有好像輕輕一抹的濃



暉，影照着極清朗的藍天，不知是出自那個畫家的手筆，上下渲染，一幅淋漓痛快的寫意，雖沒有強烈的調子，和緊簇的色彩：却能使人身臨其境，感到是如何的嫺靜，幽致，莊嚴，而頻頻的回味，流連，自然的偉大呦！

山腰上有幾塊大石，好像虎頭，山名即得自此；上面有一座小破廟，裡面住着一個乞丐，穿着油黑的破褲掛，臉好像破火燒了，紅黑中帶紫，站在門外喃喃自語，看着真有些兇。

遍山上生有一種草，人如果觸了，皮膚就要紅腫，作痛，俗名叫做「蝎子草」。

這時馬羣，牛羣，都聚攏來，回家去了。

一天雨後，日已落山，出西門，眼前山麓下，廣場大約數頃，零散着石塊土堆；是中央政府，要在此地立一陸軍學校，專教授內外蒙人，已竟開工，材料大半亦已辦好，所鑿十餘口井，已有數口出水，不意馮老先生樹幟（恕罪）於張家口，大興仁義之師，一只公函照顧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嚇得都溜之乎也了，有的承辦材料的人，已領得一半費用，而材料尙未運來十分之一；於是大發橫財，利非小可，然政府之損失也很可觀了，現在空留一片荒場

重的筆觸似的，顯着自然之美的線條，分不出那裡是田隴，那裡是溝壑，那裡是岡丘……山後金紅色的落日餘暉，六七年來，思想未勉積極一點，可是也不致使我們哭不得，笑不得呀！

一隊販貨的牛，一隻隻，排着慢慢的進行，絲絲的鈴聲，起伏在寂寞的暮靄的曠野裡，過了很長的時間，最末的一聲鈴，才消滅在遠遠的窅宿途中。

羊羣遊倦歸來，在街角處，各找各的主人，回家去。

真是奇怪得有些不相信自己的意識，鋪子的櫃台上擺着天平，和兩個磁盒，起初總是奇怪：「爲什麼小小的一個縣鎮，會有這些首飾店」？後來打聽了幾個人，才注意到門口挑着的竹籬，墜着一塊紅布，上面貼着春聯似的四個字：「清水淨烟」，「涼山好貨」，「邊山好貨」，「物美價廉」，「貨真價實」，「言不二價」，「君子自重」……言詞各異；並且這種生意，全是兩開間的門面，外間是「門市部」，裡面是「客人請便」，一鋪小炕，兩三盞明淨的小燈，擦得精亮的槍和銅盤，雪白的枕頭；有的陳設得很



講究，漆掉，小几，太師椅，滿壁字畫，身臨其境，大有「不可一世」之概，莫干東嶽亦不過如此而已矣！有零整批發的，稱之曰「西貨莊」，概不零售，真是意想不到的，會有這樣奇怪的事情，這不能怪我少見多怪，因為在北平吸食毒品，是如何的摸索，是怎樣違背法律的一件事；而這裡竟公然明文准公賣，真使我們不相信中國的司法？據傅作義談：「烟稅爲綏省經濟之主要來源，如一旦禁止，不惟一省經濟要起恐慌，人民或許改吸白面，其毒較鴉片更甚」，（文學十二月號鄭振鐸西行書簡——略），這種說法固然是當局感到困難的一點，不過不謀良策，飲鴆止渴的辦法終不妥善。近來「開發西北」的口號高唱雲霄，羅文幹氏曾乘機作一度視察，歸來結果，「印像甚佳」完了。

每條街上都有許多水泥匠作工，由幾條大街的名子——馬路，二馬路，三馬路……和街上「開發西北」「擴大校址」等標語就知道這裡的無論什麼事，都是在進展，有着蓬蓬日盛的氣象。

幾個較大的百貨店，擺滿輕巧花耀的化學玩具，日用品，一元錢十餘尺的花布，晚上雖沒有電燈，兩盞白亮的

氣油燈，也很眩目，也很能抓着人的心了；招牌上則冠以「京津洋貨」，其實京津又何嘗不是「歐美洋貨」呢？點心舖則名「京式八件」，這點歷代帝王事業的遺傳，總算關係實計民生。油鹽店，乾果店是合營的，鉄舖多兼業，輕重壽材，油漆彩畫，門外再擺些陶器；照像館，修理鐘表，鑲牙補眼，也只是一間小屋；街頭路口蹲踞些，修理破鞋，和賣黑烏牛羊肉的，分不出那是肉，那是案，聚攏許多人圍着吃；買賣零碎東西的，也不知都是些什麼，陳列滿地，大有北平朝陽門的風度。

此地土民，生活非常簡陋，每餐均不外一角錢十餘斤的馬鈴薯十一二枚一斤的油而；但大部份都有鴉片嗜好，每天黃昏，荷着鋤擠在烟館門口。一個乞丐每天如有二十餘枚，則麵、菜、鴉片、店錢均可解決了。

有幾個外人設的打蛋廠，自卓資山購買雞蛋，一面在本地按市價收買，每元九十餘枚。我們曾去參觀過一次，裡面蛋腥味刺鼻欲嘔，只好堵着鼻孔看了一遭。

僱用本地十歲上下的小孩，先把雞蛋打破，用手篩出清，黃；清另有消受，黃則盛在鐵盤中，放在極熱的屋子裡，經過相當的時間，凝成極細賦的粉質固體，再從盤中



刮下，裝到一個木機裡，碾成粉末吹乾，然後裝箱運往外國，大概是製造工藝品，這實在是特產過剩的一個最好的利用。

住了四天，於五日的中午。就往大同去了。

## 六

平地泉至大同八站間，大半是一壁面山，一壁臨水；

又荒又險。官村紅砂壩等處，時常有土匪出沒，民國十九年，客車曾在官村被劫；今天我們在這兩站之間，對面山下枯河中，看見兩群馬隊，都有三四百匹，有些穿着各樣衣服的人牽着，想在這荒山漫野中，那裡會有這些衣冠異樣的軍隊？一定是土匪無疑了。兩面山上居民，多隨山築窩，砌得平平的，挖出窗戶、門戶、土炕，如此避得風雨，倒也安全。到豐鎮，粟花正開得滿圃，大都是白色，因白色與紫色，得烟最多之故。点点斑斑，遍野擺動，非常好看。過堡子灣後，正行間忽然後面車守吹起口哨來，好不容易才停住，原來兩個丘八押着兩個逃兵，有一個掙脫手綁，從車上跳下去了；車又往回開，沿着山崖，右而緊貼峭壁，左而臨深水，對面高山矗立，有時山崖邊的沖積溝

，幾與鐵軌相接，或者坡沿忽然蝕下一大塊，不能容過一人，滿生荒草，下臨河面數十尺，層山陰晦，好不吓殺人！提心吊胆，不敢注目。回行約二公里，到原處則早無踪影了。俯窗向外一望，兩個灰色制服的，抓着一個穿着白汗衫混身泥土的逃兵，身上橫七豎八的綁着繩子，被那兩位秧秧的扶上車了。將差事丟了，見着上峯長官，不知要怎樣的受處罰呢！據近車門的一個人說：『當車行的最快時，那逃兵頭向下兩手着地從車上跳下來，伏在地中就不動了』。後來因為時間耽誤很長，幸未受傷緩緩醒過來逃走了，車又照常回轉前行。不禁為這幸運者又悲又喜；悲的是，如此深山曠野，天色已晚何處去安身？背離家鄉萬里從軍，老母孀妻，末勉不掛念吧？喜的是，逃出一頓嚴勵的懲刑，同時更脫離了黑暗的世界，這時，我，雖未經人世，雖沒有豐富的感情，然對這目觀的事實，當真也落淚了！天哪！還叫我們說甚麼！

到大同已七点多鐘，天陰得很深，四面環繞的山，飄着雨霧。車站上兩三盞半明不暗的電燈，照着慵懶的客人；提着箱籠，我們步下月台很吃力的踱過滿地的鐵軌，旁邊高高的水塔，和不停的蒸氣聲，四面溢着煤烟，黑壓壓



的，更感疲倦了。

夜間下的雨很大；次日清晨，外面的人嚷，河套發水了，細聽果然有潺潺的水聲。下午雨住天晴，出門從巷口向東一望，對面一帶山崖，一條條極寬的沖積水溝，曲曲灣灣，好像水正瀉下來，下面一道極寬的水，這面是，一大遍草坪，許多人都向那裡跑去看水。

走了過去，過了一遍草坪，有一道水溝攔在前面，厚來溝的那面地勢較這面要低許多，滿是田地，距河邊尚有百十步光景；躍過溝，從田間一條凸起直伸到河邊的小徑躡過去，遠遠就看見滾滾的黃水，聲音很大。河面雖然極寬，但全佈着黃泥，人還可在裡面行走，只是靠東邊水從北面直沖過來，沖來的樹木橫截着，激起滔滔的渦旋。所謂河岸，是什麼阻擋也沒有的，水來得急了，捲起一個浪，隨着一大塊種着馬鈴薯的土地就被蝕落到水裡去，據我想本來河面一定不如現在的寬因河面很寬，而很淺，但是每年山水都要下來，漸漸把河岸沖壞了，河面也一天寬似一天，將來再過些時候，或須有沖沒河邊田地的可能。河南有大鐵橋一座，是鐵路綫自大同轉向的起點。平常人皆稱這條水叫河套，其實是桑乾河的一條支流，叫御河（或

玉河），離黃河河套尚遠，河套之名不知是如何附會的。後來每逢下雨，河套就發起水來，但是在平常的時候，可以隨便在裏面行走。

每天很早，到外邊對起伏的綠野，和四面的迷着朝霧的黃綠雜差的高山，做一個痛快的洗濯。中午讀些書。午後黃昏的時候，到車站上去間步。無形就有些新的發現，在自己感覺這可以說是自己生活過程中的一個新遭遇。

從車站到城裏，不是很近的道路。走過車站的盡頭，一道滿佈青苔的古色蒼老的城垣，橫陳在黃色的灰塵中；向西拐，沿着沙土飛揚的一條街，左面併着僅有殘跡的護城河，一直向城門走去。城門兩旁的城牆，磚全脫落了，丈把高的土坯，一層一層裂着大縫，看着實在有些危險。原來這是第一重門現在忘記了是什麼名子，進了這門，有一里多長的土馬路，兩面栽着樹木。到第二重門就和三、四兩重門又以一橋相聯。寬大的護城河，滿生着蕪草，裏面幾條由遠處迤邐來的曲徑。第三重城樓僅剩兩壁頽垣臨風向行人們灑淚，下面刻着「雲中鎖鑰」四字。其餘城牆均



用土築成，創痕處處，頗有飽經風霜，歷嘗巨艱的樣子。這就是現在人人稱頌的『老西守城』的故事的背景。誰都說『老西真有把傢伙』！豈不知天與其便的鐵桶大同城啊。

城裏自與小鎮不同，不愧是歷代的名都，進城來，馬路兩旁便道上，有許多婦女，都收拾得非常俐落，促膝盤坐，走了一條街都是這樣；心裏想：真難得伊們這樣閒散，真像北平看出殞的那麼熱鬧。後來經人解釋才知道這是大同特有的一種風俗，每天晚飯後，家家婦女都收拾乾淨，在大街上閒坐，爲是叫人品評，自家的男人也不過問，稱之爲『瞭街』。諸位不要以爲這裏的人，道德觀念一定極淺；不是的，多年傳統的遺傳致成這種違背中國整個社會心理的風氣，就是他們自己，恐怕也說不出一個理由來的；不過我想『瞭街』只能限於夏日，晚飯後無事，天氣又長，儘可以搖扇吸煙，街上去閒扯，『賣呆』。也就等於北平人的『蹣跚』。如果在冬天，塞外的風光又不同別處，狂風怒號，街上來往的人把頭扎在衣領裏，誰還沒事到街上去受凍？總而言之，不管是瞭街，是蹣跚，全是中國人過舒服日子的方式罷了。此外還有什麼社會意識在裏

面。

繁華的氣象，驟然看起來比北平還要緊張似的；街道很窄，再有便道上的『瞭街』者更倍增了緊促，來往的車馬，處處有水泄不通之虞。橫截在街空上的紅白布大減價大放盤的招牌，來得更凶。洋貨店裏的彩紙裝飾，貨架上花花綠綠的『化學』玩具，臨街玻璃窗裏豎着幾條花布，後面照着電燈；鞋莊的繡鞋；照像館的放大像，都能攝著許多人的心靈而在那裏徘徊，瀏覽，冥想。

十字路口的牌樓下，叢集滿了小販，怪聲的吼叫。高擊起手把的人力車，馬車，牛車，和一些專在這裏瞎撞閒晃的人。不下於廟會的雜亂，警察還是照舊斜著腿站在中間不動。

尤其可惡的是洋車夫，在馬路上有一個雇車的，故意一擁十幾輛，使你脫不開身，如果過來一個花枝招展的女人，兩邊就互相吆喝起來，下等社會太表現得過於輕浮了；學生們走起路來，絕少有左顧右盼的，差不多都不像爲出來消遣的。

也許大同廟宇最多的緣故，每條街或十字路口，很少沒有牌坊的，上面寫着我們閻主席的立身格言。



城裡的許多寺古蹟，如九龍壁，大華嚴寺，離大同三十里的雲岡堡石佛……因時間的不便都未能瞻仰，甚爲遺憾！

## 七

『開發西北』是近些年來最摩登的口號，也是爲人所重視的一件事，羅文幹氏曾經西北歸來，印象甚佳；戴傳賢氏亦視察過一次，結果大發慈悲反對歷史家發掘古墓。我不慚形穢，也覺得印象甚佳，就是沒發慈悲；其時有什麼慈悲可發？又有什麼慈悲可發？

一天清早，到車站上去閒躍，遠遠就看見三輛極整齊的車停在月台旁，兩邊是兩輛First Class的客車，中間一輛津浦路的First Sleeping Car——平綏路的車是以破著名的——上月台一看，許多穿睡衣，拖鞋，襯衫的客人在上面來來去去，或練太極拳；車上一個小橫額：『開發西北協會專用車』車裡正有多人漱洗。一會從包頭來的客車來了，預先有零担小販來站上，這時專用車的人們也都收拾好了，西裝革履，胸前『實業部』的徽章下飄着黃綢條，寫着『會員』，還有兩位女會員，紛紛買了點心，提着照像機，映下挾着

平綏鐵路旅行指南，聽說是往雲岡去。我想諸位會員負着『開發』的重大使命，那能去遊山玩水，不過據作者知道，平綏路因財政支絀，旅行指南還是民國十四年出版的，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改訂，其中除古蹟名勝外，實業的調查已經過了十年來，不論進步與否，不能不有些出入吧。我們不能說諸位會員是挾着旅行指南，提着照像機去遊玩去了，至少『我們』要知他們是『開發』去了，將來西北開發完竣，全國鐵路網修成後，或須還有開發『全國協會』呢！

## 後記：

這個暑假總算不白過，所得『印像甚佳』，雖然黃河氾濫的淹死鬼真向我哭，當時沒『大發慈悲』，可是好印像比甚麼都強。

本來想再記一點，眼睛在睜不開了，聊以塞責罷。

一定有人罵我太貧了，反正『印像甚佳』就得了嗎，還幹麼這麼費事？假如我真要『奉命飛西北視察』的一天，話更多了。

一九三五·一·十九



# 遊天然博物院記

金熙慶

光陰似流水般的過去，轉瞬之間，春天已到，種種花兒草兒，都萌鮮的芽，吐新的葉，在這和暖的時光，各校

沒有不到校外去旅行的，所以我們於四月二十八日，全校去旅行。我於那天清晨起來，穿好制服，洗漱畢後，便往學校走來，到了學校門前，頤和園旅行團的人，早已坐上汽車正要開走呢！我看在汽車裏坐着的同學，衣冠整齊，手裏還拿着一把頤和園旅行團的旗子，洋洋得意的唱着歌，讓人看了十分威風，我覺得也很有趣，不一會他們便

開走了，各處的旅行團都去了，只剩我們上天然博物院的，在學校枯零零的等著，到了九點鐘，才到操場站隊，由周先生，和高先生率領我們出了校門，走到燈市口候等電車，這時天空陰雲密布，冷氣有些侵人。我們向周先生說：「天氣真冷呀，我們到學校裏等候罷」。周先生到學校裏又打了一回電話，問電車的消息，回來又告訴我們說：「你們稍微等等罷，電車這就來，你們如果冷，上了電車就不冷了」。我們祇可等著電車，大約有刻一多鐘的功夫，

後來又過了幾輛，其中的一輛才是我們定的車，由首尾上了車，如風似的便開走了。

一會兒到了西直門，下了電車，耳中只聽得笛聲響，原來是有幾個學校的童子軍，在那裏站隊呢！還有賣雞蛋的小販，也在那裏喊叫；他們所賣的雞蛋，是供給旅行人吃的，因此他們看這許多的旅行人，怎想不多賣幾個呢？所以他們不住的叫賣，我本想買幾個，但是我們已排好隊了，也不能再買了。

我們由西直門步行至天然博物院，走進門去便是動物園，這時周先生又向我們說：「誰要在十二點鐘以後走，可以把名字寫來給我」。我與錫智二人寫了名字，交與周先生，我們便向前走去，在我們眼前四五步的地方，有一個如房似的大籠子，裏面有一個動物，如兔似狐，可是前腿短後腿長；又如俗說的狼狽，形極奇怪，原來這動物產在非洲，我國人看牠很奇怪，便把牠買來做一種參觀品，這動物也很可觀的，再往前走是一個五腿牛，牠的樣子也和平常牛一樣，不過尾上多生一腿罷了！後面有一間極高大而



雄壯的屋子，裏面有鐵柱支撐，形狀非常堅固，又有許多人圍觀，旁邊有一個人手裏拿着幾捲乾草，有許多小朋友拿着一大枚，買了一捲草，也拋在那屋裏，我們二人走近一看，是個驚人的大動物，也就是我們所研究動物學裏的長鼻類——象。牠的四肢如柱，頭形如豬，一身灰褐色的皮膚，叫人看了肉麻骨蘇，這種動物在世上是很缺少的了，幾乎快絕種了，牠因退化不能進化，所以產率很少，以致滅亡，就現在國家來看也是如此情形，所以必須競爭，必須進化，才可存在，如一時不進化，便會滅亡。

我們又順着甬路往前走，便是一片花林，香氣芬芳，

## 中山公園觀菊記

和暖的夏天，已辭別我們飛向南方去了，我們又該消磨這「秋」了；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天氣是十分的寒冷，颼颼的小風，吹得院中黃綠色的樹葉子，唰唰的亂響，我悶坐屋中，實在覺得無聊，於是上公園的心就萌發了。

我匆匆的換上一件衣服，踱出門去，這時的街市，完全籠罩着一種秋的景象；街道的旁邊，堆積着很多的——樹葉，破紙，爛布條等，被風吹得團團的亂轉，上升起來

顏色也非常美麗，紅的火紅，綠的碧綠，藍的靛藍，白的雪白，真可愛呀！我坐在樹下的椅子上看呆了，我聞着那撲鼻的香草，不知不覺的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覺，睡醒來時天已經要黑了，這時仰起頭來觀看天空，萎縮的太陽照着或青或白的雲彩，一團一團的如棉花，一捲一捲的如波濤，還有像野獸般的站在那裏，千態萬狀，無奇不有，我看了好像看一幕活動電影似的，真使我得到無限的喜悅，但是天色已晚，光華燦爛的太陽一影不見了，遊人也稀少了，所以我們二人入了西直門，便乘電車匆匆的回家去了。

一九三四·四月二十六寫於清晨

李昆吾

，好像旋風是的，使人睜眼不得。又走了一會，中山公園的大門已接觸我的眼簾了，我慢慢的踱了進去，頓覺得心曠神怡，精神百倍，這時也不覺得冷了，只願賞玩了！

猛然間忽有一種清香之味，鑽入我的鼻孔，走不數步，即見菊花數十棵——萬紫千紅，含苞怒放，光豔奪目；俯首低眉，真是爭奇鬪豔，美不可言。

菊，花中之王也，凡桃杏各花，都被嚴寒的秋給趕走



了，惟菊却洋洋自得，陪伴那後凋的松柏，與秋奮鬪！

這時的太陽先生，不許可我在那裏留戀；她說她要回

## 白雲觀之回憶

水火子

大約離現在已經快一年了！是一個和暖的天氣，太陽

高掛太空。嚴冬雖然已無勢力，但還得戴手套才不至凍紅

。（陰歷正月十五六的樣子。）我去大媽家裏遊玩，因為還

沒正式開課。忽然，我的好友彬叫了我一聲說：「上白雲

觀去不去？還有我九叔公一塊坐火車去！……」我說：

「好！不知道我媽行不行？」後來母親允許了，並給我二

十枚零用。我們三個人一邊走，一邊說，走到南池子，上

電車後，異常之擠，只好站着，不一會到了前門，就到西

車站去等火車，一直等了半句多鐘，火車才到；我們上了

那最末一列的鐵棚車，因為他叔公在路上作事，所以不用

買票。車上全是些鐵路上的同志，又有十好幾個大缸，不

知裏面裝些什麼貨物，我和彬站在車窗前，看外面的房屋

樹木，就好像飛箭一般的馳過去，只不過一瞬的功夫，已

無踪影；又有些人在旁觀看，還有些小小的土丘，不用說

，那自然是一種人生的紀念品了！十幾分鐘後，已到西便

家，還說明白再見，那麼我也只好回家，明日再來吧！

門下車，又回向東走，穿過了一個洞門，拐灣，經過了一個大的土坡，便到了白雲觀的牌樓。

耳旁所聽見的聲音，很嘈雜，如同一百度以上的水在沸騰。裏面有許多賣東西的；賣煙捲的，大串山裏紅的，賣糖的，杏仁茶的，豆汁的，賣茶的，抓彩的，還有一種投機事業，就是一個藍色的布，掛在牆上，布的中間有一鐵片做的忘八，如有人能在他所指定的地點用銅子擲着那忘八，黃獅牌煙一盒便能到手，如不能，那一大枚便算白白斷送，其他如此之營業法，及小販們不勝其數，恕不贅述。

最招人注意之處，就是那兩個橋洞；一個橋洞裏面有三個盤腿打坐的老道，至其冥目養神，端坐不動的功夫，實為常人所不及，但這不過也是習慣所促成，橋洞的上部，繫着一個紙木作的金錢，錢孔中有一小鐘，下有一盆以接銅元，橋洞下還有許多銅元，據一般的北京人說：「打



着那小鐘，當年就會發財。」其實這不過是老道騙錢的手段罷了，我也擲了幾個，（不爲發財爲聽響，）一個也沒擲着。

我們三個人又進了觀的內部，有許多的祠廟，如：八仙祠，關帝廟，呂祖祠，儒仙祠，等等。祠內都有老道管理香燭。有些愚民竟對着祠內的土木偶叩頭，實在無謂的很，由此可見中國一般人的迷信心理，尙未剷除；望我國民

## 秋日記遊一則

四時之中，以春秋二季最爲宜人；因其天氣和暖，不寒不燥，爲工商者，正宜在此時間努力工作，以制外貨，衛國健兒，正宜在此時間努力禦敵，以雪國恥。吾輩學生亦宜乘此大好時光努力讀書，以備將來立足於社會。但是要努力，沒有健全身體如何能讀書呢？所以教育當局竭力提倡體育。

秋季後十三日。正係星期。是日天氣清和，微風不起。遂與王君公權、張君慶祥。同作郊外旅行。早飯後出西直門；先至平綏路車站；見旅客往來，兵車擁擠，我又是喜歡；又是憂愁；喜歡的是看見站台上待運貨物，堆積如

，努力打破！後來我們又至廚房外面觀看，有大如八仙桌的鍋和蒸籠。又見幾個窮道士，伸出他們的流膿的手，向我們討銅板，我覺得很可憐，可惜我沒有了；悔恨得很。

玩了半天，已有些餓了，就去吃些雞蛋，和豆汁。看天色將暮，我就提議回去，大家贊同後，便一齊的走出那三個字的牌樓，走到宣武門坐電車而去。完

十二月四日燈下畢稿

劉克家

山，旅客往來，各有喜色。若非其中有三五難民，真不知現在於國難期中。又見兵車甚多。知吾國外侮未已，內戰又起，然不知手握兵權者，有何心肝也。若此內戰不已，不必人亡，則自亡矣！想至此，不勝憂懼，旋即沿河西行，至高亮橋邊；見兩岸夾柳，河水澄清，游魚可數，三五村姑，沿河洗衣，風景最佳，真是人在畫圖中。

惜吾二人均未有像器；不然，將此美景攝下。留作紀念，那有多麼好呢？真是不無遺憾了！又向西行，見船塢與西太后登船處，只剩地基舊痕，房屋業已無存；不免又起了「富貴雲烟，滄海桑田」的感想了。後又到天然博物



院，本要進內參觀，因天氣過晚，只好等有暇時再來遊吧！乘車歸家，正適晚餐。

過六日後，功課整理完竣已畢，天氣又很清爽，正是遊玩的機會，是日（正係星期日）邀了故友王張袁三位同學，一同往北海去。

進了大門；一直向着白塔走去，路上見各種花草，都帶了幾分衰老的顏色，前次來時花正好，想不到也有今朝；一步步的向上走，終達到塔上了。舉目四望，前門高峙的無線電台，故宮金光奪目的金磚琉璃瓦，景山，國立圖書館……都在眼眶以內。一陣清風吹來，頓覺涼爽，比在家中悶坐，真有天淵之別了。「好涼快！」袁叔英一口氣這樣的說。「可不嗎！前幾天，真熱得要命。」我這樣的回答說。我們彼此談着，但張慶祥並未說一句，祇管立着眺望。

一會，我們同下了塔，走到漪瀾堂前，有許多喝茶的人，談笑着，真很熱鬧，我提議說划船，他們都同意了，於是我們便買了一隻小船，一齊上去，搖動櫓槳，走向水中央去，白塔的倒影映在水面，十分壯偉，塔山上的樹木，參差不齊，太陽照在五龍亭金黃的頂子上，閃閃發光；與

白塔恰可比例，一個是莊嚴偉大，一個是富麗堂皇，我真不信造物者，竟有這般的神妙呢？

我們一面划船，一面說笑，興味很是不淺，漿過處水波潾潾，我們的說笑聲，在這裏慢慢的隱去了。我們在這裏自在遊玩着；忽然張慶祥插言說，昨晚我在大觀樓看的「俠義的故事，」誠有俠義的可佩，實足以顯民族之精神，我們遂追其事實；慶祥說，「我把故事首尾述明，但大家須依賞美麗的風景，託故事於耳中，那才能雙美同享。」

「話說，有一老俠客押糧進京；（南京）途遇巨賊所阻，不得逃生，被殺而死。老俠客之僕，遂脫難報知小俠客往事；小俠急飛行而雪父仇；所想不幸，被巨賊擊昏，棄之於路旁。」

「有一位李寨主。佔某山為王，其本領拔乎羣雄，其二女亦不次於父。一日，李寨主率其二女循游街途，於路旁見小俠客將昏死，遂施劑治理，不久全愈，乃邀家間

「小俠客告其來源，李寨主說：「你若想為父雪仇，必於我山習練武術，深功精巧以後，才能如你願了。」小俠客說：「受您之恩，我將重謝寨主」。寨主說：「而今你



不要再說；我收徒弟，絲文不取，况你乃爲雪父仇而從學的。能以孝義爲人，是我最贊成的事情，望你努力勿怠吧！」小俠客答道：「既然您這樣，徒兒只能感恩銘心受教吧！」

寨主竭力教其武術，小俠客亦專心受之。不至三年，武術超乎師上。一日，師說：「今日適你報仇之日，你與我二女。一同謀計殺賊，不但能雪你父之仇，而且有功於國，有益於民。」他們咸諾而去。直到夜分，才把賊殺死，並焚壞其房屋。

不日，某省長來函言：「李寨主徒子們，能使惡盜滅亡，爲國除害。今日功大有賞，特請任某縣縣長，期望就職。」寨主閱畢，速覆回信說：「請貴省長另請高明任職，愚民白髮體衰，不能充職。」如此之人，以義氣爲先，誰能不欽佩之耶！」我們咸伸大姆指說：「這個李寨主之行爲，誠俠義士也，我們要做效之」。

我們坐在船上繞了三四週，不知不覺的逍遣了兩三鐘

## 遊頤和園

四月二十八日，學校到頤和園旅行，我參加了，是日

頭我說：「若把這時間之半，用在功課上，那是如何生効呢？但試推想九一八的東省同胞，不正在水深火熱中仰首待救嗎？說起來，我們真是問心自愧了」。

他們聽我這樣說，不覺由快樂漸入深愁，都顯出有些悵然自悟之意。

途中路過一片荷葉很多地力，見荷花都已凋謝，結了許多青的蓮蓬；令人不禁有撫今追昔的慨焉！夕陽斜照在水面，時候已經不早了，我們便下了船，向外走去，出了北海門一聲「再見！」便各自分手而別。

行至家中，因手划船磨得起泡了。便休息靜養去了。次日晨起手泡全愈，覺得那兩日所游之地，不但能玩賞美景，以樂余心。並且受「俠義故事」的耳聞，以激吾心。因有記的價值，便持日記本依次記之。

現因刊委會徵文，編輯二中學生，便錄了作爲補缺，實了羞愧之事。

鴻飛

，天氣晴朗，到校，乘「市虎」——汽車——虎吼而奔至



目的地。現在僅把我所見到的較有趣的事情，零碎的寫幾句：

### (一) 排雲殿的無味

排雲殿是頤和園名勝之一——需要另購門票，大洋五角——我們人人都抱着一團高興來參觀這偉大的名勝，一進門，遠遠的一座高聳的宮殿，現在我們目前，我們在門內的一座橋旁，照了一個像，然後振起精神，扶着拐杖，一步一步的向台階上走去。走了幾百重，已經有人微覺氣喘。抬頭向上看，還有更多的石階沒有上去，我們都以爲看最好的景緻，必須要有最堅決的意志；這時雖然枯燥，上去不定有多麼好玩的地方供我們玩賞，於是頭也不回，汗也不揩，繼續的跑上去；到了目的地——排雲殿——鄭重的走進去，只見裡面除去無聊的佛像而外，別無他物，繞到後面，有的坐在廊上；有的躺在廊上；有的喘氣，有的揩汗；面上都現出失望的樣子，休息了一會，向右邊走去，見有許多山石，一層層的壘着，裡面有許多小洞，又照了一個像，纔走下山去，這時我們所費的力，和所得的愉快，恰好成反比例。

### (二) 在石舫的午餐

到了石舫，我們開始午餐了，差不多都嚼麵包，吃雞子，只有M君却大咬其窩頭；我們見他吃得很有味，我們也都搶了上去，狼吞虎嚥似的，你一個，我一個，不一會，把他的窩頭瓜分了一大半，他這窩頭味甜而香，別有風味，但是他的價值，似乎並不在雞子而包以下，我們取食物的時候，大半全是從手巾包，或皮包內取出，獨有S君，既沒有帶手巾包，又沒有皮包，而他口裏却吃個不住，你道他的食品在何處？原來都在衣袋和兜之內呢！

### (三) 幽雅的諧趣園

一座幽雅著名的諧趣園到了，順着廊子走去，廊下有水，四圍有山，中間有亭，亭旁有樹，有花有木；一個面積很小的花園，却將世間的住景，全包有了，最可完的地方，是北部的竹林，深鬱的竹子，環繞着於小山的四圍；山底上的水，嘩嘩的響着；水看來很爲清潔，不過有些人在水的上游洗手巾，以致人都裹足不前，園內的遊人很多，嘻說之聲，談話之聲不絕於耳；又加以園內景物，爲人工構成，所以興趣便減少了許多。

### (四) 山前與山後

我們從諧趣園出來，本要預算回去；因爲時間還有一



點空隙，所以我們又到後山去游覽，沿路見桃花盛開，溫風習習，春意極爲濃厚，又繞到一個地方，那大約是山前，兩邊都是桃樹，中間夾着一條道路，背後的春風緩緩的吹着，將我們浮燥的氣息吹得九霄雲外了。

## 五 琴聲

一霎時，忽然靜默了。連一個游人都沒有來，突然有一陣琴聲，打破我們的沈寂，我們洗耳靜聽，只聽琴聲鏘鏘，抑揚頓挫，極爲好聽，順聲尋去，遊人越來越多了，

# 雨後遊山記

天氣已陰了半日，幾次草楞上滴瀝滴瀝的要下雨，終於也沒成。這時我們在園旁一間多的茅舍裏歇着，忽聽遠

處的雨聲，漸漸的來到我們這邊。聽着樹葉及房上，拍拍……的響聲，隨着一陣急雨下來。一會兒，外面的樹葉，被雨洗得分外鮮綠，就是過路人休息的幾塊石頭，也被雨刷得更亮潔了。樹稍不住的擺動，和那軟弱的小草，也不住的躬身。忽的來了一陣小涼風，因他還帶些清香的氣味，也沒有關窗來禁止他的涼意。我們只拿旁邊的被單，蓋了身上，仍然倚着窗往外望雨。見鳥們默默的在厚樹葉下

再一聽不覺哈哈大笑起來，原來却是：「大正琴」聲，平常我聽這聲，厭煩極了，不知道這時爲什麼聽得這樣愉快？

這次春遊，給我一個印象，就是：「人人以爲好的，未必是真好；人人以爲不好；而不注意的，却許有些真好的景物存在其中。」

我並且想到：「不獨看景是這樣，就是其他的事，也許是這樣。」

## 真的

停留，只有少數的麻雀，飛着和叫着。和幾個蟬被喜鵲追逐的叫喊聲。

頃刻間，雨已漸漸的小了。空中的雲在向四下散着。等到雨完全止後，碧藍的天空，又廣大的現出。這時溫暖的太陽已斜照了。於是與弟弟們商議出去遊玩，是定好了要到東北小孤山上去玩的。我們便喝了些水，吃一點東西，便開始走向我們的目的地去遊玩。

這一天最熱時候已經過去了。微微的小涼風，在這才被雨濕潤的大地上，不住的浮動。使我們走路越加興奮。



路上樹木很多，有華亭，有美園，更加中間夾雜長着紅黃等色的鮮花。也有不少男女在那裏觀雨後的風景。我們一而走，一而談，不知不覺來到山的跟前。

山麓上有小溪，曲曲的往下流，我們便沿着溪邊往上走。走到一個小山口，水是從這口流出的。因為由高往低，所以水流湍急，潺潺作響，這時不能沿着水進行了。舉目四望，則見松樹林立，身前身後，形若兵排。更有別種的樹，也是枝幹挺立着，蒼翠的密葉子，遮蓋我們頭頂，上面的小鳥，吱吱的鳴着，我們聽着鳥聲，又再往上進行。

當我們經過可愛的園亭，房屋花草，相雜的時候，真猶入美妙的圖畫了。努力前進，終於達到山頂。這時我

## 童子軍大露營記

前面兩輛轎重車，迅速的在柏油路上進行。是幾個黃色服裝的童子軍自己拉着，後面兩隊整齊嚴莊的步行和腳踏車在後面行着，這是二中的童子軍，參加平市童子軍大露營的聖典的途中。

影兒往東射去，比我們長了許多倍，一派紅色的日光

們已經疲乏不堪，但那肯去歇息一會。只是東看西望，山前山後的奇景。看見我們家房子時，便指給弟弟們看。但他們那裏相信。就是因為太小且模糊的緣故。於是又告訴他們那是王家的房。那是李家屋。並指明我們房東的大白牆，和房後的樹林。他們才點一點說道：『對了！那不是我們的鴿子落着休息的那兩棵大樹麼？……』我們在此不能久停，因為天色漸晚，早些歸家，以得家中放心。於是我們順着原路，走下山去。

將下山坡，紅日銜山，雲霞掩映。一路山光水媚，風景清幽，令人心曠目爽。抵家，則村煙四起，天色已垂暮矣！

薛慶祥

已漸漸的落下去了，離着目的地——天壇——還遙遠的在幻想中！

人聲嘈雜了，已到前門大街，一時又聲音息了，現出黃昏的天橋。十分冷靜寂寞黑暗佈滿了，白天熱鬧的天橋。

荒草枯樹顯在眼前；大自然的秋射在目裏；目的地天



隨已映在目前。

往一條曲折的小路走去，兩邊是些小樹黃草，車停了我們佈置營地，垃圾坑，廁所一一完竣。於是一片荒草地裏，完成弓月式四個營帳，一張藍色的團旗在空中飛舞，這時地上便活躍起來，陽光落了，月光還在朦朧，黑壓壓的四面林中，不時發現一縷一縷的燈光，預備作飯，我同江去買水，在小路上走很是黑暗，有了光線了，已出門去但見見蔚藍的天空，掛着燦爛的星，月的出處，照得紅烈烈的一片，月亮將竿頭，地下却是漆黑，辨不出高低，到馬路上雖有了電燈，也是模糊不清。又往前走，兩邊有房了，也明亮了，照在電車軌上，好似兩條金黃的蛇在并行，街上只有朦朧恍惚站着的警察和平民食灘的洋車夫！淒涼冷靜佈在空間。買水回來，月已升得高了，地下也明亮了，走在林下，不黑暗了，地上許多樹影，兩個人在樹影裏在活動，往上看是密的林枝上掛着銀色的星，靜悄悄走回去了。

回去煮了些粥做些吃食吃完了，在星月下玩了會分別的睡下。天雖黑，有星月的光指給我們。天雖冷，在營帳內睡，雖不似暖閣的舒適：但吸的空氣是新鮮的，也正

可鍛鍊我們的體魄，將來為國家為社會去爭光雪恥，在我腦內徘徊許久，纔漸漸的睡去！

第二天的清晨，異常的冷，秋風吹着戀枝的黃葉，瀟瀟作響，一片一片的黃葉落個不住，地而的黃草和落葉，平平的鋪了一地遠望去好似一張黃色的絨毯。秋的景象完全伏在晨氣中！

號聲響裡，留下數人收實營帳，大家便跑步到指定的大路上練了早操。馬先生報告道：「今晚營火和偷營。」

回去後，營地一切都整齊而清潔了，大家作飯吃完飯後我同江為夜晚偷營的準備，便拿了小冊去繪地圖，並到各處遊覽，到天壇底下但見綠瓦紅牆，一個偉大古代建築物，射在目裏，到天壇裏却是黑暗暗陰森森不能引人入勝，便走回去，隨路拾些枯草作營火用，抬了回來，我們因到處留戀，天色已兩點多鐘。回去站崗，不時有各校來參觀，忙亂些時，陽光落了，吃完飯，又黑暗了，略作休息，便去營火，拿着那些柴草，來在大路上，把柴草放下，和四中買的柴放在一處，推得很高，點着了但見紅烈烈的一片火光，金蛇縱橫，這時各校表演興高采烈時却被警察禁止。說了半天，纔得允許。表演完畢火已漸漸的息了



纔回營去，偷營因我們已走了許多人，沒去偷，守了半夜

才睡去，第二天早晨便快樂的回去了！

## 潭柘寺遊記

王廷琨

欲吸新鮮空氣，瀏覽自然風景，去舊有之煩悶，添無極之興趣；增長知識，擴充技能，則旅行爲勝，非其他所能及也。吾校有見於此，遂在秋日作一潭柘寺旅行焉！

潭柘之軸雲寺即晉之嘉福寺，唐曰龍泉寺，金皇統間爲大萬壽寺，明正統間仍爲嘉福寺，康熙時始賜潭柘寺之名。

民往來，亦愈衆多，至門頭溝。下車用飯，飯罷。西北行至煤窰，進去參觀，內中規模甚大，工人衆多：有管發動機者，有司大鍋爐者，有在洞內挖煤者，有在地上運輸者，均忙悻異常，除參觀者與巡警外，無一袖手閒者。

觀畢前行，爬上高山，曲身而上，道路橫斜，蜿蜒如長蛇，起縮如瀾石，吾儕。越山邁嶺，回顧山下，各處各

屆時，晨五時半，至校集齊，乘電車至西直門，步行至車站，乘火車往門頭溝：一路風光景色，幽雅明淨，遠望青山，近觀碧水，萬紫千紅，百卉遍地。一時至黃村車站：南望平野，一片青青，塚墓雜置，樹木成林，人行於道，各事其事。其最佳者，爲一株松，枝扁如餅，幹曲似弓，百卉將萎，而彼稱挺然清秀，則有似夫臨難之忠臣也。

樹，房似礫，塔似椿，林似青草。俄而大雨紛紛，滴水成泥，足下甚滑，繞嶺下山，始至潭柘寺：身寒體冷，衣裊盡溼，別易新衣，稍覺溫暖。未幾開飯，飯罷。天雨霽晴，大衆游山，至觀音洞，內有石刻觀音像，北洞中有一石虎，乃觀音之騎也。出門南望，高峯插雲，雲低蓋頂，似氣

再站至石景山，爲北平電燈公司之發電處：場址廣大，機械衆多，煙囪高大，黑煙縷縷，東南即石景山脈，山高而廣，草長而青，頂有一廟，聳然獨立，則有似夫介然自守孤特之士也。既而。車開甚速，山岳漸增，樹木森森，人

巡游，煙霧瀾漫，山高萬丈，雲上見頂，隱隱燦燦，時藏時現，百卉供之，風景極佳，天氣漸昏，回寺就寢。

次晨。與數同學，重復游山，而望羣山，底爲雲托，頂在雲上，好似空中出島，地起白煙。既而日出，直射馬



鞍山，反映潭柘寺，山水清秀，令人神爽。俯視山澗，碎石橫臥，層層疊疊，泉水直流，旋成深潭，吾等有以碎石擊潭爲戲者。西部有松鼠亂竄，吾儕下澗捕之，久未獲一；乃回寺漱洗飲茶，飲畢，大家同游寺中：寺稍壯麗，地土廣闊，均係用琉璃瓦，精磚製成；大雄殿尤爲高大，龕供二小蛇，曰：「大青，小青，」僧指爲龍王。浮屠之謬妄，固不可以人理喻。南有銀杏樹一株，幹周可數丈，高十餘丈許；院內多置七葉樹；最可觀者，爲百日紅，幹似無皮，枝葉均紅，數株合繞，實爲奇樹。柘樹尙餘一塊，擺於殿旁，以鐵絲網罩之。寺後泉脈西來，分左右循石槽外趨，落於澗底，川流不息，日夜咸有聲。余登階往後殿，參觀佛像，大都木製，石刻，殿前有一石魚，據云乃仙爺之寶，以物擊之，可治百病；和尚有數十人，每日在各殿中念經修道。

觀罷。時已八時，乃回寺中吃飯，飯罷稍停，即沿路奔戒壇寺而來，道路不平，步行艱難，前有柿樹，吾等登石摘之，吾摘其大者三。繞山而行，在澗旁又有山裏紅。懸棗等樹，吾等摘其果，折其枝，入於袋中食之；又爬山而至戒壇寺：入寺西行，至客堂休息，又至後殿飲茶，腹

肌難堪，恰遇校長發給麪包一塊，暫解飢渴；遂繞觀廟宇，寺顏壯麗，地土亦廣，雖不及潭柘寺，然亦屬廟宇之大者也。中有僧道數十人，念經修道；樹木蒼翠，一望碧青，草卉華滋，純綠鮮紅。登台見馬鞍山，葱翠接於目前。無暇明細觀寺，休息一會，時已不早，乃成羣結隊奔長辛店車站而來；余等環繞山岳而行，人已疲甚，一路風光景色，佳而且秀，美而且精，田中植物，均已成熟，農夫田中工作，兒童場中玩耍，神情極爲自然。又爬一山，始爲平地；逢人便問，惟恐錯路；及腿乏至極，則休於草地之上。數鐘之後，始至長辛店：坐於站台，已不能立，身如散骨、腿不由人，休息多時，始稍恢復。天已昏暗，明月東升，遍地皆亮，精神暢爽。至六時許，火車已至，吾等登車，西望土山，東觀明月，至七時餘，始行開車，眺望高山，突兀不平，色黑如煤，模糊不清，有受光處，稍微清亮，去山漸遠，至蘆溝橋，河水甚寬，橋長而闊，均爲鐵製，車稍停即駛，離山愈遠，草本漸稀，歷而至跑馬場，人家漸多，明月漸正，又經西便門至前門車站，大家下車，略談數語，即行分別。吾乃乘電車歸：憑窗外觀，人民往來，異常衆多，商業繁華，異常豐旺，心中猶疑，忽而醒



悟，今日乃中秋佳節，於是一心回家過節，至家已九時許矣！

余食後稍休；至十時許。全家團集，圍桌共談，風嫋嫋以入戶，月皎皎以當空，梧桐落葉，籬菊將黃，此正孟秋一夜涼景也，食畢即就寢。

余因時尚早，乃登層樓最高處，瞭望天空，月圓而明

## 醫巫呂山遊記

寧北鎮縣西十五里之醫巫呂山，嶂巒層疊，東瀾重林，清幽綺麗，素以勝景聞。

甲戌三月，余偕數同學遊之。於是過小巷，出南關，沿城西轉，循曲徑，穿重林，越清溪而北行；時天清氣暖，風不揚塵，水不生波；至西關西轉，入正道，道旁多楊柳，或倒垂，或龍鬚，玉絲綿綿，如髮如煙；又行十餘里，見前有桃、梨萬樹，色雜紅白，遮村蔽道，形似集雪，及入其中，碧草爲蓆，冰苞成蓋，狂蜂蛺蝶，亂舞枝頭，花開盛處，玉蕊穿連，清絕一色，若一天然之錦堂，芳香四溢，行數十武，且隱袖中不散也。又里許，始抵呂山麓，遙見巒峯高聳，松柏叢密，怪石崎嶇，巖谷深邃，知其

，若點頭微笑，以適吾意者，因念民國成立，迄於今茲，疆土日蹙，民生艱難，內患未平，外侮復至，今雖月圓如鏡，不知民得聊生，安居樂業，要在何時也，時已三更，乃回室就寢。

翌日，回憶旅行之經過，及佳節之團聚，自覺增長知識不少，因喜不勝喜，遂濡筆而爲之記。

楊際芳

中必有幽境，乃循曲徑而上。踏花步草，拾翠尋芳，過小橋，橋下有清溪，水潤石上，潺潺若雷，左盤巖三轉，至石棚，棚廣七丈許，內高十丈餘，爲一天然之石洞，左有神像，右有仙窟，土有聖水盆，有石寶洩水盆中，冬夏滴，盆滿不溢，惟石壁峭拔，似不躋，加以盆旁冷氣森森，幽黑黝黝，令人視而膽寒，故衆皆未得目睹其實，其旁有洞中天，陽光從萬刃石隙中射入，水色反映其上，影成五彩，模糊而有：「夕落東方日，須在甲午年。」八字，不知何人書也，衆皆稱奇。其旁又有滴水洞，清水倒垂，四時不絕，爲清溪之一源。衆觀畢，稍息出棚，信步而西，而北，趾漸高，層石確確拒足，路旁有杏樹，殘英鋪道



，至一螺旋峰下。有大石，無殘缺，題咏甚多，莓漬不可讀，又曲折至桃花洞，洞在崖中，不能探視，東爲石棚巖，

屹屹參天，古本叢生，荒茅丈許，又下至風井，衆投以手

絹，飄然而上，在繞老松，南之老爺嶺，巖刻「萬古英風

」四字。衆坐救命松旁，俯視垣外，清紗籠罩，人如蟻，

屋似拳。諸峰奪迅出，松栢蒼鬱，芳草碧色，令人視之心

神澄澈，信口胡吟，張生曰：「風景依然，江山安在」董生

力擊之，衆相視，見有日人三五，「已跌死，已罵死

：苦打殺矣！」相語而來，衆乃下，度小橋，東至白雲關

，拾階而上，九轉陟其巔，上有關音閣，碎礫砌成，是爲

望海寺，衆扶楯下視，河如帶，山如礪，煙村漂渺，與天

爲際，目眩，頭暈，身立萬仞絕巖，毛髮爲之倒豎，頃刻

，心神搖曳，若擲身大海中，漂洋而去。須臾，神稍定，

乃各道前情，不覺失聲笑。張生忽下視，衆亦隨之，見有

日婦三人，方至白雲關，即長吼一聲！翻身而去，衆皆絕

倒。趙生忽起，揮筆於東牆，衆視之。乃八言律一首，詩

云：

年年佳節來登高，今又登高性本蕭，

眼望山河依舊在，誰知國土竟頻削，

羣黎醉夢魚游釜，大廈傾危燕宿巢，  
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朝。

衆鼓掌歡呼稱「善」，董生曰：「速行！不可久留！」衆

遂齊擁而下，至白雲關，南視梨花十里，蒼田千頃。董生

曰：「衆知田中何物？」

余田：「穀」董生曰：「棉」余曰：「何以知之？」

曰：「日人收買。」曰：「何用」曰：「做炸藥」衆皆俄

然而驚！趙生歎曰：「九一八前，國不收買，今爲異族據

去，惜哉！」董生曰：「此九牛一毛，他爲吾曹不知者不

知凡幾。」吾曰：「民國初年，吾鄉有賣藥日人，爲匪所

殺，致給賠償六礦地，開煤窰，表爲中日合辦，其經理劉

海軒竟劃六十礦地於日本，衆以爲何如？」白生曰：「好：

買國賊」衆皆大笑，時已北行至望松嶺，可遠觀西嶺千年

之玉指松，前視則巒嶂羅列青松千嶺，蟒態龍形皆在目，

少憩，賈勇復登，攀藤援蘿，上至山脊，青平數里，直

達北之極高峰。峰如疊翠，衆疲不得躋，沿山東轉，山蘭

錯雜芳草間，香韻清幽，惟不得仙人影仙人橋，乃南轉接

杏枝而行，數度重巖，至燕子翻身下，有日俄等人攝影其

旁，衆循仄徑上，微西有怪石，高丈許，中有大窟，左右



無路，入窟中，前斷途，左空虛，右有石壁，壁不可躋，惟壁隙生松根，做二半環狀，須挽上環，登下環，右手攀石巔，在登上環翻身東轉，左手再攀石巔，身力蹙，方可翻上石窟，其北有盤道，明滑容一足，下爲深澗，一或不慎，輒碎骨分身，須斜身伏行，數十步，在挽松根西上，穿二石之間，挽松一躍始可上焉，時董生先行，衆人尾隨其後，至巖頂，遊目四查，所謂呂山十景，皆歷歷可觀，有數同學，因一時性娛，而唱「君力代」，至使日人垂手致敬，殊可佩服，夫吾國民，誰以國歌爲是，即使國家尙視爲漠不相干，其亡國也，不己宜乎？衆跌坐老松上，默思良久。及下時見西亦有徑，可下不可上，衆遂循西下，東轉

## 遊 萬 善 殿

秋日內一個星期日的下午，由家中動身至中南海。一路秋風淡蕩，吹至身上，頓覺涼爽；將腦海中所積的憤事，完全吹沒了。

到了目的地——中南海東門了。那裏太淒涼了！一扇高偉的大紅門，南面有一處售票所。我買了票，就遞給紫紅牆立着，而臉上現出倦意的收票員。

穿石窟，在南折，下行半里餘，又至石棚旁，入官音閣，有僧引入禪堂，衆休息飲食，略覽寺殿，下午一點，遂留錢而去，至寺東曠觀亭，清風拂頸，愈覺神明，余曰：「赴無風寺如何？」衆曰：「善」乃下至石棚，復西上微南行。穿松林，步砂礫，北轉而上，約行數武，茅草叢生，荆棘仆道，衆疑，余曰：「行」猛力披蒙茸，履巉巖，衆尾遂余後，卒登峭壁，而達西嶺巔，然不得無風寺，惟見東約一里處，巖石層疊，松栢橫生，大廟隱現其間，碧瓦紅牆，講殿疊起，是爲呂山一部。名勝亦多。時夕陽欲墜，不得在遊，乃沿西嶺而歸，噫！呂山如此，至爲異族所拒，吾其甘心耶。

### 胡家聰

進門往北，先至萬善殿。那裏的門，只是左右兩個門開着；中間的正門却是閉着。欲進大殿必先過石階；走過石階，進了大殿，冷森森的，寒入骨髓，如入冰窖。正中塑的是金身的如來佛，他前面有供桌，供案，拜墊……等物。兩旁塑有十八羅漢，有的面孔和善，有的面孔猙獰。往殿後走去，又塑有韋陀佛，金盃，金甲，臂捧降魔杵。



後面向南一排房屋，內供龍王，以及雷公電母。

我又按原道走至萬善殿門前，又往西，出了一重門，見迎面一亭，矗立水中；並有臨時搭的木板橋可通。我走過去，見亭之中心有一長方形橫立的石壁，上有「太液秋風」四字，爲乾隆帝御筆。除壁外，四圍尚有幾個茶座，但是無一顧客。立亭中的壁前，見西面的堤岸，樹木，建築，反映於太液池中，似隱似現，非常好看。

## 意園記

余於閒暇時，閉戶讀書，寂寞之際，忽學友往焉，迎至屋中暢談。友曰：「某城山居其半便於人之登覽者，爲某高嶺也。因山之高小爲屋，其嶺有寺。每值春季，桃杏爭艷，紅白相映。且有小湖環繞之，鳥聲水聲相雜，故遊人多於此消遣也，亦云盛矣。」乃同遊焉。

出城里許，見村中野景：有田千畝，農夫耕之。有羊千頭，牧童牧之。雞犬聲相聞。又行數里許，乃見河水如帶徐徐西行。忘路之遠近。忽逢花林夾岸，數百步中一色

## 春遊

暢風和暖，霏雲乍暗，靄靄惠潤，葩情而葳，時迭莢

出了亭子，又過了橋向東步去。就上鞏南山，兩旁有一欄欄的黃金色的菊花，很是美麗；更有柳、榆、槐、三種樹木，散雜於山坡間，叢翠異常。內有蟬，鳴聲了了……非常清幽。

下了南鞏山，慢慢向北徘徊着；過綠蔭，時有樹梢拂頭，當時發生奇癢。

時已四時許，我便別景而回家了。

韓志澄

。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更西行乃見山，綿延於西北南。東之一面近水。山高數十仞。登其巔，乃得一高而坐推窗而望。俯視草木，皆環拱爲升降。東望坎煙，忽續忽斷。亭之後，松木蒼蒼。芳草萋萋。遙瞻大海，天水相連，風帆出沒，一一可指；全景如在目前，似身臨其境也。聞而忘倦。言畢友亦不見也。言之爲夢然，可知景之警人也。乃援筆作爲意中之圖耳。

中華民國廿三年十二月一日作于故都

震玉

香，葳草萎蕤，繡纒翠碧，氛清不晞，同窗密友郭郊邀進



於時水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復層遙望，一山岩巖峙立，及上崎式山路，青樹翠曼，幽泉怪石，絨草森森砂礫散，又數輻至一石，溪旁流一，泚冽徹底。望之渺杳，潺湲溶溶激瀑瀾瀾如鳴佩環，鳶舞魚蹈，蒼穹澤溪雖迢帶焉，仍靈似然，過一林縹視二壑，一應一壑一驚一動，狂奔這遁，入窾穴中，不復出焉，時風徐徐，岸芷汀蘭，毛雨乍霽，霄霓霞燦，蓋覆靛靛。眩目貽神，若處仙境。然偶

## 潭柘寺遊記

天還未曾發白，早五點鐘時，學校中已然有許多同學們在那裏行動；大家正忙着出發到潭柘寺去。

五點鐘已經過了，上電車出發之時也到了，一路經過了東單西單西四而到西直門，於是下電車排隊到平綏路西直門車站去，七點多鐘車纔由前門開來，又站隊上火車而往門頭溝行去。

大約五十分鐘上下，車已達到了門頭溝，大家下車同到車站北面的一個場子上去休息，同時就在此地的一個小舖子裏喝點茶，吃點飯食等。先生在這裏也不感覺食物不衛生了，也和同學一樣的買着吃。

念東省，黑水白山，舊物依存，然唯誰主之？思之慨然，俄而顰眉眩目，回憶舊歲，偉哉吾華魏魏，美名弗朽千古流芳，然我自不振，夸何夸何，發嘆聲未止友「四省淪亡，鬪茸小子，何甘做傀儡。」時寥人靜，淒神寒骨，悄悄幽邃念及青年，何辜自敗此時何時男兒立志之秋獨不為限？仍自遨遊。愧無羞恥，肅然憤歸泚筆記之。

一九三四·三·二十四做于燈晚

朱譜經

因為經過門頭溝，所以便到中英煤礦公司去參觀。這煤礦公司我是去過的，我去那時裏面有兩個汽梯，如今只餘下一個了，不知那個為何不要。後經一度打聽，方知那汽梯下面沒有煤了。

出了煤礦公司之門，又向西而行，經過一條街市，有許多人在街市上買物。兩旁店舖中所陳設之物品，有的是五光十色純新的，有的是破爛不堪的了。這也許就是門頭溝最熱鬧繁華的街市吧！

由門頭溝到潭柘寺之路程共是十五里，這十五里全是山道，我纔走得七八里時，兩足已是不可行動，只得坐在



地上休息，一面還看風景。此時見山下之房屋，如一個個火柴匣似的，排在地面上。同時又可見山上而的風景，山是一座比一座高，看起來，一座比一座來得險要；一條條的小道曲曲彎彎的繞着全山，甚是好看。

又走了一刻工夫，天上的雲，忽然變成雨點落下來。起先是很小，漸漸的由小而大，一滴滴不住的落着。無情的老天爺，他真個下得使我們都成了落湯雞。山道是很狹小的，道上的石頭被雨打濕，我們走到上面真是萬分危險，一個不小心就會滾下山去。

在雨中，足足行了半個多鐘頭，就見一條大道，由大道一直的走下山去，於是這潭柘寺便發現了，大家飛也似的跑下去，便到潭柘寺門前。

到了寺院內，各自覓了一間房屋休息，記得我們住的那間叫做「普先司房」。

潭柘寺有許多古蹟，大家都忙着看古蹟去，有的同學在雨未住之時，獨自冒雨前去看。（我也是如此）先到的是大雄殿，殿有大青爺和二青爺，本來大約是兩條蛇，不過寺內僧人認其爲龍王。殿之屋頂上，有兩個金鎖；有人說：『在清乾隆時此二龍（屋上之琉璃瓦所造的龍形。）

曾經走動過，當時乾隆皇帝見了，便以金鎖鎖之，後即不動。』這兩件事，多半是迷信，不可認以爲真。

飯後，天氣放晴，夕陽西照。與同學數人，至寺外一遊，見山澗中流着方纜所下的雨水，山上的水很急的流下來，如同一個小瀑布一般無二。在此地徘徊片刻，太陽已無光亮，天也將要黑下來，於是大家忙忙回寺。

天漸漸的黑將下來，正是睡覺之時到了；此時月光在地，天空中的那輪明月，已是由東方升了上來，亦正當是八月中秋之時。如此良夜，大家便不睡覺，到院中來歡賞秋月。不久，因天氣寒冷，不得不到屋內去。到得屋內又無事可做，就唱幾句戲，說幾套相聲，以此二事安然度過這長夜。

早上天未明亮時，大家便出了寺門去吃點心，並洗臉等。約八點鐘便吃飯；飯後又出發，步行而到戒台寺去。

由潭柘寺到戒台寺一共是十五里左右，一路行去，全是羊腸小道，道旁尤多石子，真使人行走不便。路旁多有山查紅樹，我路過時，嘗取少許，放入衣袋內，且走且食，故不感覺絲毫之痛苦。

不知不覺已到了戒台寺，時寺內僧人正在誦經；因今



日是中秋節之故。我們看他們誦了一會經之後，便到各處去參觀。見本寺之宮殿多比潭柘寺新而美觀，至於其他風景却不如潭柘寺了。

休息了一個鐘點，便結合出發，行這最後的二十里路程，而到長辛店上火車去。

一路行去，全是平坦之小路，少山道；故行走得比以前快得多了。太陽出的很大，各人身上也都發熱，出了許多汗水，衣服也都濕了，十分難受。

因為吃飯太早之過，所以在半路上就餓了，一直走到

## 秋季旅行記

嚴熱的夏天去了，溫暖的秋天到了，於是我們舉行秋季旅行，一處是天然博物院，一處是潭柘寺和戒台寺，我便往潭柘寺和戒台寺。

學校出的佈告是九月二十二日五時以前到校，五時便走，我在三時五十分便起來了，漱洗畢，把東西備齊了，匆匆間只帶了一元五角錢。出了街門，去找同學，等了約十幾分鐘仍無信息，我便獨自走了。

到了學校玩了二三十分鐘，先生便点名集合，等到電

了長辛店纔到一家小飯舖去吃東西，所吃的也不過只是燒餅一類之食物。

聽人說：『由長辛店到北平的車，要七點多纔開。』此時還未到六時，我便到站外去望一望。到了站的那面，出得站門，便是一個小曠場，場上要賣物的，有說相聲的，也有唱戲的喝茶的；到似乎十分熱鬧。我在這裏買了一點東西，便回車站去。

明月已升起在天空中，七點多鐘到了，我們上了火車，平平安安的回到久住的北平。

白寶仁

車到了，才上了電車。經東單，南池子，天安門，西單，西四，新街口，而直達西直門，下車後，步行到西直門車站，等了約數分鐘，大家纔上車。我便挑了一個有窗戶的地方坐下，以便我看遠處的景緻。

遠處的山脈，如盤龍似的連綿，近處的田野，都陷在綠的境界。車經過數回小橋，及數次車站，如西黃村，三家店，石景山等車站。每到車站時，我必下車買點吃食；到三家店時，我買了六大枚的粉丸子，將將吃了一個的一半



，火車笛響，已到開車的時候了，只得連忙跑到車上去，損失了六大枚的粉丸子。這是第一次金錢損失。

車到門頭溝自己隨便吃食，我便吃我自己的麵包，將吃了一小片，其餘的那一磅多的麵包都被狗銜走了，這是我的食物損失，我無法只得買了幾個燒餅，和我的果醬一塊吃，另有一種特別食味。

途中經過中英煤礦公司，校長提議到裏面去參觀，交涉畢於是大家魚貫而入。到裏面一看真可說是煤山，其黑無比，裏面便是各司其職，燒火的燒火，推煤的推煤；出公司後，同班曾君的那雙必白鞋，已成灰色的小驢兒的蹄子了。又經兩個小鎮才到了山路，這條山路多石，少土，石成灰紅色，無樹，多雜草，路中拾了許多石子，如白玉，黃金，混蛋等，（這是我給石子起的名子）。

不料到了山的中腰忽然下了大雨，個個都淋得落湯雞似的。經兩個小廟始到潭柘寺。

到那裏檢了一間清潔的屋子，爲臨時宿舍。這時雨才住，天氣很冷，於是我穿了我的小綿襪，到外邊去閒遊，並帶了兩個小罐。

首到大雄寶殿，裏面有大青，二青，觀音等佛像，和尙

說：「這廟是晉朝所造，有兩件寶貝一是五指樹，二是大鍋。」出殿，後便和闖王等去捉蟋蟀，後忽聞泉水聲，便到那裏去玩水，玩了一個多鐘頭始回廟去吃飯，天黑時到泉水那裏去洗了一回澡，因有一處水是溫的。

到睡覺時回到屋中，同屋中有二魏，曾君，潘君，和楊君等六人，到夜間曾君對我說：「咱們來一段法門寺」我說：「好」於是一答一合的唱了起來，將人家吵醒，才不唱了。兩點鐘時我便起來了，去烤衣服，乾了以後便又帶一隻燭和曹君去捉蟋蟀去了。

到七點鐘時，我便得了十二三個柿子，五個老玉米，九點便向戒台寺出發，路上我又得了足有五六斤的山裏紅，這些東西都用我的棍子背著，到了戒台寺休息一會，一點時便向長辛店出發。

途中又有了我愛吃的食品是白菽和花生，我又掘了有五六斤放在我的背包和領巾之，一共有九，十斤重，後來因在千佛巖照像，我由上滾下將手摔破，下面便是山澗，險些命喪千佛巖，我那些重東西由修先生爲我背着，並且失了五角多錢，這我第二次金錢損失，和第一次皮肉損失。



到長辛店，吃了修先生七十多枚的飯，左手又被車窗攔了一下，這是我第二次的皮肉損失。

七點三十分開車，並且車上沒有燈，罵他們，他們不

## 遊潭柘戒壇兩寺後

曾昭祖

### 一 去時的途中

九月廿二日那天，爲我們秋季旅行的日子，所去的地點分二處：一爲潭柘寺，一爲天然博物院，我是遊潭柘寺的一份子，故此是日早晨五點三十餘分就到學校，等候出發。六時從燈市口登電車至西直門，又由西直門七點五十分坐火車至門頭溝，當中經過西黃村，石景山，三家店等站。在車中，倚窗外眺，但見一片綠色，映到我的眼內，實在快活得得很。在九點一刻車抵門頭溝，我們下車後，用完飯，便到中英煤礦公司去參觀，出來，便一齊向潭柘寺走去，但將要到該寺時，忽然一陣大雨落個不止，我們不願受淋，便一氣跑進寺內。

### 二 潭柘寺

我們到了目的地後，由先生給我們找了一間屋子，作我們的臨時宿舍，那時我身上的衣服已被雨淋濕，便把上

理，只得摸着黑到了前門的西車站。出了車站，僱了人力車，途中我睡了不知道，車到了，我才知道，深綠的街門映在我的眼前。

下衣服一齊脫下，只穿了一身單褲，又兼我的行李還未運來，只好受會凍，後來行李來了，我忙穿上衣服到各處去遊覽，先遊大雄殿，殿內有觀音，大仙，二仙，三位佛爺，再有三聖殿，毗盧閣，由西上樓，有蓮界慈航，下樓西北行有戒壇，（我們的吃飯處）出去潭柘寺東面有觀音洞，西面有明王殿，我們又在外遊覽多時，便吃飯去，飯後，大家談了會話，便安寢了。夜間同屋的白同學，大鬧起來，吵得大家一夜未睡，直到天亮，方纔安靜，八點鐘吃完早飯，又遊覽一會，於九時向戒壇寺出去。

### 三 戒壇寺

從潭柘寺西南行，經過幾個山嶺，再南行，只見一片濃綠葱籠的田禾，茂盛的樹林不知凡幾，遠遠又望見一層峯巒，現出和平的顏色。大家渴的不可開交時，忽然救星來到——山道的左旁有幾株紅葉樹，被我們看見，便一齊



上前，各攀了不少紅菓，隨走隨吃，這才解了我們的渴。

廿三日的上午十二時我們走到戒壇寺，該寺較比潭柘寺大些，在將進寺門時，一陣念經的聲音，送到我的耳裏，於是隨着聲音走去，見一個大殿裏，六七個僧人在那裏念經，於十二時半許聚齊了大家預備至長辛店，故此戒壇寺我們未遊週全，便提步往長辛店走去。

#### 四 歸途

這是末一處，並且從戒壇寺到這裏須走三十六里地，所以我們不願再隨大家慢慢行去，總想先到可以有休息的時間，於是我們先自走去，但在途中被大同學丟下一里地遠，我們幾個人如同盲人一樣的向前走去，只走得我們苦

不能行，恨不得永不動，沒法，只盼再走幾里就到了，走到大灰廠向人詢問，說此地距長辛店尚有十八里，我們非常煩惱，然而不走也不行，又走，再詢，什麼還有八里，還有五里，又什麼一過嶺便到等等的話使我們高興了，果然一過嶺便到了，我們找了一個小飯館，吃了點東西，便往車站走去，時已下午四點十分，我們在長辛店玩了多時，乃於七時乘火車回北平了。到了前門車站，提了行囊，僱了一輛洋車，就家去了。因覺此次旅行，頗有趣味，不覺的拿起禿筆來，把旅行情形記上，以作紀念。

一九三四，十，三，寫於下午



## 詩 詞

### 詩經上幾篇「情歌」的翻譯

子 剛

自序：

在舊禮教束縛下的男女，戀愛是不公開的，就詩經上一些描寫「情」的詩歌來看，恰好反映着當時社會的色彩；所以，一些「怨女」「曠夫」的聲調，和「幽會」「私奔」的行爲，便成爲當代的一種特殊的風味，不過，在過去又總是牽強附會的蒙避着，以爲戀愛是不道德的，現在呢！却以爲是神聖，並且處處也是男女愛的追求了，並且我們的詩經選將講完了，所以我嘗試的將這幾篇「情歌」翻譯出來，作爲我這次讀詩經後的反應吧！

一 關雎：

雎鳩唱得關關響，

——棲楫在河中的沙洲上，

一個幽賢美麗的少女，

誰家男兒不願與她來成雙。

長短不齊的荇菜，

忽左忽右的擺動着，

好比一個美麗的少女，



在我睡覺的時候

仍是神魂顛倒的思想她；

想只是想了，

但不能歸了我，

唉！真使我睡時醒時的幻想過，

漫長的夜哦！漫長的夜哦！

躺在床上總是反來覆去的動着！

長短不齊的荇菜，左右不住的來採。

幽靜賢淑的女子哦！我用着鐘鼓來求妳的愛，

長短不齊的荇菜，左右不住的選擇，

幽靜賢淑的女子哦！我用着琴瑟來求妳的喜悅！

二 狡童：

你這個狡猾的青年，

爲什麼？

連一句話兒都不同我談，

唉！爲了你，



## 詩 詞

### 詩經上幾篇「情歌」的翻譯

子 剛

自序：

在舊禮教束縛下的男女，戀愛是不公開的，就詩經上一些描寫「情」的詩歌來看，恰好反映着當時社會的色彩；所以，一些「怨女」「曠夫」的聲調，和「幽會」「私奔」的行爲，便成爲當代的一種特殊的風味，不過，在過去又總是牽強附會的蒙避着，以爲戀愛是不道德的，現在呢！却以爲是神聖，並且處處也是男女愛的追求了，並且我們的詩經選將講完了，所以我嘗試的將這幾篇「情歌」翻譯出來，作爲我這次讀詩經後的反應吧！

一 關雎：

雎鳩唱得關關響，

——棲楸在河中的沙洲上，

一個幽賢美麗的少女，

誰家男兒不願與她來成雙，

長短不齊的荇菜，

忽左忽右的擺動着，

好比一個美麗的少女，



在我睡覺的時候

仍是神魂顛倒的思想她；

想只是想了，

但不能歸了我，

唉！真使我睡時醒時的幻想過，

漫長的夜哦！漫長的夜哦！

躺在床上總是反來覆去的動着！

長短不齊的荇菜，左右不住的來採。

幽靜賢淑的女子哦！我用着鐘鼓來求妳的愛，

長短不齊的荇菜，左右不住的選擇，

幽靜賢淑的女子哦！我用着琴瑟來求妳的喜悅！

二 狡童：

你這個狡猾的青年，

爲什麼？

連一句話兒都不同我談，

唉！爲了你，



使我不能下餐！

你這個狡猾的青年，

爲什麼？

不願意同我一棹吃飯，

唉！爲了你，

使我不能安眠！

三 將仲子：（三首簡譯一首）

請求你這個才郎，

不要跳過我的牆，

更不要拆壞我的杞桑，

唉！我怎樣不愛你呢？

——實在怕我的爸娘！

雖然，

你是我懷念的愛人，

但是，

我怕着——父母的責訓！

四 柏丹：（兩首簡譯一首）

水面上的柏木船，



——漂浮在河間，  
上面坐的那個他，

——兩鬢垂垂，

正是我唯一的匹件，

哦！我死亦不嫁給別人，

媽呀！天呀！

你怎樣不諒解人的心，

### 五 子衿：

那個青色衣領的青年，

常常掛在心尖，

雖然我不去，

你爲什麼不來信件？

那個青色衣領的青年，

常常掛在心懷，

雖然我不去，

你爲什麼不來？

哦！活潑而且放蕩，

——在城闕旁，



一日不見，

如三個月的久長

六 湊泊；（兩首簡譯一首）

你看湊水和泊水！

水勢多麼清潔而且浩大，

一雙年輕的男女。

到河那邊去采蘭花，

女郎說：「你可高興去看熱鬧嗎？」

男子說：「我已經去過一趟啦！」

女子又邀道：「你姑且陪我去看吧！」

泊水的岸邊，

——快樂而且寬大，

男與女，

調戲得情興濃厚，

同時訂下了終身密約，

並送給他一朵芍藥花，

七 靜女：

一個幽美的女郎，



她等我在城角旁，  
爲什麼？看不見，  
——搔得頭皮的在路上徬徨。

這個多情的女郎，  
她送我一枝紅管，  
紅管紅得光芒，

我愛你！

美麗的體面，

你是從牧場帶來的柔荑。

美麗而且稀奇，

不是你自身的美麗，

因爲，你是美人送給我的表記！

八 野有死麕：

野地裏的死麕，

白茅包得緊緊，

誰家懷春的女子，

美男子以牠作誘引，



樹林裏樸樸，

野地裏的死鹿，

——亦用白茅包好了，

專等着美麗的女姑。

「喂！你要輕輕的動，

慢慢的來，

不要動了我的佩巾，

更不要打擾得長毛狗兒叫起來！」

九 月出(三首簡譯一首)

月出來了，

她的光彩鮮明清潔而又明亮，

這時，使我想起了美麗的女郎，

怎樣見了她的面？

把我鬱結的心花開放，

唉！如果摸不着她，

我的心腸哦！

悲苦而且淒涼！



十 采葛(三首簡譯一首)

她在那裡採野葛和野麻，  
不期然的使我想着她，

唉！一日不見了，

實在仿佛三個月！

十一 漢廣：(簡譯)

河南的喬木，不能息兮！

漢邊的女哦，不能求兮！

因爲，

漢水太寬了，我不能渡去！

漢水太長了，更不能駕船去！

唉！我採許多錯雜的柴薪，

你要來吧！

喂喂你騎的馬，

可惜！

漢水太寬了，我不能渡去，

漢水太長了，更不能駕船去！

十二 有女同車(兩有簡譯一首)

有女和同車，



# 新 年

她的顏面如木槿花朵兒一般美麗，  
走的時候，

——好像悄悄的飛去，

致於腰間的佩玉，

更增加了美麗！

哦！美麗的她呀！

使我永遠的不能忘記！

三百六十日辛苦全釀成了甘甜！

啊！真不容易才熬到一個新年，

無分窮富，通把吉祥的新聯貼在門兩旁，

牛欄豬欄表面上也有吉利字樣，

但牛豬本身是越發愁苦與焦急；

忙年的人連忙整日夜，

忙，忙，——這是神聖的忙。

可欽的鄉村的老婦人，

用誠懇的心祈禱上天，

祈禱一件一件，

超  
奇



這麼微低聲——是只有音上天知。

夜來爆竹由無人心上響起，

震散了一切底假氣，惡魔，

迎來了個元旦佳日，

深閨的嬌娃也把玫瑰臉現給春風；

幾世的仇敵那有了笑而相迎。

新年沒有往昔的氣象，

雖還用古老的形式，

形式裏剝盡了甘甜！

大人們只是哼的一聲來祝福，

接着是一聲長嘆！

什麼——捉去了天下人心？

只是大家用一臉愁對住元旦吧。

二三，十二，十八，晚。

## 慰友人葉君莫悲詞

秋悲淚

北風吹盡江南春，萬里風雲化作塵。

松竹梅蘭齊墜淚，難將後果證前因。



金城關外夕陽斜，  
驀地風波起浪沙。  
踏遍河山無伴侶，  
枯楊惟有亂啼鴉。

暫將歲月空消磨，  
日事琴書夜枕戈。

飲盡千杯君莫醉，  
英雄自古多蹉跎。

## 賞 菊

(西江月)

皜皜兮

園內叢叢紫艷，  
籬邊淡淡黃花；

前香古色月光斜，  
晚節經霜更雅。

※ ※ ※ ※ ※

最愛三秋壽客，  
誰憐老圃寒芽；

羨他粧飾不繁華，  
載酒吟詩籬下。

## 秋冬感慨

清 俞

涼秋，涼秋，

枯梢颯颯，

紅葉鋪遍大地，

人人滿腹憂愁。

※ ※ ※ ※ ※



朔風凜冽，

乞兒哀啼，

老幼飢餓望誰憐憫，

妻子各各分離。

※ ※ ※ ※ ※

悲兮，寒兮，

冬又臨矣，

凜冽玉雪片塊紛飛，

憐乞兒將何棲。

## 未眠之夜

風蕭蕭兮

月初昇，院中孤影伴秋風，何謂良辰與美景，人生俱在醉夢中。

月影正，四壁淒然少蟲聲，雲籠月有明爽日，胸中憤慨幾時清。

月偏西，天空疏星似流離，今朝雖隱翳仍現，悲絲愁縷何日移。

天乍曉，枝頭之上醒寒鳥，幽然悲切語啾啾，觸目快事我獨少。

## 夜深思知己

郁波

夜沉寂，

月光寒，



零亂枯槐映牀前。

心思如已難成寐，

淚雨辭濕枕兩邊。

\* \* \* \* \*

恨路遠，

關山遙，

兩地阻隔相思多。

至而今——

風雪寒，

歸期近在轉瞬間，

想必知己望眼穿！

▲ ▲ ▲ ▲ ▲

望眼穿，莫浩嘆！

別時傷心見時歡，——

叙叙離別後，

漂泊滋味酸。

相依兩流淚，

靜默各無言。



雪恥復仇，  
即在此冰天苦寒。

青年！同胞！勿畏寒！

衝上前！

雪雨爲伴，

冰河夜眠，

雪仇爲國，

夫復何言！

## 奮鬥

冬神慢慢的降落人間，

帶來了——

沙漠的風；

陰山的雪；

塞外的寒。

準備用力的去刺激那——

已經麻醉了的青年！

一九三四，一二，作于平

郁波



## 西江月

看！東北健兒，  
又已配上了槍彈，  
決心的去和敵人拚一死戰。

光陰荏苒似箭，  
轉瞬已至冬天，  
北風狂吼透骨寒，  
令人不抖自戰。

試觀今日國土，  
東北殘角缺邊，  
偽國成立花樣翻，  
北平幾爲疆綫。

抗敵已成過去，  
抵貨更不須言，  
紙醉金迷太平天，

風蕭蕭兮



何慮亡國痛慘。

\* \* \* \* \*

富人高臥煖厦，

環肥燕瘦承歡，

珍肴美味稱便餐，

小賭動輒千萬。

\* \* \* \* \*

窮人食難求飽，

災胞居豈求安，

痛苦終日喊連天，

怎能顧及國難。

\* \* \* \* \*

官僚時犯意見，

軍閥執掌大權，

黑眼只認白洋錢，

那管世界大戰。

\* \* \* \* \*

奸商販賣劣貨，

吏匪狼狽爲奸，



舉國到處滿毒煙，

使人不勝哽咽。

\* \* \* \* \*

誠然不堪回首，

歷史年踰數千，

盛時版圖大無邊，

至今削瘠殆遍。

\* \* \* \* \*

外人勾心鬪角，

美肉誰不思餐，

縮軍減械假慈顏，

瓜分怎云親善。

\* \* \* \* \*

但望國人猛醒，

今後勿再忽玩，

養精蓄銳蹈「新膽」，

以免國淪家陷。



菊

爲雄

秋盡冬將至

白露凝冷霜

南山東籬下

叢菊卓然強

秀麗操貞潔

英幽獨其長

迎風吐黃蕊

臨日放清香

亭亭俗不染

姿態重且莊

清高隱逸性

汎此憂物妄

# 秋夜感

爲雄

冷月皎皎照四野

銀漢燦燦橫天涯

塞外悲笳聲愈急



## 秋晨二首

關東胡馬嘶風寒  
當日旌旗今安在  
舊日江山色已改  
義軍自持公明理  
屍骨堆山何足言  
男兒皆能有此意  
滅掃倭奴豈謂難

一

朔風怒吹夜半，  
晨起不禁淒涼，  
枯梢枝頭厚載霜，  
開窗紅梅忽香。

圍棋冰凍指頭，  
杯酒灌滿胸膛，  
何限客吟詩一場，

依然散放霽光。

霜 蹄



二

桂花皎潔暮香，

露滴金枝夜長，

四壁寒蟲鳴不揚，

千頭螢火籠囊。

羅衫不耐秋寒，

蒲葉輕捲扇涼，

雁去衡陽渡蒼茫，

旅愁無限斷腸。

## 柳梢青——憶友

嗷嗷心情，

愁腸無限！

只恨北風！

枯葉飛起。

寒英無語；

霜楓增紅。

王大可



遙望秋山零叮！

盼斷些閑情好夢。

蕭索聲中。

猶溫舊夢。

怕對浮萍！

## 南阿子——送別

王大可

白雲原如夢。

關山曉月明。

送君壯志萬里程。

淒淒風雨嚙咽斷腸聲！

恨道相逢晚。

歡言未盡中。

天涯地角惆悵空！

且把秋月春花遣此情。

## 思 鄉

風蕭蕭兮

風蕭蕭，

雨急急，



行人飄泊千萬里。  
滿堂友好盡離別，  
傷心復向誰人語。  
縷縷戀絲繫故都。  
同望已在天涯裏，  
山巖巖。  
水瀟瀟。  
異鄉游子欲斷魂，  
景雖麗而非吾土，  
知心不在誰共欣，  
鬱鬱胸懷思舊友。  
惟見別處起沙塵。  
城杳杳，  
路遙遙。  
悶處途旅淚橫飄，  
高堂別去何日見。  
山行水走過遠橋，  
竊測破鏡重圓日。  
斗轉星移齒已高。



## 後門橋頭

天慘慘，  
雲暗暗，  
低首無言空悲嘆，  
人心同於懷故土，  
昔日閒情今猶念，  
強聲長嘯解離愁，  
微思往事喉已咽。

金盤似的太陽，  
團圓孤獨的懸於樹梢上。  
橋頭站立的我，  
正在望着日落。  
什利海堤上的柳樹，  
和樹梢上的太陽，  
都反映在水波上。  
一片金光射在橋頭；  
我的眼睛被光照着，  
閉目就感覺前面滿都是紅色。

胡家驥



太陽此時已將落於柳樹後，屋宇後了，  
他無法再留於大地；

但他的勢力仍有一部存在呢！

你看他的餘光，

現在便在西方的天上。

天空上的蔚藍色已敗在灰黑色的手裏，

一輪明月也戰勝了一盤紅日。

似現非現的許多小星，

做了月的兵丁。

天矇着重黑的幕，

燈光照出一條光明的路。

橋頭失去了我的形影，

在我回來的站處。

所謂小品文(Sketch)，就是指內容單純外形短小的抒情的美文而言。

——馮三昧小品文作法



# 一些不可思議的東西

班長也

## 一 歸來

一腔哀音來東土，驚煞中原桃花舞，  
暮夜千里風沙漲，神州半葉盡沒糊；  
淒涼鄰笛數聲殘，愁對西風獨倚欄，  
國事混亂燈伴我，傷心血淚又重彈；  
燕北男兒心本雄，何事空只淚縱橫，  
脫去長衫短打扮，輕騎一夜盡東征；  
鐵鎮千尋一夕收，危機依舊枕寒流，  
風前水湧江天闊，雲外山藏海嶽樓；  
殘星踏月重歸來，沉久民心更可哀，  
匍匐都門誰濟得，垂頭牆傍草裡埋；  
將別一語寄諸君，幻海茫茫無限深，  
流光年年隨春去，白骨依舊對新墳；  
慘慘切切歌將終，新彈却是舊製成，  
回首一望三千里，落日天涯入望中；

## 二 冬夜

徘徊晏步客心驚，一夜霜風撼戶鳴，



小閣燈殘催遠析，重衾脚冷逼深更！

小貓何多事，唱曉荒雞不住聲，  
喜于孤吟得新語，朝來揩眼倍神清！

### 三 有感

歲云暮美冰霜積，客賦歸於伴侶稀，  
歎我淹留作何事，一庭清雪掩雙扉！  
臨流草閣坐清秋，記得昔日舊街頭，  
芳草自盈江外路，濁醪誰憶客邊愁。

### 四 寄亡

回首默默恨猶遲，落日西風一年時，  
何事街頭朝夕遇，欲話無言君自知！  
曾聞傳言舊家風，古來七步不同行，  
惟有冬夜殘燈裡，案頭暫罷讀書聲？！

二十三年冬夜錄舊作

## 前 程

范寶仁

前進，前進；

前而的大山，

橫臥在面前。



它展開它的威力，  
使一切的東西，以及一切的一切，  
在這黑暗的途中留戀。

\* \* \* \* \*

呵，我一定將他剷除，  
而露出那光明之途，  
朋友，我祝你前途不可限量。

前進無疆！

## 天涼好個秋

劉德憲

耿耿不能寐，  
披衣起徘徊，  
秋風何蕭瑟，  
庭槐寒影疎，  
露濕蒼苔冷，  
蟋蟀鳴聲哀，  
佇立吐高吟，  
觸物傷我懷。



# 小品文

## 雜俎

宗漢

菊花能抵抗寒冷而自己燦爛的獨存，名冠花界。而人呢？

鄉下人進城，只挨巡警的打罵，但却不知爲什麼？

中國一般的家庭內，多痛愛自己的子孫，可是不會痛，反給予許多苦惱。

官職大的每日倒是吃喝玩樂，月薪也多；而官職小的則日夜勤勞，不敢稍停，所得的錢，也就是剛够吃飯而已。

環境固然能限制人體，但不是絕對的。

當學生的，出風頭也不好，太沈悶更不好，那麼究竟怎麼好？

中國人講摩登，只是外面，致于

汽車一過，塵土亂飛，可他是是助紂爲虐。

內裏呢？

許多人在台下時，疾聲的喊着：

在中國的娛樂場內，誰能說是中國人沒有老袁頭。

許多人只知耍闊，這是因爲他沒有嘗過「汗滴禾下土」的苦力。

「打倒貪官污吏！」上台後，居然也刮地皮，征賦稅。

街上只有人耍木頭傀儡的把戲，想不到竟也有人來耍人傀儡的把戲。



坐車的與拉車的，大概風味差不了多少。

同是車夫，但是巡警只敢打洋車夫，却不敢動汽車夫身上的一粒土。

見黃金的神通廣大。

快樂與痛苦是緊跟着的，並且是

現在政府，禁止奇裝異服，並且實行新生活，這也可以說「恢復古風。」

伶人在台上演戲時，一定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和痛苦。

永久的。

無論作什麼事，只要敢作，絕有成功之一日。

人的架子——派頭是隨着地位而變化，而習氣却始終如一。

無論是男女，都好修飾，但他自己却不先瞧一瞧自己的臉面！

吃飯是最要緊的一件事，難道還有比這更要緊的嗎？

小人得志時，恐怕連自己的姓名也都不記得。

現在作和尚的，規矩更嚴了，甚至連一點肉星都不許看。

抽大烟的人，也知道抽大烟沒有好處，但是他還是要抽。

雪是富人的欣賞物，而同時又是窮人最厭惡的東西。

一重重的黑幕，差不多到處皆有。

在大街上，汽車走來，巡警即用手指明方向，但是別的車過時，他却不管，很明顯的有一種分別。

所謂過節，不過是多給富人，幾天玩樂罷了。

俗云：「人在衣，馬在鞍。」這人極應當如此的，尤其是在現在的世界裏。

俗話：「有錢能使鬼推磨。」可不知又有什麼結果。

第二次的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將



# 我的母親

趙振鳳

我們家庭中的，一切費用和我們上學的一切用品等；都是由我們父親供給的。我們到學校中，有先生指導着一切學問知識等。這些人給我們的恩惠我們是可以報告的。但是我們落生以後就有人撫養到現在。時時在我們身上注意，像冷了有許多很溫暖的衣服；以至渴了又有茶水等，很適應的物品。我們覺得很舒服，很快樂。但是那撫養我們的人，他却整日裏忙忙碌碌的不肯歇着，始終是在我們身上注意。這個人的恩惠，可以說我們一生也報不了的。但是這人是誰呢？大概就是我們母親了。

我的母親，是一位最溫柔的人了。在我記事以後，我便知我們總是在她身邊。晚間我躺在牀上，她還給我

說些笑話拍着我。我睡之後，她還不肯睡。有時收拾屋內的東西，有得還做些衣服。到十二點地方才睡下。在我六歲的時候，她又給我找了一個小學校。那天初次上學，他給我收拾書包，夾在我的身邊。又送出了大門，還告訴我路中不可耽誤，在校內不可打架等話。我走後，回頭看她還在那裏望着，直到我的影沒有了的時候她方才回去。到了正午，她還到校中接我。又說些安慰我的話。到了一年後，我勸她不必接我。她終不肯仍舊接我，直到三年後，方才不接我。

有一天，我在街上吃了些果實便

病了，全身發熱頭痛得很。我便躺在牀上呻吟。她却非常焦急。她便在我身邊摸摸我的頭，又問我的病體。我對她說：「不要緊」，她終不肯聽。便請一位醫生來，與我看，她更快的給我煎藥，她也不吃飯了。只是在撫着我，有時給我些米汁吃。夜間她也不睡了，如此共有兩天。後來我病好了，她非常喜歡。他又帶我到公園散步，我見她面上，卻比從前瘦一半了。

我們的母親，對於我們的恩惠真是大於天，所以我們說一生沒有報答完了之時。最不可反逆父母，要是這種人，真是世界上第一大罪人了。

## 爸爸的愛我與希望

孫大華

在香花月色之夜，寒風瑟瑟的吹

來，有月光的安慰；就不覺寒冷。這



時可以說是柔美的夜呵！但想起在黃泉下的親愛的母親來，怎不叫我傷心呢！但想起父親現在的對我，酸淚忽止，立刻流出熱淚來了。

爸爸是個忠正而嚴利並慈悲的父親呵！年紀雖已蒼蒼但他老人家的精神百倍，心腸是軟而加着悲哀的。他老人家在家時，口裏總是催促我好好讀書的懇切話，不叫我多花錢，並常常說家裏的困苦，而我們不用父親說，早就知道的，因年歲小不便和父親談論家庭狀況，但爸爸總覺我不知道困

我正睡的甜蜜的時候，朦朧中聽得遠處有呼喊聲，便忙着出門去看，只見有許多男、女、老、幼都往西跑去，我也不知是什麼事，身子不自主的也跟着向西跑去，只聽得喊聲漸大

苦的，還不知我暗暗流了不少熱淚，

但我總想立刻安慰我那親愛的爸爸，但心有餘而力不足呵！有時來安慰他老人家，但他不但沒得了安慰，反引起了他老人家傷心起來了。唉！只有我將來成了人再報答父親之恩罷了。

「努力讀書」，「少花錢」，「聽父母的話」，「不願享福而願我成人」，這都是慈愛的爸爸對我盼望的。

而爸爸的愛我，是從他老人家的熱淚和教訓中而發生出來呵！

## 夢

李文盛

了，有小孩哭叫聲，大人呼救聲，一時人聲鼎沸，亂成一片，我抬頭一看

，只見一家院內火光冲天，忙進內一看，啊！只見一婦人披頭散髮，在火光中左手抱着一小孩，右手卻拚着死

力的往外拉一隻大箱子，看那樣子向很沉重，大聲的喊叫，救命啊！救命啊！正在危急萬分的時候，只聽得咕咚！隨後轟！的一聲，如天崩地裂，煙塵驟起，滿院塵土飛揚，迷人眼目，這時火勢更大，遠遠聽得好像如潮湧一般，片片的大火焰不時的向四外飛去，這時塵土稍息，仔細在向火光中一看，啊！那婦人不見了，正在懷疑之際，忽斗大的一片火焰，落在我的身上，不禁大驚失色，忙着向外跑，卻驚醒了，俯視自身，猶在牀上，心中亂跳不已，被子也掉在地上了，定神一看，不禁大笑起來，時天已大亮矣。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



# 促織聲中的悲感

劉清泉

每逢當我聽着蟋蟀唧唧的叫起，不定還……」

心中便怦然的跳動，引起無限淒感，五年前的——個印像，在我有生期間，是不會磨滅的。

一個很爽朗的晚上，小雨剛剛晴

過，月色十分皎潔。果苑中花草，籠罩着一層微茫而稀薄的一些白露，四圍的榆楊樹，黑森森拖着行列的影子，發出極輕微而唧唧的聲響。天上疏疏的小星兒，一顆顆閃爍着僅有的光輝，直溯的銀河，佈疏得幾乎要看不見了，這正是初秋一個極好的良夜。

久病的姊姊，好似清爽些，晚飯後，母親便告訴我說：

「扶你姊姊住果苑裏坐一坐；這良好的夜景，能使她暢快些，你後天又上學了，一去就是半年，再回來，

不定還……」

母親說到這「還」字，忙看了看姊姊，便縮着口不往下說；可是眼淚却早已不斷的流下來了，幸喜姊姊向裏臥着，不會聽得，母親又對我說：

「你小時候，一年常鬧病，屋內屋外，我忙得又不能站腳，一天都是你姊姊背你抱你，連你的吃飯睡覺，都是你姊姊的功課，現在你長大了，你強壯了，你看看你姊姊……」

母親說到這，聲音又暗鳴得聽不清了。

我當時只是怔怔的不知怎麼回答

唧……唧……

從遠處傳來的蟋蟀鳴聲，驚覺我迷惘的心靈，頓時又把姊姊患病的悲

愁掠開。

「媽，這是果苑裏的蝓蝓，（促織俗名）叫得多麼好聽！和姊姊一同去吧，不是方才您說的嗎？」

「姐姐！那蝓蝓，才好呢；油葫瓜架下，桃樹下，芍藥裏直逃，咱們趁涼快，去抓幾個！」

「去是怎的，你太淘氣，作點德業，少殺生害命吧！」姐姐被我絮力得好不奈煩，扶着我走進園內。咳嗽了好幾陣，沒精打采的坐在幾株海棠樹的前面，兀自在微喘，大概她怕拂了小弟弟的高興，把她病的痛苦，都不顧了吧。

唧……唧……

聲音從扁豆架下連續的發了出來，我忙的斂步躡踪，覷將前去，乖覺的促織，却又跳了，忙了半天，只捕



了兩個（黑炭頭），裝入籠裏，非常高興。看了看姊姊，也只是微微的掛了一絲苦笑。

姊姊看了看天上，却對我說！

「七」！你看這月色多麼好，我只愛她高潔幽嫺，不染塵俗！你將來作人，要彷彿她的清高；你將來作事，要彷彿她的恆久才是，古人咏月詩我只愛「青女素娥俱耐冷」，「碧海青天夜夜心」，這些句。因為牠能透進一層，把月的德性給描述出來……」

唧……唧唧……

籠子裏的「黑炭頭」，忽然「嚇！嚇！」的發出來，一陣聲響，把姊姊的話兒打斷；却不道姊姊反因此生出無限的悲感。

「七！你真淘氣，你太殘忍了。

那自鳴天籟的小動物，不歧不求。你不應該給他難忍受的桎梏啊！你將來

走進社會，你願人家給你層層束縛嗎？你願意受人家利慾的牢籠嗎？你想在這月光如水之下，萬里晴空的良夜。大自然給與萬物的恩賜。蟋蟀獨不應當享有嗎？你爲什麼給他一層隔膜，我不忍心，要你給他放了罷！」

「是！我趕快解放牠，你不要傷心！」

唧……唧唧……

一陣微風拂過，四壁廂一齊噪聒起來，好似歡迎俘虜歸來，又似慶祝人道的勝利。

「姊姊！這時光太好了，我祇願歲歲年年，都在這清風明日之下。聽這虫聲唧唧」

「咳！你說得如何容易！我……朝不保夕……不忍再想這些了……」

你不是後天就上學嗎？你好好讀書，自奔前程，一家只看着你呢！你不要想念我，我還不至於死，你不用懸心，人生老病死的事情，都是當然的，一旦來臨也只是無可如何？你不是喜歡聽蟋蟀嗎？將來再聽見牠們叫，只當看見我吧！你不要忘了我的話！……」

唧……唧唧……

四野的蟋蟀，噪的更利害了，姊姊說的十分傷心，終至於涕不可仰，我此時除了哭和淌眼淚而外，祇覺得人間直是地獄，不知再想說什麼了，不知再想些什麼了！

扶着姊姊進屋，月兒隨着，上滿籬籠，蟋蟀還是遙遙的唧唧叫着。

「將來聽着牠們，只當看見我了」

，姊姊這兩句話，在腦海中直是旋繞着，眼淚續續的不斷，臥在牀上，沉



沉欲睡。

光陰流水般過去，姊姊離開人間，到現在已五年了。

今夜聽到促織聲，猛然引起我五年前的印像，不覺聲嘶淚下！

一九三四，十一，十。

## 別前

### 風蕭蕭兮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本來嗎！要是「別」，還是死「別」的決絕，一刀兩斷，只有當時痛痛悲切一傷而已。最可惡的莫過生離，親愛的戚

義滿情絕，眼着着就要「伯勞飛燕各走西東了，」這是誰的作祟呢？無疑的又是主宰「別」的魔鬼在弄玄虛了。

咒咀，和空悲切嗎？奇怪！「別」的動員令向我們下了，於是因為受了「別」的興奮的刺激，而反應力大了起來，就是對於一隻掉子一個鏡框也都覺得戀戀不捨了，平宿不其相得的同學也互相視着好相親愛的家族分赴戰場是的含着酸楚的眼光，至於平宿十分親契的同學更要握手哽咽了，

友一旦離別，不知何日得見真令人會有「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的感覺，唉！可咒咀的生別啊！

我們起來打倒牠吧？不管牠是否負着環境的使命，打得倒牠嗎？怕不能吧！唉！我們難道對於「別」僅有空

秋風瑟瑟的吹，黃葉沙沙的落，四周冷清清的，聞夾着遠來的號音，時已燈暗爐寒，更使我思之腸斷了。

似電的光陰催着人奔向死途，「

## 哭

### 顧天宸

死」固然沒什麼，不過在這過渡時期的生途中，有種種險峻的崎嶇的愁屏悲障一層一層的來剝刺你的肉心，使你感着異樣的苦痛，然而其中最使人難過的事實要算萬惡的，「生離」了

一天我一人獨坐在這屋裡覺得非常寂寞，只有那可愛的貓，在我身上跳來跳去嗚嗚嗚嗚的叫着，可是我只願和他玩耍不願聽牠叫喚。牠一叫我便覺得非常厭煩，我正在這寂寞厭煩

相處的很融洽的同學，三年間已

之中，忽想起今日是休息日，天氣又

活潑的舞蹈起來，還有那蜜蜂哥哥奏







只住在人家的馬棚裏。天冷時，夫妻二人跳舞以求煖。丈夫作了曲，妻就

舞唱。雖然窮得吃不上麵包，也唱也

舞。看來誰不說音樂家是樂天派呢？！

### 二十三日

小弟弟躺在被裏，正欲入睡，忽然用他那白而且胖的小手，指着牆喊道：「媽！虫！」母親和我由着指向看去，却原來是個「蝎子」，真不知由何駕臨，實爲草舍生驚不少！

### 二十四日

飲食不調，消化不良，余病數日矣。醫生云：此病不宜食饅首。因之則食「窩頭」于此當記某年月日余食「窩頭齋」數日云。

### 二十六日

蒙賜天書（註一）一封，其悅，美哉其言！多哉其情也。

（註一）今日摩登者，稱其「拉腕」

「Lover爲「天使」或「愛神」，今得諸「天使」之大札，豈不謂「天書」乎？！

### 二十八日

倒幕神駕臨高某人的身上了。——跳窗戶正置校長走過。多虧沒看見。可是我的心房，已唱上「擊鼓罵曹」了。直到飯廳，還跳個不止呢！却誰料又坐了一屁股菜湯子，可惡的厨子！哎！真是禍不單行。

### 三十一日

因事宿于親戚家。是夜，自趨對句一，實寫該夜情景：

半夜呼妻快起拿棍打老鼠，  
全家驚醒摸燈提棒捉耗子。

### 十一日

晚訪朋君，談至夜深始歸。家人早已熟睡。——或者有未睡的，亦故意的不理我。本來這樣晚才回來，自理也說不下。只好硬着頭皮，走到自

己的臥房去，睡覺吧！可是上帝呀！我的晚餐也忘用了！

### 十五日

賢性幽默近日讀老舍作品甚入迷。二馬，老張的哲學，趙子曰，貓城記，趕集，離婚，老舍幽默詩文集：等。皆未逃出余之「視線」。

### 十八日

狂風怒吼，晨讀于斗室，不外出。十鐘，破風往三中球戰，敗北。歸，望姨父，不遇，即歸家。時已三句矣。

### 二十一日

古時女稱男爲「良」，男稱女爲「娘」今「娘」有作「母」解，俗謂「媽」而古時男呼女爲「娘子」，可不是叫「我的媽呀」！

### 二十四日

週會請何其鞏秘書長講演。訓辭



誠肯，態度莊嚴，很能說到學生的注意力點；並贈諸同學四字訓言：『誠實不華』。

三十日

## 在馬路上

我正在崇文門內，東交民巷的瀝青大馬路旁。看那些外國人騎着馬手拿木棍打地上的那木頭球；那球被打得來回亂跑，那馬也隨着來回馳突，非常有趣，我正在看得出神時。只聽得後面馬路上「坪」的一聲，這一聲却把我打醒了。我回頭看時，見有一群人人圍着一輛洋車看。有的還在那裏嚷「好」。我過去看時，原來是一輛洋車的皮帶破了。那車夫出了滿身的汗，蹲在那裏收拾破的皮帶。他面上現在很着急的形態，但旁邊的那些人，還是在那裏嚷「好」。好似對那

蘇約我遊景山，却恨今日狂風大作爲美中不足。蘇來並借一友——敵——很天真，與蘇并論，真似一對安琪兒。

選錄十一月廿九日夜深

### 趙振鳳

洋車夫報仇似的。我看一會也走了。

「鳴」的一聲，一輛綠色的大汽車。從我身邊過去，險些把我撞着。

我頓生了一身冷汗。趕忙跑到甬路上走，心中還是跳着。

忽然對面一個人跑來嚷道：「那邊汽車撞了人，你們還不去。」我聽了那句話，吃了一驚，又快走了兩步，只見一汽車停在那裏，正是那綠色的大汽車。圍着一圈人，還有警察

。我到裏面看時，見一人躺地上滿身是血。身邊放一自行車。其受傷人年約十五六歲，着學生服，類似中學生模樣。有一巡警以其衣堵其頭部傷口，但是終於堵不着。忽有一老婦人年約五六十歲進來，痛哭不已。哭的我鼻子也酸了，幾乎落下淚來。後來巡長來了，勸慰了那老婦人，隨用汽車把他搭到醫院去了，那汽車夫同那老婦人一同到區去了。

我看完了，天色已晚，路上的路燈已燃着了。我便上了電車，一直到了我們胡同口了。下了電車，走回家去。胡同中人很稀少。我想起這件事來。非常害怕趕快回家去了。

## 救國運動中之民衆

王寶訓

在三年前，繁鬧中的北平，救國

之聲處處都能聽得見的。一天和妹妹



二人去到東華門大街買東西，走進絨線舖，妹妹要買絲線，她一人在慢慢的選擇。我向四週一望，見在牆角的桌子旁圍了三四個店夥在說話。我仔細的聽了一會，只聽見他們說：

「小王，你瞧這些學生真行！男學生喊，女學生插旗子，走了一早上也不嫌累。」

「小張，你說的真不錯，這麼大太陽也不怕，要是我早躺下了。」

「小陸，要是全國的學生都這樣幹，中國還怕不強，到那時我們也該出口氣了。」

「小李，你別妄想啦！憑着這些學生就行了！人家有槍；有砲，學生有嗎？我看還不如作亡國奴呢！省得老受外國的氣。你說：是不是？」

「小陸，你真是吃了甜的，不知什麼是苦的了。當了亡國奴受活罪，

不如死了！你瞧朝鮮人才苦呢！見日本人來就得爬下走，還要受他的打。

十家人用一把菜刀，這種日子過的了嗎？真是不如死好呢？」

「小李，這是真的嗎？！若是真的，我也不願意作亡國奴！」

「小陸，要不是真的我不是人！」

「喂！別廢話了，把線收起來罷！」

於是我也不能再聽了；同妹妹包好了線，付了錢，就出了舖子回家去；走到半路上，見一群人圍成一大堆；我走上前去，見一個人在指手畫腳的在講日本的可惡。有幾個工人聽了，個個臉上都帶憤怒的樣子，大有想要和日本拚命的情形。有幾個小學生聽了一面罵，一面跳。還有兩個女學生聽了，不覺於聲大哭起來。我看見

這種情形，心中很是難過。妹妹說：

「我們坐電車回去好嗎？」

我點了點頭說：「好罷！」

我們在等電車的時候，見五六個洋車夫在說話，一個年青的說：

「中國真笨！為什麼不和日本拚一下命？！我們難道沒有手沒有腳嗎！

為什麼人家打我們！殺我們！我們不去抵抗？我們有四萬萬人，難道打不過他們嗎？唉！中國一齊都去打倭奴，要是打不過，就不是人！」

他瘋了似的喊着。我想這車夫真不愧是我們的好國民。若人人都是這樣，不見得中國不強。

噹！噹！聲驚跑了我的呆想。上了車直到停了車半天才想起是到了。快下去罷！

★ ★ ★



# 我的母親

孫大華

月光悄悄的偷出雲海，衆星都在銀燭中匍伏。冷風一湧如怒潮似的衝過，這正是寒景蕭瑟的秋末，苦風孤燈的夜裏。只隱隱發出之犬吠聲。

我帶着一種悲酸的音節，無形中獨坐慘淡的燈光下，猶如我母親很悲懇的說：「秋！你要努力用功！更要孝順你那苦命的爸爸！你要知道你的二哥已死，只有你大哥和你啦！你要明白我是對不住你的！秋！可憐的……」含淚而訓的慈母，我何時才能見您一面？想至此熱淚滾滾而落了！

母親之教訓我，母親她痛愛我，可恨我年紀太小，那時才三歲，一切都不十分記得，只有我的老僕（老王）有時和我說：「你父親在民國十二年

做了一任賠錢的九江警察廳的廳長

。賠了不少錢，只落得個好名譽。以

致朋友交的很多，公私兩方均能一呼

百諾！你母親在世時，可以說她是很

使人敬佩的。因為她之為人極忠厚，

待人和氣，以致男女僕人特別的敬重

她。可是，一方面時常受別人的冷言

熱語，因為那時你父親寵愛另一個人

啦！那被寵愛的人得勢自大，時常欺

侮你的母親，你那可憐的慈母天性忠

厚仁慈，只是忍耐，不和去和她較量

長短，日久天長以致氣鬱成病，每

至清晨就拿你來出氣，打了你還不許

你哭出聲來。唉！一個幾歲的小孩子

挨了打，怎能不哭出聲來呢？你那可

憐又可佩的母親，並不是居心歹毒，

實恐怕擾亂別人的清夢呵！再受別人

的諷刺。忠、厚、仁、慈、忍耐，每日的薰陶着你，這是你的嚴師，這是你的慈母呵！」

不幸她在正月病就發了。勸她住

醫院診治，她終是不肯，可憐在家裏

調養，又無妥靠的人服侍。有時想要

喝水，全無人給！她只得用清幽悲哀

的聲音來喚女僕們，唉！她的病由此

漸漸的重了！每日終是聯綿不斷的呻

吟着：「可憐的小秋將來誰來管你呢

？」不懂事的我，總是哭，還是要找

媽！她那可憐的目光只能瞇瞇我，她

那慘白失色的臉，混加着慘沮的笑！

時時安慰着我，有時好似有許多的話

，要同我說，只是我年歲太小，不懂

事。故她只有失望。同時她的熱淚在

眼眶中環繞着，這種無限的悲哀苦衷

對着我反無法可述，此情此景至今仍

留在我的腦子裏！



至四月中旬，我的親愛的慈母便拋我長逝了。

我那可憐更可愛的母親呀！我現在雖有父親之慰愛我呵！我總覺是如同一個天涯飄泊的……我在這風雪殘年的寒宵向您奏着慷慨悲歌，您在九

## 東單牌樓——速寫

我正在那繁華的東單牌樓瀝青馬路盤旋着。

那路旁一片空地，有許多外國奴們在那裡打球，那球便忽高忽低的來回亂飛。那些人都是揚揚自得，隨球亂跑。那東單市場內的小販，都是靜坐在那裏，沒人去買。又有高聲的叫賣的人，嚷着自己所賣的東西。大概全市場的人都聽見了吧！但是沒人去睬他，只好任他嚷吧！市場外有三層的大高樓，都是外國人開的舖子，

泉之下聽見沒有？媽！我現在只有在夢鄉裡向您訴苦！

此時月色更加淒豔而豔明了！我在夜神撫摩之下掙扎着，已不能再支持了，我只得含淚而眠！向夢鄉裏尋求我那可憐而可愛的母親去了！

趙振鳳

都賣些「布疋」，「首飾」，「烟」，「化學物品」等，這些舖子的門口，滿堆着汽車洋車，那些太太小姐們陸

## 小品四則

一看榜

學校發榜的時候，有許多人站在校的二門前翹足引領而望；我當然也在其中。

榜上的人名，很整齊的排列着，我也不願得看第一是誰，只知找我自己的名字——劉××；但是從頭至尾

續的入門買物，屋中大人滿之患，那些夥計們，忙忙碌碌來往拿物大有應接不暇之狀，「鳴」的一聲，一輛墨黑的汽車，從馬路上駛過。車中有一外國婦女，帶着一隻狼狗；做在車中，往外邊看，我正在看得出神中，又從北邊來了一羣人力車；車上坐着是西洋男女，笑容滿面的談笑，很是在自在，那車夫們滿面鑲着明晶的汗珠，還正在拚命的跑，那路旁的空場中，塵土迷漫，那些人還是跑着打着。

劉森雲

看了一遍，連我名字的影兒都沒有；心中早已着了忙；趕緊又從頭細細的觀察，還倒看見些個性劉的，但都不是我的名字。這時我的汗恐怕比雨還要洶些，直從兩頰流下。

於是我又看了第三遍；逐個的往下數去：第一名是×××，第二名是



×××，第三名是×××，……。結果連備取都算上。也沒有我的名字。唉！我真要發昏了！腦袋着實有些痛，身上有點發冷。

紅日沒有了光彩，深密的槐樹葉，遮着他，越顯得慘淡；欄杆內的青草，被風吹得亂動，好像在那裏向我點頭，鼓我努力似的。是的，他正那無情的風對抗，雖然抗不過，他却拚命掙扎。可愛的青草啊！你能鼓勵我，你能指示我的迷途；你是我的芝蘭，你是我的師保。

可惡的槐樹葉，在我的頭上遮得嚴嚴的，使我看不見青的天和白的日；一個個好像對我翻白眼似的，在那裡亂閃。啊！你知道我永不會發憤了嗎？我不能再見光明了嗎？但是我若脫離了你的庇蔭，仍然可以觀着蔚藍的天空和光彩的烈日。

我無精打采的扶着車往外走，心中胡思亂想；唉！母校還有什麼可戀哪！但是不由得又回頭往榜上一看——青草們仍然在那裏點頭，槐葉們仍然在那裏亂閃。

## 二 晚上的一幕

我正在作功課的時候，懿範拿着一本書來了。說道：「今天晚上，該講幼學瓊林了吧，」我說：「明天再講吧，現在我的幾何題，還未作完。」「那末，又就誤我一天了。」她不滿意的說，「昨天就未講；只好明天多補了。」我說：「好妹妹！快去吧，明天不多講就是了。」

她走過之後，我反到不能安心作題了。因為他引起了我的感想。

懿範是我的五妹，年最幼，甫十四齡，今歲畢業高小，考入女中，因路遠而校內又無宿舍，故未就學，僅

在家中溫習。大哥走時，曾教我與之講四書，及幼學瓊林，英，算各科。偶有不明，則闕之，不必免強。我唯唯應之。今已捱月，雖已講了數篇章，但終與最初的目標及大哥的意旨，相差甚遠，因我一人的不努力，以至於如此。假使仍是不努力的繼續下去，那末我所誤者甚大，所得之罪亦深。自己最初的目的在那裡呢？還如何的服務於社會，報効於國家呢？想到這裡，悔恨自擲。但是努力的時間，已經過了，無情的表針，已指着十一點。可貴的一刹那，流水般的過去。黑沉沉的夜，籠罩了大地。惟有鐘聲滴滴，蟲鳴唧唧。陪着我的愁思沉寂。

## 三 故都秋夕

九月下旬某日，放學歸家，覺得精神不快，所以跑到城上去散步，這時已經夕陽西下了。



通紅的日光，照得滿天邊都是彩霞，蔚藍的天空，彷彿鑲了金黃色的邊兒；這時陣陣的爽氣，沁入我的肺腑，真是引人入勝，閒散忘返了。

雲霞不時的變動，牠的形狀，有時好像山峯巒疊，林木森森；有時好像汪洋的大海的灣內，漂着一葉扁舟，翩然生動，使人幾疑置身於大海。但是俯首一看，仍是頹敗斜依的古城。

因為貪看天然的圖畫，不忍放過——所以我也不覺得冷，但是剛才所現的好景緻，已像活動的影片似的，一片一片的演映，下坡車似的紅日，已經看不見了，只有三五成羣的飛鴉，一陣陣的從我的頂上飛過；這時我忽然想起去年的秋天，我的兩個哥哥同時離開我，一往漢口，一往南京，今飛鴉尚三五相偕，而我却孤獨的流

落在北平，於是觸景生情，口占一絕：『雲天接處暮山斜，兄弟各在天一涯；萬里浮雲無着處，飄零我自不如鴉。』

此時沿大街的電燈，一個一個的都亮了，如畫的美景都消滅了；難道你也知道興盡悲來人的意旨嗎？

回家後，他們已經吃完飯了。

#### 四 秋雨

時值秋日，西風已利，百花凋落，林梢漸疏，晨昏之際，涼氣侵懷，非夏日可比矣。

昨夜，予夢覺，忽聞浙瀝蕭瑟之聲，不知從何而起，乃不禁有秋聲之

### 雜 拌

光陰快似箭般的過去，這一學期又要終了；我們的二中學生的生誕期也就快到了！回想上學期之今日，我尚且作幾篇文，來參加這個盛典；現

慨；細聽之，屋瓦瀟瀟，窗紙颯颯，蓋雨聲也。寒氣侵襲，似冰粒之入懷，毛爲之立，肌爲之縮，於是疾披衣而起，開門四望：見夫烏雲蔽日，霧天沉沉，風搖懸葉，雨聲浙瀝。予呆看良久，心中兀自生悲，蓋予來平，已三年矣；曾幾何時，忽而初中畢業矣；然而回憶昔學，又何得於心？優遊終日，不事所事，致馬齒徒增三載，學業依然故我；若仍如昔，恐將隨此秋雨而沒矣。蓋秋雨降落，即不成其爲雲彩矣！復何可尙？人而下流，不埒與此秋雨埒歟？興念及此，不禁惘然。

#### 界 人

在呢！可真慚愧了！但是慚愧也能算了事，還須去參加盛大的典禮。始通無奈上梁山，這纔擠出來幾個破亂不堪的東西來，選擇幾個可以造就的，便將



他寫出來；但寫出來，又怕人家看了不懂，有何方法呢！我只好抱冒險的精神，不怕死的精神給諸位讀者道抱歉！原諒！多多原諒！再加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我想諸位能允許了我吧！我這纔敢放心大胆的寫出幾篇雜伴的文章來，預備好送到二中去參加二中學生之生誕期的聖典。

### 一 秋郊晚眺

一日傍晚，我同兩個朋友，緩步走至城外；這城牆的外面，緊貼着一條直溜溜的鐵軌，上面並時時放光，遠望如兩條線似的在地上放着；在這鐵軌的外面，又放着一條不到二丈寬的護城河；河旁有許多棵樹，點綴在兩邊，裏面並有些雜草，縱橫的長着；時有炊煙纏繞，忽白一片，忽黑一片，變化無窮。

最可愛的田野，時有小鳥來啄食

，忽落忽起，珊珊可愛；這裏看不到人家，只見幾間年衰半老的茅屋，半藏半露的在樹裏，樹上露着一種特色，好似表示歡迎秋日之來潮；忽聽身後裏的一聲，回首望時，原來一隻白鴨，躍入河。

時日抵城頭，不久只見紅光，以至於不見，又聽得隆……隆的響聲，登時黑煙滿天，火車一列，風馳電掣般的飛跑過去，許久方見天日，是時天將昏暗矣。

### 二 遊天然博物院記

秋風蕩蕩，枯葉飄飄，中秋快沒了，大地景象，又一更新，變成了凋殘的時代。於是激動了各校旅行的事，本校也就起快的組織了兩隊，一隊旅行潭柘寺，一隊旅行天然博物院。

我因環境之關係，不得已加入了天然博物院組。

是日，清風微動，天氣涼爽，真是旅行之佳日。我們上了電車，因人多車少，擁擠得水洩不通，一路只聽得軋軋……軋的聲音，傍無所聞，傍無所見。約半時，車漸漸的遲緩，以至於停止。我們便慢慢下車，整原隊步行至天然博物院，所經過的路旁，是蕭條的，是寂寞的。不久，見大門一座，已知達到目的地，緩步而進，至門內，就散隊了，大家各自行走，無人束縛。我就直奔動物園去了，觀前幾日運來的新陳列品；虎，獅子，駝鳥，長毛猴，豹等。先見獸國之王老虎。此虎身披一件黃地黑斑的皮，兩隻銳眼，閃閃放光，真是令人望而生畏。牆門上齊齊整整的「王」字，長得不偏不倚。牠臥在一間藍頂紅窗戶綠鐵欄杆的房子裏，每逢看見了人，便發出怒吼，聲振天地。露出一口尖



銳的牙齒，表示牠有奮鬥的精神。次觀二獅，一雄一雌，雄大雌小，各穿一件土黃色的皮，在那裏滾玩着兩個破鐵球，真是如同「獅子滾綉球」一般，忽而東，忽而西，忽而跳，忽而跑。玩耍不已。並時時作怒吼狀，和饑餓狀。後觀豹，這豹身材不大，很是肥胖，滿身掛着太陽般圓的黑斑點，

有大有小，互相參雜，很是美麗可觀。但臥地不起，大概許是因爲人多嘈雜，害怕的緣故。又觀一對猴，此猴毛長呈灰白色，身材很大，大概是老猴，但精神很活潑，又不像老年頹唐的樣子。次又觀駝鳥，駝鳥有二，不知雄雌，都長得很肥美，兩條長長的腿，帶着很美麗的短毛，在木欄杆內踱來踱去，永不休息，好像有所思。後又向東走，觀所謂老牌的大象，這大象鎖在牠的那間高大的房子裏，眼

旁濕了一大片，似有無限的悲哀一樣。後轉回，到植物園繞了幾圈，見一切植物也像表現着悲哀似的。四面眺望，滿目蕭然，實令人可悲。後出和平門，到了大門，門外洋車，早已長蛇陣擺好，我便講妥了一輛，由原路而歸，至家，則燈火零星，時已垂暮矣。

時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 三 我學國文的經過

我讀書的開始，是在六歲時；那時讀的是三字經，百家姓，中庸，大學……等書，以及其他之古書。大概每日早晨起來，就須跑到那私塾裏去先讀一遍，讀得嘴乾了，牙也酸了，嗓子快要啞了，這纔回家吃那囓早飯；回來之後，一進私塾門，你就看見了所謂外表不惡，內裏惡的白鬍子老頭，他在蓆子遮着的土坑上靜坐。

身旁放着一個人人怕的「戒尺」，和本快要成粥的破書，等你進去後，他便發出一個追命魂的號令「背」，這就趕快的將話匣子打開，滔滔不絕的背誦下去，背誦對了，便算將此惡虎關從容的渡過去，背誦不對，或背不下來，那便板子先生光顧了。一天到晚，這是主要的功課。其餘是寫字，作文，對聯等科目，至八歲時，這段學國文的時期便停止了。

後來因新潮流的侵入，小學的設立漸漸普及了，我也就隨新潮流的侵入，轉入小學校裏去學國文了。這裏的國文，真是好學極了，用不着我們講，也用不着我們念，只用耳朵去聽就行了。所有的書，全是白話的，一切的功課完全趨向於「白話」，因此，這個時期學國文沒有受任何困苦。直到如今，升入中學讀書，各科功課



，漸漸增多，漸爲複雜，課內不消說是須溫熟的，就是課外的也須補充了。並且國文又是文言白話混合的，所以又不容易學了。

總上所說，是我學國文自幼時至現在的大略情形。

#### 四 流芳千古

當滬變發生後，上海某中學校中有兩個學生，一名民強，一名民弘。

他兄弟倆在學校中本是品學兼優，名列前茅之學生。近日校中組織了一個後方救護隊，到前線上去擔任救護傷兵之一切工作。民強民弘得到了這個消息，就心中很快樂的報了名，校長知道了，將他兄弟倆叫來到面前說道：

「你們兄弟倆年方十六七，就能擔任救護工作嗎？」民強很堅決的回答道：「有志意成，不在年齡大小。」民弘也說了幾句。校長很表示敬重，並現

出歡喜贊成的意思，說道：「你們兄弟倆之意志很光明，將來中國或者不至於落到滅亡之地步。」又告訴他們：「在明日晨出發，應當預備些東西，」他們聽罷，與校長告辭，到放學後，收拾書包，回家去了。

途中，民弘對民強說：「民強哥！咱倆是中國未來之主人，應當在國難當中努力救國才是，」民強接說：「民弘弟！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心中也是如此，現在我們得到這個千難萬不能的好機會，何不替主國去報仇雪恥呢！兩個小英雄，越說越英雄，就很快樂的到家了。」

到了家中，走到母親的面前說道：「我同民弘弟已加入了本校所組織的後方救護隊爲隊長，我爲正，弟爲副，」說到這裏，他的母親如發狂一般的說道：「你的父親因何而死！不

是因在隊中打仗被敵人打死陣亡了嗎！」民弘接着說道：「現在中國大難在身，人人都應救國，何況我們青年學子呢！」他的母親聽着這話，心如刀刺，而如刀削般的痛苦，此時室內寂寞無聲，只有無情的鐘，叮噹叮噹……的搖動着，忽聽打了七下，兄弟倆退出，吃了晚飯，就回寢室睡了，一夜無話，次日晨五時起牀，將行李收拾好，就往學校去了，當他母親到他們寢室時，見二子已走，立時昏倒在地，人事不省，許久方才復原。

民強民弘到了學校，整隊前往，由校長及他兄弟倆率領。他們的救護隊，是在第三道防線住下了，日已很久，並沒有做到什麼重要工作，只是救護而已，一日夜半，民強對民弘說：「在東北不到幾里許，爲日本之子



彈庫，內藏很多之子彈，咱們不好設法破之嗎？」弘弟說道：「我有一好

，立一碑，碑曰：『爲國爲民之二位小英雄』。從此以後，民強民弘二位

兄弟之名譽，也就『流芳千古』了。

法，就是用手榴彈幾枚，和手槍二枝，兄拿彈幾枚，我拿少許，手槍各一枝

## 景山晚眺

王廷琨

，共同破之，於是兄弟倆，出發前往

涼秋九月，三三之昏；余與友人

。俯視城內，萬籟有聲，車馬往來，

，走了多時，見遠處有一日本之哨兵

，登於景山之巔，眺望秋郊之景；清

人聲嘈雜，呼喚鐘鳴，若斷若續；高

，民強用槍打之，日兵應聲倒地，繼

風徐來，水波不興，對面相語，鳥聲

樓瓦屋，櫛比鱗次。仰望青天，白雲

而前進，離目的地約一丈之遠，又有

相應，近觀三海之水，遠眺馬鞍之峯

浮飄。余觀至此，大有浩浩乎神入天

哨兵四個在那裏守着，民強又用槍打

，南見平野，北望故城。山藍地綠，

界之形，飄飄乎羽化登仙之概，轉目

之，死了二個，逃了二個，便走到屋

郊野似與山相接；天低水凸，秋水共

西望，日已臨山；風涼日落，雲霞漸

前，民弘同着強哥，而南行了三鞠躬

長天一色。平望田野，稻黍已盡；樹

明；日霞相映，反照古城，李將軍無

說道：『我們已替祖國報效了，』說

木叢集，枝幹相交；背有茅蘆，時隱

此筆墨也。

完聽得……轟……轟……的

時現；炊煙縷縷，曲曲上行，四澤之

移時，夕陽落山，冥色下積，余

聲音，子彈房爆炸了，兩位小英雄也

水，匯爲小川，流入田間，肥沃之原

乃與友，循古道歸，爰筆而爲之記。

就隨着炸彈去了，聲音被日兵署聽見

## 冬夜

李文盛

，忽來觀看，子彈庫早已變成瓦礫了

大地上的暮氣，漸漸的濃厚了，

搖不定，一輪明月孤孤單單的從東方

，日兵無不驚惶失措，後來將此事傳

由灰色至深灰色以至深黑，碧綠的天

慢騰騰的升上來，好像懼怕冬夜的寒

出，政府亦知道了，就用獎金給小英

海，稀疏的幾點寒星，被北風吹的搖

冷似的。

雄們的母親作養老費，並在其家近處



疏雜的樹影，灑滿在地上，望着天上發着苦笑，菊香暗送，夜露凋零，啊！這是一個富有詩意的冬之夜啊！

凜烈的北風，在這冬夜中發作他的威風，不時的一陣的怒吼，一片片的落葉，被風驅逐的躲躲藏藏，啊！可憐啊！遠遠一陣陣的笛聲，振動了我的心弦，好不淒涼啊！我感覺到前進的飄零，比着笛聲還要淒慘着萬分哪！

啊！這時不禁想起東北的同胞，東北的……唉！好好的將家鄉丟掉了。只弄得妻離子散，家敗人亡，流落無依，在這冬之夜裏……啊！可憐哪！「有朝一日春雷動，誓把強鄰三島平」，以伸救這些孤苦零丁的東北同胞！

這時外面梆聲漸近了，立時打斷

了我的思潮，打破了一切的沉寂，一時犬吠之聲，清脆的梆聲，作了一部冬夜合奏的淒慘音樂。

風漸漸的小了，梆聲漸漸消逝了

## 初冬的景色

金熙慶

。月亮也慢慢的走到西方去了，院中已黑了半邊，這時我覺得身體異常寒冷，便忙到屋中去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

枝兒枯了，葉兒落了；花兒謝了；鳥兒也稀了，大自然的社會都受了影響；摩登女郎的衣服，居然也改變了；換了那翻毛的皮大衣；穿上那時髦的絨鞋，也不在裸她們的腿了，頭上帶着壺套似的帽子，社會裏的先生們，也換了棉袍在街上縱橫的往來不息；有的人們把兩手插在口袋裏，有的

的喊叫，這樣情形真是令人發笑。這也是社會人們都感覺得自然的變故。

一天清晨，我躺在溫熱的被窩裏，外面天氣陰森森的，不多時，蝴蝶似的雪花便向下飛舞。又聽得鐘聲響了幾下，我知道時候已不早了，只得胡亂洗漱了一遍，便提心弔膽的往學校來。在途中所領受的，只是一些冷風，淒淒的侵骨，白雪，全掛在各戶的屋簷上。照得倒垂下來的一莖莖的冰柱閃閃的發光。老樹的枝頭，滿是一團團的白雪，好像炭墨叢中堆遍了繡花球。偶然老樹微微歎息，枝幹一動

捉老鼠的樣子，東瞧西看嘴裏還不住



，墜落了一團雪花；一部分的雪溶化成水潺潺的流入溝內。這樣的情景我恨不能畫在紙上。真使我看呆了。出

學校手指已凍僵了，腳趾已凍木了，我也感覺到初冬的景色，知道初冬的風味了。

神了好久，才又繼續往前走。到了

一九三四，十一月二十四寫於燈下

## 雪月中的北海

胡家驄

哪！哪！……連貫的汽車喇叭

事。

聲，不停衝動街上人的鼓膜。那亮晶晶的汽車燈，映照了整個我所坐的人力車的背部；鋪在地上的石子，被牠照得，似有知覺一般。此時的街上，完全籠罩在光明的勢力下了。

再往前走，正是那唯其橋。本來是漢白玉造成的，更加撒上的白雪，愈是純潔。橋下的冰上，也是滿鋪了雪片；雪片上也映出一輪冰冷冷的圓月，四周映成淡黃色了。記得舊曆七月十五來到這裏，也是立在這裏望水，月還是隨波而搖，怎麼五個月的光景，會改變成如此呢？上望白塔、

須臾，我坐的人力車停住了，原

來到了我的目的地——北海了。於是

的視線。

買票進門了。

樹木、屋宇、土地……等，都有雪

便從那凸凹不平塔北的石級下去，雖

那一輪孤獨的明月的清光，固然

嵌鑲在牠們的上面，如銀似的。這

有月光照着，我却是很小心的。過了

沒有太陽的光那麼強烈炎熱，但也很是明亮。伊照着今朝的積雪，生出點

一座瓊華島，簡直是一座冰天雪地的

。那裏有許多顧客，光顧茶社了；「

點的寒光，遂去屢次印在腦海中的憤

琉璃島了！多麼美麗啊！

勝友如雲」，「高朋滿座」，非常熱



鬧。

太液池中活潑的水，經過了寒冷，就凝結成冰了。上面有許多男女，借着這樣的一個地點，一個時間，來做溜冰的娛樂。我也在冰上走了一會

## 憶清明

萬籟俱寂，月明星稀，兀坐斗室，煩悶至極，二目欲閉；忽見桌上置東方快報，不覺欣然讀之，忽見其上有「清明」二字，未免使吾心中憶起過去的印痕：

去年清明佳節，余同吾家中人，提酒，果，出北門，過荒郊，歷叢塚，乃見吾先人之墓。寬廣不足三十畝，墓前有月牙池，水清見底；後有古樹一株，作龍爪形，向南伸長二丈餘，若為吾塋蔽陰也；右有土龍二，環西北二方，為墓田之屏障；左為平地

。近望五龍亭內，燈光燦爛，顧客衆多。遠見金鰲玉鍊橋，仍時見燈光。

月兒仍是照着，風兒仍是吹着，我却別了北海回家了。

(終)

張慶祥

，適晨間日光之直設，乃天然之佳城地。

俄而至塋內，列酒，擺果，供於先祖墓前，後一一置之，遂押紙於諸

## 故都秋夕

紅日西落了，夜之神漸漸時降臨人間。啊！這正是黃昏呀！

晚風——帶着秋意的晚風，徐徐的吹着，使你感到無限的悲涼；遠處打更的梆聲，隨着秋風陣陣的送來；道旁的路燈，人閃爍在秋風中，發出

墓上，行禮以慰先人在天之靈，祀畢，回顧四方，嫩草青青，樹將成蔭，春花開放，羣鳥高鳴，幾疑置身仙境。

嗚呼！春日春光去復得，前輩之人去不歸。此時方知「青春一去無少年」之真義，惜吾今日去鄉，未能回歸祀祖也。

寂靜之深夜，獨自悶坐，憶起如此之悲感，不覺悵然？

徹 帚

淡白的光芒；路上寂靜了。聽不到車馬的行聲和人們的喧嘩，一切一切的聲浪，全隨着紅日消失了。沉寂的像死人的墳墓一般！

人們全到夢鄉追尋他們的快樂去了。——雖然有幾家舖戶，仍在等候



着顧客的來臨，可是在那陰沉沉的燈光籠罩下，他們已失望了。夥計站在櫃旁不住的打盹，高坐在賬房的大掌櫃，銜着大煙袋，也快要睡着了。

十字街頭的交通警指揮了一日，現在可得到休息的時間了。然而這樣的孤立着，受秋風的侵襲，或者不是他理想中休息的時間吧！如此的沉寂

## 菊花

昨日從院中菊花盆中，摘了五枝菊花，紅的，白的，二色，我把牠們插在一個銅壺裡，深紅的菊花，襯着碧綠的葉，白色的菊花如玉般的，真是紅的似火，白的，雪白，綠的碧綠，非常好看，那銅壺被陽光一照，燦爛奪目，如同金的一般。

## 故都秋色

殘酷的秋風，吹黃了樹葉，蓬勃

，是使人感到多麼無聊呀！

啊！朋友你看呀！這沉寂的蕭條的秋夕，牠不是僻野的鄉村也不是人烟稀少的不毛地，牠乃是我們的故都，我們故都的秋夕，就是這樣的蕭條

小旋風葦于故都時在九月一夜

## 王成之

次晨我在熟睡中醒來時，室中充滿着一種清香不知名的花氣，我正嗅時，偶然看見銅壺裡開了幾朵紅色白色的花，啊！「原來是昨日所摘菊花的香氣」，我就着下了牀，去和那菊花接甜蜜的吻去了。

## 老大

的草木，也被摧殘而枯萎了，那嬌艷

的葉子，已不能在母懷裏嬌娜，牠也被殘忍的牠——秋風，驅逐的跑到大地上去，牠悲哀的，憤恨的，滴溜溜留戀不捨的不忍離開母枝。

悲人的秋風，吹在勞動人門面上，打動人們的心弦，不禁打了一個寒戰哆嗦的說道：「討厭的秋風：你爲何去而復返，我三餐未得一飽，眼看天氣將寒，將何以抵禦！」

一個富人笑容可觀的說：「可厭的炎夏已過去了，可賀的秋風又來了，暢快的秋風吹在面上。頓覺爽然，差役！你叫開汽車的小王把車開出，再請三姨太太出來，乘這大好秋色去看電影吧！」

啊！同一的景色，如何又聽到兩種聲調呢！

秋陽夕照，再入黑鄉，電神來臨，頓成輝煌，罩住了許多悲哀，歡樂



，痛苦，幸福，以及佈滿了的罪惡。

微風拂戶，夜雨敲窗，挑燈獨坐，景色淒涼，時行，時坐，時思，時誦，雖無伴侶來臨，但也不覺寂寞；正自神思，忽聽悲哀呻吟之音，起於牆外，我爲好奇心動，亟出視之，見一老者，齒黃髮白，筋骨暴露，單衣着體，萬種淒冷，絕非黑白墮落人可比，我爲憐憫心動，向前問道：「乞者！你爲何流落於此呢？」那人猛一抬頭，用他那炯炯二目看我道：「先生！我不是此地人，我是山東曲阜人，我因家中貧苦，帶着我妻及子，奔往東省去種地！老天不隨人願，走到古北口正值日本與中國打仗，我那兒子讓日機炸死；我妻因思子心切，亦痛心而死！我處此環境，痛心欲碎，但我却能自慰，因想乞討回家，再做計議，那知方至北平，竟因痛心而致

疾呢？現在空有回家之心，而無回家之力，影隻形單，衣食無着，恐……不久要：做他鄉孤魂了……！但又有誰……？來憐憫我呢？……」老人言至此，已聲不成音了，我因不忍再聞慘語，遂助以微資，慰以數語；但路上的汽車，馬車仍然過着，嚶嚶燕語；傳自車中「……密斯吳，今天的片子，是由上海新到的，好極了！……」再聽那車已如急矢般過去，我急歸屋中溫功課，但眼是而心已非！不得已

## 我的希望

大凡有生命動物，都有希望，都想奔向前途，找到光明。

飛禽走獸的希望，不過是想如何能獲得食物，不受人們的拘束。

而人的希望，卻各有不同，略可分爲五種來談，一、士的希望；是在青

也就安眠大吉了，但是總也睡不着，是時天已大晴，斜月皎潔，東窗對影，一樽野絕，心中想到國家已不堪回首，外則強隣交逼，內則雀蔞盤聚，民窮財盡，農村破產，日趨墜落，但可憐的只是可憐，富豪只是忙於香檳影迷，唉！國家殄瘁，豈能忘心，李陵所云：「胡笳互動，邊聲四起，獨坐聽之，不覺淚下！」我目下實在也有這種感想。

## 劉克家

年時代，把學問求得精，將來在國家上，能熱心服務，成一個有名的人物；二、農的希望；是想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收穫豐富，沒有水，旱，兵，匪的災害；三、工的希望，是能發明一種世界必須的物品，能換厚利，



四、商是希望貿易豐盛，輸運便利，能以小本而得厚資；五、兵的希望：願國內、外太平，求無戰爭，一旦有戰，願百戰百勝。

但是我的希望若何呢？可以分爲

兩層來說；一、是在求學時的希望，二、是在國家服務時的希望。

一、願在本校能努力達到畢業；功課也優，操行也佳，體格也強，內受父母兄弟的喜愛，外受先生的欽佩，將來畢業以後，能到良的大學，專研究法律，將來把法律練得精益求精，能得到深奧的本領，以備投考南京文官考試。

二、想在畢業以後，得到有權利的地位，以發揚自己的學問，把某地治理完竣，對於國家服務，沒有不盡心的地方，對於麾下，類如手足，遇有艱難共同享受，至於百姓們，待於

要和氣，雖百姓有過，以法律制裁，但他並不忍有後語，如此上不違背有德政府，下不私吞人民金錢，這就是

## 我的欲望

金熙慶

我曾記得我自己的一點小史，在四五歲時整天的玩鬧着，跳躍着、頑皮着，甚麼事也不知道，只想要快樂，一面又想着衣服要華美的；吃的食物也要豐富的甜美的，還想坐着車到各處去遊逛，這是我的欲望。

但是，光陰一絲一毫也不停留，不等著我，享這童年的幸福，它便如瀑布似的逃走了，我的身體已經長大了，我父親把我送到學校，讓我去讀書，我也不知道讀書是什麼，我父親給我買了幾本書，我也不會念，但是在這裏找小人，找圖畫，也可以得到些興趣，學校上課了，先生教我書我

我的希望。  
然而，這不過是一種夢想將來還不知落到何等地位呢？

也不會，留下功課我也不作，腦子裏所得的印象是聽戲，看電影；我在學校裏班級漸漸高了，知識也增多了，功課也加緊了，家裏的人勸我道：『努力用功罷，以後要做個有才能的人，必須早些用功；學校也勸告道：『你們做學生的青年努力罷，看看現在的日本帝國主義是怎樣侵略我們，把我們東北四省都割去啦！一般無知的青年們，都被時代摩登迷着了，誰肯替國家來傷心流淚呢？這樣的情景，正合古時說的一句話道：『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我聽見家裏和學校的勸告，自己漸漸曉得用功了，



也知道用功的真義意了。從此以後便努力向前進行，我整日的快樂着，微笑着，無論受了什麼刺激我的精神都是快慰的，因為我有了欲望，我在屋內很沉靜的默默的想了一回，怎樣努

## 求 學

我們現在均是一個求學者，但是如果有人問：「求學之目的是爲什麼？」也許你當時想不出一個適當的答

力進行，怎樣挽救我中國的危亡，使中國成一個萬古存在的國家。這也是我的欲望。

一九三四，十一月二十五日，黃昏

### 范寶仁

何以得名必在求學，辦理公益不是也可以得很好的名譽嗎？

可知求學並不是爲做官，得名；

然求學之目的，究竟爲什麼呢？簡單的說，就是爲人，假設爲人很好，當然可以得名，也許可以做官。這樣，才是求學的目的。

## 效仿歐美

### 范寶仁

但是近年來，我國一日衰敗一日，究其原因，就是我國土地雖大，人口雖多，但是無聯絡。

於是有些人提倡「效仿歐美」，這件事，我們不能承認牠是錯的。

但是，我們所要效仿的是牠的長處，並非學他們的短處，我曾聽別人說曾有人喊着一個口號「打倒廉恥」，這實在是受了歐美的害，是使我們痛心的。

我國以前稱他們的朋友：××兄弟，××弟，若對於女朋友則稱爲×小姐，這都是很平常的事，但是現在你苦對你的朋友仍這樣的稱呼，他也許說你落伍，必須說「密斯与密斯特」才算摩登，這也許是他從來沒有想到他的祖宗。

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有四千餘

「天朝」之名加於我國，歲歲來朝進貢

年的歷史，四方各國皆稱臣，而以

，實爲我國歷史上光榮的一頁。

這都是牠的流弊。

★ ★ ★



# 我崇拜的人

楊孝杰

我素來所崇拜的人物，只有一個人。是一個外國人，他是一個科學家，是全世界人所共知名的科學家，就是愛迪生。

我所崇拜愛迪生的理由，一句話就是他有研究的精神。他所過的是研究的生活，他所處的是研究的場所，因為他能研究，所以能發明出許多東西：給世人不少的福利，因此世界上向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

我們的社會，只是因為他的研究而有現今的進步，電燈是他發明的，有了電燈，我們晚上的生活就便利得多；留聲機也是他發明的，現在的用處是非常廣大；此外，電報電車等應用電力的文明利器，都是他研究而得到的，這才有今日之形勢，真可稱他

為電學上之神。

今後的世界，便可稱為電力世界，人們的衣，食，住，行，需電之處，一天多一天，國家的強弱也可以以電力分配，國內電業發達就可算是強國，然要謀電力事業之發達，不研究能成功嗎？那麼愛迪生的研究精神，便值得稱道了，那麼愛迪生就值得我們崇拜了。

有人說：「科學能生人，但是科學也能殺人，沒有大砲炸彈等科學發明的物品，世界大戰便不能產生，所以研究的結果，而發明者發明出日用的利器固然可貴；而發明摧殘文明的

利器也值得阻咒的，」這話也不錯，不過對於研究者之動機是不是正當的問題，對於研究也是有關係，但是研究精神發明的價值，並不因而降低，世人因見到戰器的可怕，而反對科學，咒阻研究，這是不對的，關於此點，我們須特別認清楚，否則因戰器可怕，而廢去科學，世界文明，將來是要大受影響的。

還有就是軍器是可以毀壞文明的，但是同時軍器也能維護文明；所以研究軍器之製造，不足是壞處，只是用軍器的人，是不是出於正義，就這樣我崇拜愛迪生，理由是在他的研究精神，大概大家不會發生異意吧！

## 我之自修談

顧天宸

狂風呼呼的刮着，樹枝吱吱的搖

着，地上的塵埃飛揚空中，那溫暖的



日光也被狂風給遮住了，蔚藍的天空也成黃昏的了，這時大街上遊逛的人們，也都各自歸家而去，只有那賣報的童子，在街上喊着，還有那讀書的學生們，也各自散課回家，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的人了，這時我便買了一張小小日報，拿到家裡來看，那上面有段話；大概說：「大凡一個人不知自修，專靠外人來管，是不成的，」我看了這話，就想起我自己來了，我在學校裡和同學們來比較，就是我的功課不好，各門功課、品行、能力、都在別人之後，又不知覺悟，結果落得同學們都不願意同我在一起玩，老師也非常憎惡我，稱我爲不好的學生。

## 不平先生傳

某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好武術，力無窮；身體矮小，

現在我看了這段話，好像從夢中把我驚醒一般，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顯出一種新的境地，從今以後品行改好，對師長要恭敬，服從，同學要和睦，有信用，作事要拿出真精神來作，要勤學，守紀律，……；功課也要好好的努力，上課時要好好聽講，晚上回家溫習當天所講的，和預習明天要講的各門功課，除此以外還要看課外各種書籍，我想這樣的自修下去或者同學們便喜歡同我一起玩了！老師們也不許不說我是壞學生了吧！這時風停了，樹靜了，天色蔚藍，火紅的夕陽西沈了。

### 王寶訓

狀若倭奴：能言，善辯；遇不平事，則以言鬥之，不勝，則以力取之，故

人稱之曰：『不平先生。』

一日，閒遊於市，見一老者，約六十餘，身負數百斤物，步行。旁有一強漢，催其速行；老者實不勝其負，汗流夾背，筋疲力盡，則伏於地；強漢怒，鞭責之；老者力窮，無抗力；只聽其擊，血流滿地，痛不能言，大呼救命，旁觀者，見強漢凶猛，力不能敵，但觀之；先生憤甚，獨入重圍，厲聲曰：『汝何以欺老者耶！』強漢見先生矮小，遂辱之曰：『乳臭小兒，敢干汝老子乎？』先生見強漢出口傷人，氣甚，揮拳敬之，強漢不敵，撲於地，股折斷，不能起，哀求饒；回視老者，俯地拜謝曰：『無先生，余老命歸陰矣。』先生取數元贈之，老者問其姓氏，不答而去。

贊曰：『其身不長，其貌不揚；能言利口，俠義肝腸。』



# 玉帝命令砲斃白面犯諭

秋水山人

詔曰：爾等下界之民，五根不淨，不顧公德，不愛身家，以血汗之銀洋，換烈毒之白面，一年輸出，何止億萬，一經上癮，即囚首喪面，頓改人形，談笑多窮鬼，往來無壯丁，廢時敗業，家產蕩然，近者禍害自己，遠者殃及兒孫，明知其有害，但吸之若饕餮，朕思長此以往，爾等將皆成骷髏鬼矣，朕以轉知陽界立即嚴治癮民，所有下界癮民，一律砲斃，以示炯戒。

。一面通知陰界，俟陽界砲斃後，即行轉入黑暗地獄，俾轉生蠶蛆，永食酸臭之味，但朕之所謂砲斃者，非小鋼砲，平射砲乃高射砲也，癮民之所依賴者，全持高射砲，今奪其砲，不准吸食，必癮發而死，是烟民自殺於自己之砲口下也，此乃朕新訂之法，爾等癮民以身家為憾，急速戒除，否則一律不能倖免，其各懷之，欽此。

## 弔文彬

憶蘿

嗚呼！絮柳飛揚，落紅滿地。一

音難遇，「流水高山」之曲。不能再奏

曲哀音，倍增秋意。值此暮秋之月，

此情感感！能勿悲乎？

噩耗傳來，摯友羅君，竟赴玉台之召

余與羅君締交之始在壬申年之秋

，惶惶之下，不禁惻惻！夫人俯仰一

日。去今僅三載耳！而友愛之情。如

世，本如白駒過隙。幻目即失，况知

水益深。君性亢爽。驟視之似覺相豪。

然治事以誠。待人以摯。赤心熱血。非常人所能及。余每謂羅君之爽直。冠於全校。並非過甚之詞。蓋其一種愚誠。可親可敬。洵足使人忻而愛之。且體格強健。精籃，足球，嘗為本校校隊，又擅長短跑，求諸吾儕中。堪稱全材。今方值初春朝日之秋。利刃新礪之日。偶櫻疾病。而天道不仁，竟奪其壽。惻惻之情，烏能自止。

憶去年之今日。方與彼共誦於一室，孰意今年之今日，幽冥永隔。再會無期。嗚呼！而今已矣！欲以彼素志，必聘天衢語無言。因祭以辭曰：

「草木榮兮柳絮飛，杜鵑啼兮子

西歸。嘆君學兮未流芳。懷故友兮豈

能忘！悲君志兮慟山河！濤濤鳴兮大

江波。黃泉路遙兮斷腸歌！睹物思人

兮淚更多！被蒼不仁兮可奈何？」

✱ ✱ ✱



## 學術檢討

### 談書法

石若珣

書法是藝術的一種。我國自古至今的書法名家不下於幾百人，學習書法的方法也不下於幾百種。那麼我為什麼還要作這篇文呢？因為四海名家作的學書方法是他們的意見。我這篇文是我自己意見，所以我要把他寫出來。

I 學習書法應注意的條件不外下面幾種：

一、學書法的三個大敵：

持筆用力，以致阻碍腕力的發揮，這是學習書法的第一個大敵。腕不平，則腕之活動一定得感覺困難，這是學習書法的第二大敵。中指在筆前也有碍於發揮腕力，這是學習書法的第三大敵。此三敵和學書法均有利害之關係。吾人當加以注意！

二、書法捷徑之要領：

首先依練腕方法，純熟以後。再執筆習字，習字時間，不必過多。惟練腕方法不可間斷。總而言之，就是淘汰手力，增加腕力。

三、最初習字進步法：

先依練腕方法，熟習後，越三日，專習「一」字，四日後專習「十」字；五日以後，專習「千」字；六日後，專習「于」字；七日後專習「才」字；八日後，專習「永」「回」二字；則「永」「回」二字書出，必很美觀了。嗣後專心習之，其書出之字必甚美觀。



#### 四、結構：

結構爲書法成功的一部份，故不可忽略，然而若和筆力比較，筆力增進最難，結構進步較易。故學書者多先由筆力而至結構。結構之要意，就是使書出之字均勻。使字不斜也。其最妙方法，即將帖上之字畫成米字格。或九宮格均可。紙上也同樣畫之。書時再細審查帖片，也就可以取消了這個結構問題。

#### 五、書法成功的兩個要素：

書法成功之要素不外筆力優，結構佳兩種。若筆力優，結構佳也不難學到好處。

#### 六、執筆的方法：

A、掌虛管直。

B、腕平微懸。

C、最初執筆不可過於用力。

D、中指置於筆前以之壓筆。

E、豎鋒。

#### 七、運筆的方法：

A、以腕爲主動機關，推送手中所持的筆。

B、淘汰手指力，利用肘力。

#### 八、習字時的姿勢：

A、正頭。

C、出肘。

B、直腰。

D、用力。

#### 九、書法秘訣：（選自龍門碑）



其一：

手僅執筆。  
手筆隨腕。  
每於書法。  
輒審腕力。  
但欲腕力。  
莫如先將。  
淘汰手力。  
莫如持筆。  
是以領會。  
即在腕力。  
但是體重。

運筆在腕。  
爲之轉變。  
練習期間。  
是否發現。  
發揮強健。  
手力丟散。  
緊要關鍵。  
不可用力。  
書法秘訣。  
推送手筆。  
必須壓肘。

十、書法秘訣：（關於魏碑）

其二：

堅要直。橫要平。分左右。辨輕重。  
戒開口。去虛鋒。上下正。布白均。

Ⅱ 書法的優劣和將來升學做事的關係：

和人生不可脫離關係，莫過於藝術化。於是所需用的物品除實用以外，莫不利美觀和整齊，況且書法也是藝術的一種，所以也得求其美觀和整齊。



我們大家也知道，在升學的時候，被取錄與否，雖然主在實際上的功課，然書法的優劣，也不能說與取錄沒有關係。惟獨做事者更爲重要。譬如涉足遠力，就事的時候，若書法優秀，一定可以免掉他人輕視和起反感。因此書法的優劣和做事升學有密切關係。

你如能解釋羣星的天路，

解釋得「自然」的教論；

你的靈力會從胸中醒來，

如精靈與精靈對語。

憑靠這枯燥的感官，

解不透這宇宙的深意。

——歌德(GOETHE)



## 衛生常識

### 家長對於學生健康的責任

本校 衛生部 陸雲鵝

環境對於個人的影響很大，我們的健康情形，尤其是受着環境的支配。在學生時代，支配他們健康最大的勢力，有兩種環境：即學校，和家庭。我們希望要有健全的學生，良好的國民，當使他們在學生時代，學校和家庭即須同心協力的來撫育；對於健康一層，更要家庭學校一致。假使學生在學校所領受的，與家庭的實際情形相背馳，使學生徬徨歧途，莫所適從，此不特使學生無從辨別是非，對於教師的言論亦發生疑問，對於整個的教育，即失却信仰，所貽後患，實為重大！現在各學校對於學生健康的責任，政府業有明文規定；此處但將家庭對於學生健康的責任申述，冀家庭學校互相合作，一致為學生健康努力，奠定強國的基礎！

家庭對於學生健康的責任，可從三方面來說：

一 關於學生健康保護的方面：各學校均應有相當的醫藥設備，用來保護學生的健康；當家長的，對於學校這種保健設施，須有充分的認識，看學生自身的健康，能否有相當的保障？學生在學校求學，是否有感染傳染病的可能？這可以說是一種監督學校的責任。學生多半年幼無知，未能辨別是非，學校所有衛生設施，或不知盡量接受；校方復以人事關係，未便強制執行，結果是學校雖有相當之保健設備，學生仍不獲享有其利益。在這種情形下，只有家長方能督促他們。對於學生健康的保護。家長應當督促學生接受的。約有下述幾項：

甲 督促學生按期接受健康檢查：學生的健康情形均須由醫師按期予以檢查，藉以發覺他們身體之缺點，與早期疾病，以謀及時之矯治；其或有不明瞭檢查的意義，拒絕檢查時，家長即須設法開導，督促其受檢查。



乙 引導學生接受預防注射：疾病當中可以預防的，不下五十餘種，青年人最易感染的幾種急性傳染病，如：天花、白喉、傷寒、霍亂、猩紅熱、醫界現已有人工免疫方法；施行預防接種時，或不免稍有痛苦，他們怕痛自不願接受，家長即須設法引導之。對於預防傳染病，家長更須每日清晨注意他們有無傳染病之症狀，凡發現疑似傳染症狀者，當其令其停學，以免疾病傳染；同時更應通知學校衛生主管人員，藉得適當之管理方法，學生如發現有下述之症狀時即須令其停學：

(一)咳嗽噴嚏不止，(二)臉上發紅，眼赤流淚，鼻涕多，身上發現紅疹。(三)惡心，嘔吐，頭暈。(四)發燒，怕冷，或寒戰。(五)嗓子疼，面部浮腫。

丙 改良家庭環境：學校教導學生保健原則，時常鼓勵其設置自用器具，牙刷、面盆……自用之飯碗，茶杯等等。故學生為欲實行各項保健原則，其所處之環境乃需有相當之設備，家長即應於可能範圍內促成學生所需要之環境，期其理想得以實現。

丁 注意學生健康；家長對於學生健康的責任，當以此項為最重要，對於他們的身長、體重、及疾病情形，應常常予以注意！若遇有健康情形違反常態時，家長更須注意兒童一切生活之方式，期能發現其病原。一旦家長查出有疑似之原因時，即應向學校衛生部報告，由學校家庭共同研究，改進學生健康的方法，予以適當之處理。

二 關於學生缺點與疾病矯治的方面：健康檢查最大的目的，不是僅在發覺學生的缺點和疾病，乃是在查出之後，而予以矯治。若查而不治，只不過使學生受一次檢查的麻煩，於學生實際是毫無裨益的。要想學生的疾病與缺點，得着相當的治療，這種責任得由家長擔負，至少得與學校方面通力合作，不然，則學校為學生施行健康檢查之意義完全失去。

三 關於學生健康促進的方面：學生健康的保護，和學生缺點與疾病的矯治，都還是消極的性質；唯學生健康的促進，乃是積極的工作，各家長應多在這一方面努力，使他們體格健全，不易感染疾病。各家長對於促進學生健康以援助的



是在督促學生養成相當的健康習慣，在青年時代至少要養成下列的幾條習慣：

- (一)我每夜開窗睡足十小時(時間長短視年齡而異)。
- (二)我早晚必刷牙。
- (三)我飯前便後必洗手。
- (四)我食時必細嚼。
- (五)我咳嗽噴嚏時必用手絹掩口鼻。
- (六)我不隨處吐痰。
- (七)我每星期至少洗澡一次。
- (八)我每天按時大便一次。
- (九)我每天必吃些蔬菜。
- (十)我每日多喝開水(約十茶杯至十五茶杯)。
- (十一)我坐、立、行的姿式要正直。
- (十二)我每日至少在室外運動一小時。

蓋小品文，可以發揮議論，可以暢洩衷情，可以摹繪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剖記瑣屑，可以談天說地，本無範圍，特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與各體別，西方文學所謂各人筆調是也。



# 編後

編者

本期的封面，是請李慎言先生，轉請周作人先生寫的。周先生對於我們的愛護和熱心的幫忙，真使我們感謝。我們一並在這裏向周李二位先生致謝！

前面所有的攝影（除刊委會全體那篇外），都是本委員會委員楊家鼎同學所攝。受累着實不少！好在地位在義務在，除面謝外，這裏不再說什麼！

在小說方面，例如老幾，老崇，相姑娘，航空獎券……等幾篇，我們可以看出來，同學們對於文藝方面的發展，是往那條路走去——當然我們不能說是什麼「作風」。好在還沒有滑到「油腔」裡。

子剛同學的詩經上幾篇詩歌的翻譯，是很可以使我们值得注意的。據編者知道，最近陳子展先生曾在人間世上發表過幾首翻譯成白話的國風，想在最近的將來，文壇上將要產生一些新的作品。

漫畫兩幅，是嚴以謹同學繪的，是以往幾期所沒有的。

衛生常識一篇，及本校學生體格缺點統計表，是本校衛生部護士陸雲鵝女士所撰，現在一並聲明。

本刊委會因工作人員過小，又因有其他事務的牽制，所以遲到現在才和諸位見面，這是要請諸位原諒我們的苦衷的！



狗也帶  
上徽章  
了！









the







